

學衡雜誌社
中華書局
啓事

學衡雜誌辦理五年。已出六十期。茲因時局及種種關係。不得已由第六十一期起。暫改爲兩月一期。年出六期。他日仍望恢復原狀。今茲期數雖減。內容當益求精美。藉酬愛讀諸君之雅意。

改定價目表
(郵費在內)

國內及日本 每期三角 全年(六期)一元五角
歐美各國 每期四角 全年(六期)二元

學衡第六十期目錄

插畫

王靜庵先生(國維)遺像

頤和園魚藻軒

王靜庵先生自沈處

巴黎仙河之景

通論

正名論

李思純

述學

黑車子室韋考

王國維遺著

文苑

文錄

人境廬詩草自序(黃遵憲)

說文轉注考叙(姜忠奎)

與黃晦聞書(張爾田)

詩錄

哭靜庵(張爾田)

五月初三日王靜庵自沈頤和園昆明湖中畢命越五日余偕橋川子

雍小平綏方出西郊訪其故居爲詩弔之(黃節)
輓王靜庵先生(陳寅恪)
王靜庵徵
君輓詩(劉善澤)

晦聞丙寅詩

黃節

哲理小說查德熙傳續第三十四期(完)

法國福祿特爾著
丹徒陳鈞譯

慧華小傳

胡徵

書評

評王桐齡新著東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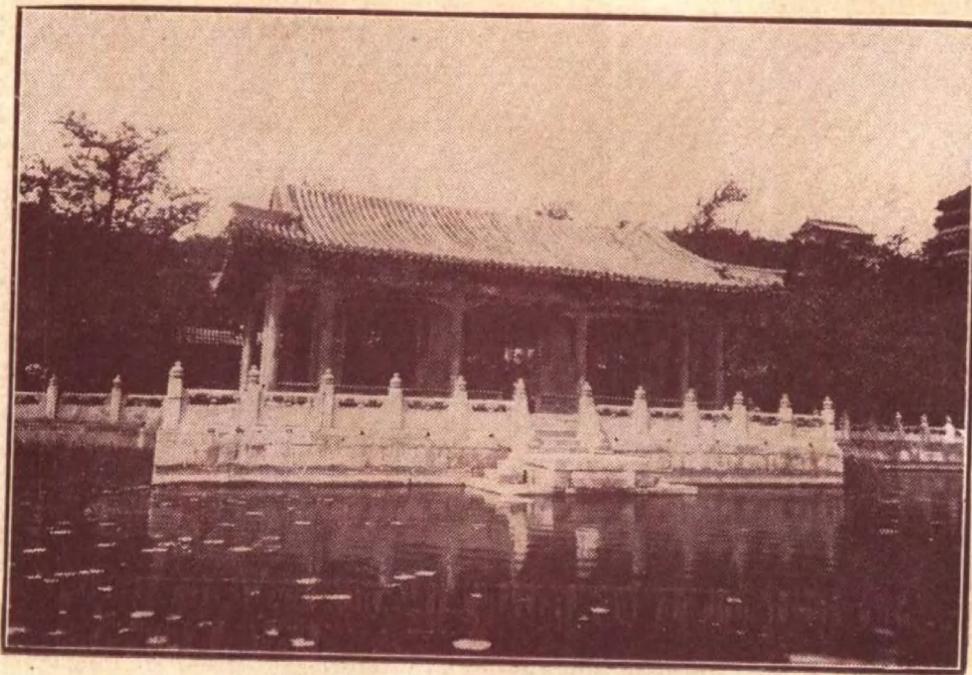
繆鳳林



王靜安先生（國維）遺像

The Late Mr. Wang Kuo-wei
(1877-19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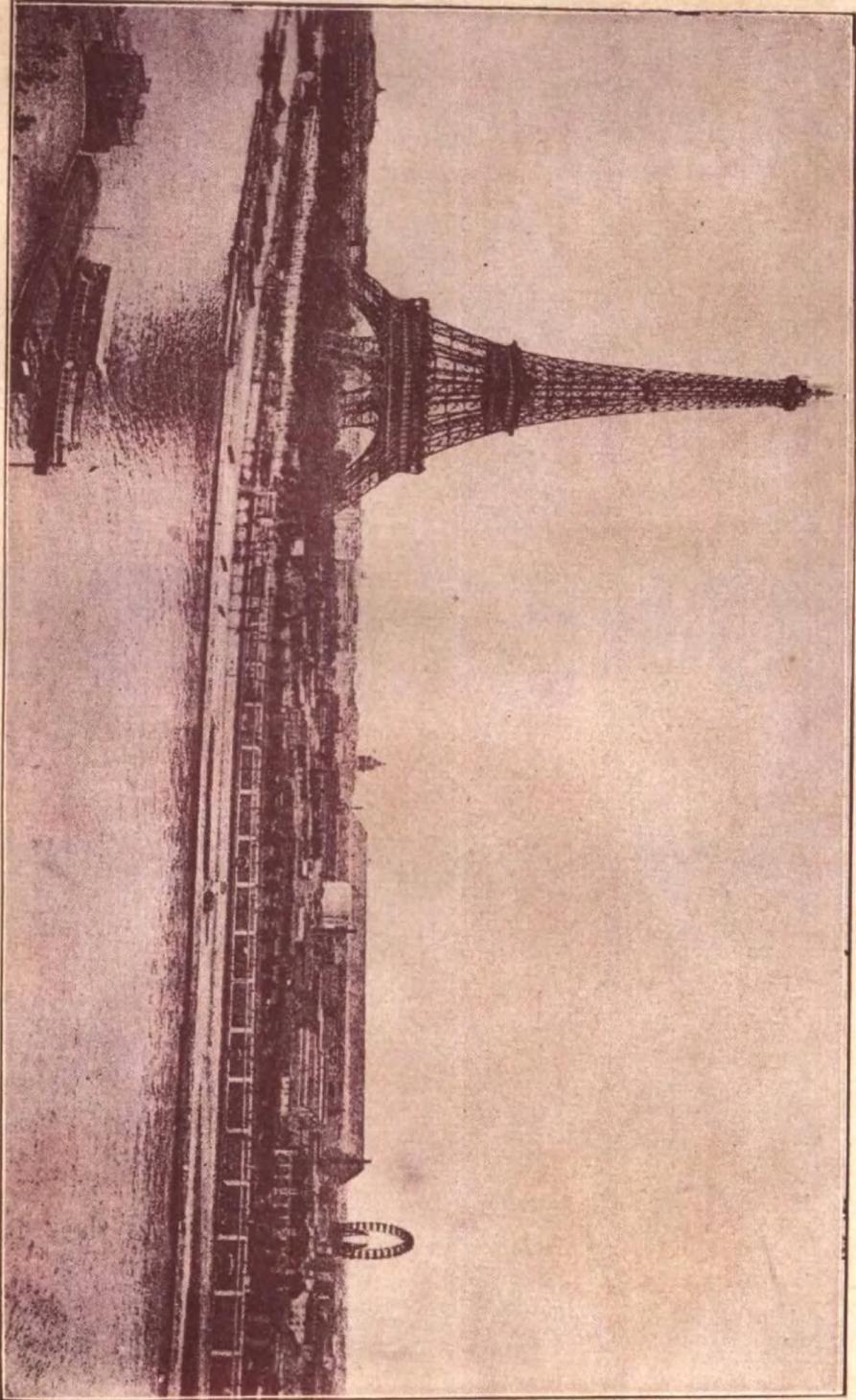
（王靜安先生自沈處）



頤和園中之魚藻軒

A Pavilion in the New Summer Palace, Peking
(Where Mr. Wang kuo-Wei Chose to put an end to his own
life, June 3, 1927)

巴黎仙河之景



(參閱本誌第四十七期仙河集)

La Seine (a Tour Eiffel et le Champ de Mars) Paris.

通

論

正名論

李思純

今苟揭正名二字爲國論者。人莫不共譏其瑣細無當。然按諸實象。至理於以麗焉。是故古之學者。務正名。古之治國者。亦然。孫卿爲正名篇。道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老子曰。名可名。非常名。莊周亦以名爲化聲。孫卿亦以名無固宜。名成無常也。然約定俗成。則不易。故君子於名之始出。約定俗成。皆本於正。

章太炎曰。凡持論。欲其本名家。不欲其本縱橫。故曰。文質相稱。語無旁溢。可爲論宗。愚曰。精微簡鍊。辭無枝葉。名家所長也。馳驚繳繞。以求致勝。縱橫家所長也。是故晉宋之文。歇而唐宋之文興。縱橫益肆。名家之言。益微。禍之所中。實肇國難。故今以正名爲亟。

章太炎曰。大抵近論者。取於名。近詩者。取於縱橫。愚曰。中國。尙文之國也。萃全國以入文人一途。由太炎之言。奏議制詔。辯晰陳數之文。則縱橫之流也。詩賦辭采之言。亦縱橫之流也。是故由唐以來。獨柳子厚。差近名法家言。由是而名家之言絕。奏議制詔。多爲馳驟不根之辭。詩賦之作。亦以不落本題。善作比況。爲妙。故愚曰。由唐以來。中國之人。皆縱橫家與詞人也。斯二者。最害於名。惟中國爲甚。

孔氏曰。辭達而已矣。孔氏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孔氏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旨哉厥言。今人恒言孟氏之言勝孔。莊氏之言勝老。愚曰。辭無枝葉。語鮮比況。孔氏勝於孟。言約旨深。不飾華采。老氏勝於莊。

印度之辯。初因次宗。次喻。大秦之辯。初喻體。次因。次宗。墨經之辯。初因。次喻體。次宗。此論辯之式也。夫持論不僅爲喻。而喻與比況又殊。今縱橫之言。以喻爲主。詞人之言。亦以喻爲主。故縱橫詞人皆善爲比況者也。夫譬喻無實。比況亂真。故縱橫與詞人之言。盛於中國。而名家之言。幾絕。名家旣衰。名實混殺。而國危矣。

夫天下未有二物毫釐絲忽相似者也。則比況之言爲失實。名實之相淆。縱橫與詞人之過也。是故正名者。名家之責。救國者。其道莫要於正名。

典論曰。奏議宜雅。書論宜理。章太炎曰。奏疏議駁近論。詔冊表檄彈文近詩。漢代作奏。莫善於趙充國。探籌而數。旁無枝葉。愚曰。太炎之言是也。今讀賈誼。鼂錯痛哭流涕之奏議。與過秦陳事之文。下逮趙宋。若蘇軾父子馳騁之言。遊憤怒特。躡稼踐蔬。其乖舛於名言者。甚至而後世文士。咀味辭華。奉爲至寶。若忘其乖謬者。則縱橫熾盛之所致也。詞賦之言。鈎心鬪角。多設比況。不爲樸語。亦背名家之旨。今中國盡毆全國之人。讀縱橫之論。辯諷詞人之詩。賦名家之言。安得而弗衰。

今夫史紀載往蹟者也。今讀馬班范陳之書者。匪重紀載。賞其文佳也。今夫奏疏議駁。陳說事理者也。今

讀古人奏疏議駁者。匪重事理。賞其文佳也。中國有恆言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夫欲行遠。必以文。中、國、必、強、近、論、者、以、爲、近、詩、宜、理、者、以、爲、宜、雅、夫、文、與、質、爲、相、對、質、近、於、實、則、文、遠、於、實、言、之、必、文、是、言、之、必、不、可、實、夫、言、以、不、實、爲、貴、則、名、實、淆、矣。

是故遠西歐美諸國。知此理矣。其文學之所範圍至狹隘。小說詩歌劇曲而已。其他論事辯白之文。皆在純文學外。故彼近詩者。小說詩歌劇曲耳。今吾國必拓文學之範圍。以涵蓋百事。必強近論者。若奏議書札論事晰理之文。而近詩。在吾必自矜文學範圍之廣博。而不知此其非也。

孟氏之言近縱橫。故多譬況。而世亦喜其譬比。以爲奇妙。實則譬比之語。悉背於名言者也。天無二日。乃以況民無二王。夫天固無二日。民獨何不可有二王者。此施之名言而刺謬者也。譬況之辭。其淺露乖舛。最爲世禍。夫譬官吏爲民之父母。其實非父母也。而世惑譬況之辭。敬禮官吏爲父母。專制之制。尙官之治。乃成於此。夫官吏非民父母。而號曰父母。名實之相違。譬況之辭。爲之名家所力闢也。

奏議之文。古多粉飾華辭。或馳騁其文。意圖動人主之聽。乖於名家言矣。章太炎曰。晉世杜預議考課。劉毅議罷九品中正。范寧議士斷孔琳之議錢幣。皆可謂綜覈事情矣。然王充於漢。獨稱谷永。谷永之奏。猶似質不及文。而獨爲後世宗。愚曰。宋明以來。若蘇軾。胡銓。輩之奏疏。皆所謂汎濫橫溢。辭多枝葉者也。獨近世曾國藩。胡林翼。奏議之文。陳數首尾。明切不蕪。有合孔氏辭達之旨。

譬喻之夥。無過儷文。故儷文者最乖名。言而遠於實。際夫儷文。近詩者也。不宜說理。而唐宋以來。以四六爲章奏議駁。近日通電。乃有以儷辭陳說時變。衍爲長辭。遂動人聽。其例始自黃陂黎元洪。以駢儷長電。震動一世。舉國效之。夫電報而以儷辭排比。則陳說無當。而務爲華辭。斯最遠於名言者也。舉國美之。此中國所以名實亂。

名實混。殺語言腐壞之禍。生焉。昔者希臘之亡。語言亦漸腐。今中國是已。夫偉人名士。佳名也。詰偉人曰。建功業有聞望者也。今日偉人。則竊奪釀亂而在高位也。詰名士曰。有辭采富才能者也。今日名士。則虛浮無實。不能受任也。是故以偉人名士稱人者。昔爲揚之。今則抑之。昔爲譽之。今則毀之。夫以佳名而腐化爲惡名。由今有非偉人名士而妄尸其名者。名實相違。語言腐壞所由始也。曰鉅子曰文豪曰學者曰清流。則亦有然。

忠厚爲佳名。今俗以忠厚爲無用。則惡名。姦猾爲惡名。今俗以姦猾爲漂亮。則佳名。名實之相亂也。固執爲佳名。今俗以固執爲迂闊。則惡名。奔競爲惡名。今俗以奔競爲活動。則佳名。名實之相亂也。是故昔以忠厚固執爲榮者。今以無用迂闊恥之矣。昔以姦猾奔競爲辱者。今以漂亮活動嘉之矣。夫政治刑賞。以社會是非爲衡。今社會名實相違。語言腐壞。雖政府刑賞得當。無補於社會。是非之倒置。矧今日尙有萬惡政府。據其上邪。

世人通信慣例。或署曰。此請籌安。自籌安會興。而人弗敢用。其用者。必毀詈之辭也。夫楊度孫毓筠輩。實非籌安。而以籌安爲名。斯名實相違。而佳名腐化爲惡名。今世有恆言曰。彼輩文明。吾則野蠻爾。斯言若以野蠻自甘者。窺厥意。實是野蠻而非文明。名實相乖。是非倒置。斯固社會制裁無力。而正名實爲急務。讀民國肇建以來。元首所頒命令。其中敦崇道德。愛惜國本之辭。恆使人忍笑弗能信。何也。彼實無是念。而名爲此言。不相副也。章太炎曰。漢初儒者。與縱橫相依。逆取則飾遊談。順守則主常論。遊談恣肆而無法程。常論寬泛而無攻守。又曰。漢論著者。莫如鹽鐵。然觀其駁議。御史大夫丞相言此。而賢良文學言彼。不相剴切。故發言終日。而不得其所凝止。其文雖博麗哉。以持論則不中矣。愚曰。夫漢且然。近代尤甚。今何文之弊亟矣。救文者。莫若以忠。或務爲極端。遂以崇白話廢漢字爲簡捷。愚曰。此迷惑也。正名亦有數道。第一宜悉。屏縱橫家言。使少年學生。多讀陳數首尾。樸實說理之文。第二宜倣。遠西畫文學之範圍。由廣而狹。自小說詩歌劇曲外。皆弗隸文學範圍。第三學人著書。宜本之名言。推合邏輯。杜絕譬況之辭。第四創造新名。必立界說。右四說本之以行。範爲風習。綜覈名實之道。思過半矣。

中華書局

清史列傳

發售預約

◀ 稿原館史國清 ▶

全書八十八冊 凡四百萬言 共計二千二人

附傳一千四百人 附見者三千餘人

※ 清史未成以前本可書之代以代之
近代掌故之淵海可補家乘之不足備

有清三百年歷史。在國史中占最重要位置。年代最近。關係最切。一也。上結帝制。下啟共和。二也。破閉關自守之習。通東西文化之郵。三也。然研究清史苦無完備之書。清史館成立十五年。原稿汗牛充棟。屢經政變。刊定尚需時日。甲子、本局託黎錦熙孫曜兩先生就清國史館將所有列傳原稿。鈔錄副本。略加釐訂。共計得二千篇。寄交本局。由陳棠先生詳加校勘。閱時四載。始克蒞事。雖不能列入正史。然有清一代之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學術家……已備於是。即將來清史告成。詳略異同之點。亦藉此可以攷證。其價值不下於王橫雲明史稿也。茲將預約辦法列左。

預約辦法

- 一、連史紙定價三十二元 預約者第一次十元 第二次九元 第三次八元
- 二、有光紙定價十八元 預約者第一次十元 第二次九元 第三次八元
- 三、交者第一次五元 第二次六元 第三次七元
- 四、預約丁卯年六月止 戊辰年六月止 續出四十四冊 郵費各省及日本郵會各國三郵費各新行省及日本郵會各國三郵費各新行省及日本郵會各國三
- 五、元六角 郵費各省及日本郵會各國三郵費各新行省及日本郵會各國三
- 六、七元六角 郵費各省及日本郵會各國三郵費各新行省及日本郵會各國三
- 七、布套十函不另收費
- 八、雅式書箱加三元但
- 九、書箱不能郵寄

清史列傳總目

宗室王公傳	四十九篇	卷一至卷三
大臣畫一傳檔正編	四百二十九篇	卷四至卷二十五
大臣傳次編	一百四十二篇	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五
大臣傳續編	一百四十九篇	卷三十六至卷四十四
大臣畫一傳檔後編	一百六十六篇	卷四十五至卷五十六
新辦大臣傳	九十一篇	卷五十七至卷六十一
已纂未進大臣傳	五十九篇	卷六十二至卷六十四
忠義傳	七十五篇	卷六十五
儒林傳上	八十七篇	卷六十六至卷六十七
儒林傳下	一百十九篇	卷六十八至卷六十九
文苑傳	二百五十篇	卷七十至卷七十三
循吏傳	二百十四篇	卷七十四至卷七十七
貳臣傳	一百二十篇	卷七十八至卷七十九
逆臣傳	二十五篇	卷八十

述

學

黑車子室韋考

王國維遺著

丁卯暮春。從友人借得日本文科大學所印滿洲朝鮮歷史地理報告。中有津田博士室韋考。謂室韋本部自後魏訖唐。並在今嫩江流域。而唐人并興安嶺西及呼倫泊西南諸部族皆呼之曰室韋。蓋本之室韋本部人之言。而非諸部族之所自稱者。其說甚精闢。獨不及黑車子室韋及其南徙事。因補著之。考兩唐書室韋傳。並無黑車子部落。唐人及五代人著書。有黑車子。而不承以室韋字。故津田博士於遼代烏古敵烈考中。釋遼史太祖紀之黑車子室韋爲二部之名。然遼史百官志屬國職名中有室韋國大王府。有黑車子室韋國大王府。則黑車子室韋五字。自當連讀。博士釋爲二部者。非也。其住地則會昌一品集六賜黠戛斯書云。黑車子猶去漢界一千餘里。在沙漠之中。五代史四裔附錄引胡嶠陷虜記云。契丹北有黑車子。語皆廣泛。無以指定其地。考通鑑言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攷異云。從會昌伐叛記實錄新傳。舊書回紇傳獨云依和解室韋。則黑車子殆卽和解室韋之異名。舊書室韋傳云。今室韋最西與迴紇接界者烏素固部落。當俱輪泊之西南。次東有移塞沒部落。次東有塞曷支部落。次有和解部落。次東又有烏羅護部落。又有那禮部落。案俱輪泊卽今呼倫泊。則和解室韋之地當在呼倫泊東南。又其東之烏羅護部落卽舊書北狄傳別出之烏羅渾。傳云此部南與契丹接。則那禮部落當卽謂耶律氏始祖泥禮所統之部落也。

泥禮見舊書契丹傳。耶律遼實。錄作涅里。陳大任遼史作雅里。

則和解部落當在今興安嶺左右與嶺西之達怛相近。會昌一品集卷五賜回

鶻。溫沒斯特勒等詔書云秋熱卿及部下諸官並左相阿波兀等部落黑車子達怛等平安好。案左相即

左廂。回鶻有內宰相外宰相。而無左右相。故相當讀爲廂。通典西突厥分十節爲左右廂。唐亦作兩相。見賈公彥儀禮疏卷十

七及卷三十四。黑車子與達怛並爲回鶻左廂部落。則二部相近明矣。然至回鶻國破種人分散之時。此部或他

種室韋之一部亦隨回鶻南至中國塞下。舊書回紇傳。那頡啜戰勝全占赤心部下七千帳。因據室韋黑

沙榆林。東南入幽州雄武軍西北界。新書易之曰。那頡啜收赤心部下七千帳。東走振武大同。因室韋黑

沙南窺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破之。悉得其衆。據舊書之文。則黑沙榆林並是地名。其地當在振武大同之

東北。幽州之西北而與室韋連言。殊不可解。據新書則黑沙似是部名。蓋即黑車之異譯。蓋此時黑車子

室韋當有一部游牧幽州塞外者。故那頡啜因之。否則自振武大同東趨幽州。與黑車子室韋之原住地

固風馬牛不相及也。會昌一品集卷二幽州紀聖功碑銘云。回鶻下有二部。曰赤心宰相。曰那頡啜特勒。赤

心者。天心忿鷲。戎馬尤盛。初與名王溫沒斯首謀內附。俄而負氣恃力。潛圖厲階。爲溫沒斯所給。誘以俱

謁可汗。戮於帳下。其衆大潰。東逼漁陽。公謂盧龍節度使張仲武以室韋悍亟之兵。近我邊鄙。俾其偵邏。且禦內侵。

尋以徵役不供。爲虜所敗。由是介馬數萬。連亘幽陵云云。蓋其時室韋雖爲回鶻役屬。然亦朝貢於唐。故

仲武俾其偵邏。而室韋不從。故曰徵役不供。又卷十請發鎮州馬兵狀云。又幽州奏進官孫方造云。仲武

破回鶻之時。收得室韋部落主妻兒。昨室韋部落主欲將羊馬金帛贖妻兒。仲武並不。要。只使殺回鶻監使。卽還妻兒。是回鶻侵幽州之衆。中有室韋可知。時此種室韋根據地去幽州亦不甚遠。舊書云。會昌三年。烏介去幽州界八十里下營。是夜河東劉沔率兵奄至烏介營。烏介驚走東北約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韋下營。案兩唐書劉沔石雄諸傳及新書回鶻傳。劉沔遣石雄夜襲烏介營。在振武不在幽州。則烏介東走幽州塞外。又東北走和解室韋。並在被襲之後。舊書記被襲事於東走幽州後。甚誤。然烏介於被襲後。曾去幽州界八十里下營。又自此走東北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韋下營。似事實也。和解室韋原住地在興安嶺左右。所謂黑車子去漢界一千餘里是也。而烏介依室韋下營。乃僅東北走四五百里。則是時和解室韋之全部。若一部必已西南徙無疑。逮至契丹之興。則黑車子室韋更南徙中國近塞。遼史太祖紀云。唐天復三年九月。討黑車子室韋。唐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發兵數萬。遣養子趙霸來距之。霸至武州。太祖諜知之。伏勁兵桃山下。遣室韋人牟里詐稱其酋長所遣。約霸兵會平原。旣至。四面伏發。擒霸。殲其衆。乘勝大破室韋。明年七月。復討黑車子室韋。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德乞盟。冬十月。太祖以騎兵七萬會克用於雲中。又太祖二年冬十月。遣輕兵取吐渾叛入室韋者。夫黑車子室韋原住地。本在契丹之北。乃因伐黑車子故而南。與劉仁恭交兵。復與李克用會盟。又吐渾與黑車子道里遠隔。何以叛入室韋。此必因黑車子室韋已南徙幽并近塞。故有此事實也。余作韃靼考及萌古考。見此二部當唐之季。

世均有南徙之迹。此黑車子室韋亦然。蓋當回鶻既衰契丹將興之際。北方民族間受一種之感應。故有移徙之事。其原因雖不可知。而遷徙則爲事實。故備論之。



文苑

文錄

人境廬詩草自序

黃遵憲未刊
遺稿

奈年十五六。卽學爲詩。後以奔走四方。東西南北。馳驅少暇。幾幾束之高閣。然以篤好深嗜之故。亦每以餘事及之。雖一行作吏。未遽廢也。士生古人之後。古人之詩。號專門名家者。無慮百數十家。欲棄去古人之糟粕。而不爲古人所束縛。誠戛戛乎其難。雖然。僕嘗以爲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今之世。異於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嘗於胸中設一詩境。一曰復古。古人比興之體。一曰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一曰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其取材也。自羣經三史。逮於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註。凡事名物名。切於今者。皆採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舉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其鍊格也。自曹鮑陶謝李杜韓蘇。訖於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乎爲我之詩。誠如是。未必遽躋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然余固有志焉。而未能逮也。詩有之曰。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聊書於此。以俟他日。光緒十七年六月。在倫敦使署。公度自序。

謹按嘉應黃公度先生。爲中國近世大詩家。人境廬集。久已流傳。膾炙人口。二十餘年前。梁任公嘗稱其最能以新思想新事物

鎔鑄入舊風格。推爲詩界革新之導師。然先生不特以詩見長。其人之思想學識。懷抱志趣。均極宏偉。影響於當時者甚大。細讀先生之詩。可以知之。而先生之工爲詩。亦未始不由於此也。歲丙寅。編者始因李君滄萍。得識先生之文孫延凱。遂獲見先生晚年所手定之詩稿鈔本。中並有當時知交名士詩人手寫之眉批旁註。商榷評贊。朱墨重重。而卷首有先生所撰自序一篇。尤可珍貴。擬之西土作者。其重要殆不下於威至威斯 Wm. Wordsworth 之詩集再版自序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of Lyrical Ballads (1800)。不知當日人境廬詩刊印之時。此序何未列入序中。雖云有志未逮。然先生之作此序。實在其逝世之前十五年。序中既明言作詩之方法及旨趣。其詩自必遵照茲所言者作成。是詩與序。實相得而益彰。故亟請於延凱。刊登本誌。海內外之好讀先生詩者。當更以先觀此序爲快也。編者識。

說文轉注考敘

姜忠奎

世言轉注者多矣。要而論之。可別爲三。有主形轉者。始於唐裴務齊切韻序。其言曰。考字左回。老字右轉。宋陳彭年廣韻。元戴侗六書故。因之而擴充焉。有主聲轉者。始於宋張有復古編。其言曰。假借者。因其聲。借其義。轉注者。轉其聲。注其義。宋毛晃韻略。明趙古則六書本義。因之而泛濫焉。有主義轉者。始於南唐徐鍇說文繫傳。其言曰。祖考之考。古銘識多用丂。於丂之本訓。轉其義而加老。注明之。犬走爲彘。爾雅扶搖謂之彘。於彘之本訓。轉其義。則加風。注明之。宋鄭樵通志略。明趙宦光說文長箋。因之而旁通焉。近世江聲六書說。許宗彥轉注說。則以五百四十部爲建類。始一終亥爲一首。凡某之屬。皆從某爲同意相

受戴震六書論。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則以轉注爲互訓。一其義類。謂之建類一首。互其訓詁。謂之同意相受。如初哉首基之皆爲始。印吾台予之皆爲我。其義轉相爲注。爾雅釋詁。有多至四十字共一義者。皆六書轉注之法也。許瀚又以同部互訓爲轉注。王筠則謂凡兩字相成者。皆爲轉注。而朱駿聲云。轉注者。體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長是也。是又以假借爲轉注。異說紛紜。莫綜一。是雖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其義皆非。轉注之本也。六書之名。見於周官保氏。而許君首發其例。言六書者。離許例。蓋無以爲據也。許君之於六書。每舉二字。以爲例。上下以例指事。日月以例象形。武信以例會意。江河以例形聲。令長以例假借。考老以例轉注。而上自爲上。下自爲下。非合上下以指事也。日自爲日。月自爲月。非合日月以象形也。止戈爲武。人言爲信。非言武信相會意也。工水爲江。可水爲河。非言江河相諧聲也。令之與長。各有所借。并非令長相假借也。考之與老。各有所轉。并非考老相轉注也。而考老適居同部。又適互訓。又適相从。於是學者盡泥於此。以爲轉注者。考與老相轉注也。夫轉注者。造字之法。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是也。部居者。編書之法。所謂雜而不越。據形系聯是也。二者似同而實異。一差而千謬。唐宋以來。人持一說。各是其是。以相攻詆。甚有歸咎於許君者。其病皆由泥於考老同部相轉注也。竊嘗按許君之例。以求轉注之義。以爲老字从人毛匕匕亦聲。从匕會老。匕者變也。也。从到部首。變受匕意者。有𠂔有老。𠂔者齒之匕也。部。𠂔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𠂔。女七月生齒。七歲而𠂔。从齒匕。段玉裁曰。各本篆作𠂔。云。从齒从匕。初忍初觀。二音。殆轉會匕聲爲之。今按其字。从齒匕。匕變也。今音呼縣切。古音如降。蓋本从匕。匕亦聲。查按𠂔者。齒齒落而新齒生。新舊代謝。是匕

也。老者毛之匕也。八篇部音考匕。七十曰老。从人毛。匕爲建類一首。齷與老則同意相受也。考字从万。老省。

万亦聲。万者老人氣欲舒出而上礙於一也。五篇部首。氣欲舒于上礙於一也。古文以爲考字。又以爲万字。江沅

古銘識多以万爲考。轉注之字。皆由川申而造。成。古時考老字祇作万。後遂加老爲考耳。受万意者。有所有考。朽者物之老也。四篇少部。腐也。从少。万亦意。或作朽。考者人

之老也。入篇老部。老也。从老省。万聲。老万爲建類一首。朽與考則同意相受也。又若命者理也。說理則爲論。

人理則爲倫。思理則爲倫。水文有理則爲淪。選擇有理則爲掄。糾絲有理則爲綸。葍者對交形也。交相遇

則爲邁。交相結則爲構。交相易則爲購。交相見則爲覩。交相婚則爲媾。交相校則爲斟。命也。葍也。皆建類

一首也。而論倫邁構等字。則同意相受也。然則轉注者。轉一字而注之。衆字之謂也。建類一首者。立一字

以爲首也。同意相受者。受形受義。竝受聲也。至簡至易。至平至奇。而質之許君之例。無不準。揆之造字之

旨。無不合。校之近世諸家之說。亦似切實而近理焉。因本斯旨。而盡求諸說文。自乙丑至丙寅。一年之間。

凡得五百餘首。題曰說文轉注考。寫而藏之。聊以備忘云爾。丙寅九月姜忠奎。

與黃晦聞書

張爾田

晦聞我兄先生左右。初八日寄一快郵。今又奉到手誥。循誦之餘。流臉霑膝。比閱雜報。多有載靜庵學行者。全失其真。令人欲嘔。嗚呼。亡友死不瞑目矣。憶初與靜庵定交。時新從日本歸。任蘇州師範校務。方治康德叔本華哲學。間作詩詞。其詩學陸放翁。詞學納蘭容若。時時引用新名詞作論文。強余輩談美術。固

儼然一今之新人物也。其與今之新人物不同者，則爲學問、研究學問、別無何等作用。彼時之學亦未有所成，殊無以測其深淺。但驚爲新而已。其後十年不見，而靜庵之學乃一變。鼎革以還，相聚海上，無三日不晤。思想言論粹然一軌於正，從前種種絕口不復道矣。其治學也，縝密謹嚴，奄有三百年聲韻訓詁目錄、校勘、金石、輿地之長，而變化之。其所見新出史料最夥，又能綜合各國古文字而折其意義。彼嘗有一名言曰：治古文字學不可解之字不可強解，讀書多見聞，富久之自然觸發其終不可通者，則置之可也。故彼最不滿意者爲莊葆琛、龔自珍之治金文，以其強作解事也。考證鐘鼎文字及殷墟書契一皆用此法。近年校勘蒙古史料於對音尤審，又欲注蒙古源流，研究滿洲蒙藏三種文字，惜尙未竟其業。此皆三百年學者有志未逮者，而靜庵乃以一人集其成，固宜其精博過前人矣。世之崇拜靜庵者不能窺見其學之大本大原，專喜推許其人間詞話、戲曲考種種，而豈知皆靜庵之所吐棄不屑道者乎？惟其於文事似不欲究心，然亦多獨到之論。其於文也主清真，不尙模倣，而尤惡有色澤而無本質者。又嘗謂讀古書當以美術眼光觀之，方可一洗時人功利之弊，亦皆爲名言。至其與人交也，初甚落落，久乃愈醇，與相處數十年，未嘗見其臧否人物。臨財無苟，不可干以非義。蓋出於天性使然。嗚呼！靜庵之學不特爲三百年所無，卽其人亦非晚近之人也。今靜庵死矣，何處再得一靜庵？此於知交中尤爲惋歎者也。靜庵名在天壤，逆料必有無知妄作大書特書以汗吾良友者，一息尙存，後死之責不敢不盡。然而所以報吾

友者。僅乃如此。亦已嗇矣。奈何奈何。雨僧兄若見。便請以此示之。尊體務宜保攝。勉慰故人。至望至望。

詩錄

哭靜庵

張爾田

猶得微軀繫五倫。乾坤毀後見斯人。方知樸學真儒事。爲痛先皇養士辰。燕驛淒迷遮苑樹。楚歌重疊怨湘蘋。報君尙有城南客。頭白區區不爲秦。國策。鄢郢之下者。以百數。

一代末流趁破壞。非君何以激頽波。爲儒早分溝中斷。得死終勝牖下多。尹句。義本當然。安足詫。

帥魯書。士有死不欠義。則趨而就。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册所以書之者。蓋特歎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說人也。往歲廣西梁某殉國。偶與君語及。君大不謂然。曰。死豈我輩求名地。耶。因知君之志早定於先矣。生逢大暮竟同科。謝康樂賦。雖發歎之同科。皇天會與酬悲願。夜夜英靈繞御河。

去年樂地盃中見。執手驚呼慘別顏。誰料重逢無好語。早拼九死不生還。去夏。見君於蔣氏樂地盃。寒灰坐守。燃餘火。樂國因依供奉班。同志三人君又弱。余與孫益菴及君。海上多並稱之。側身天地一長歎。

五月初三日王靜庵自沈頤和園昆明湖中畢命。越五日余偕橋川子雍小平綏

方出西郊訪其故居爲詩弔之

黃節

掩淚猶過西郭村。竭來今日始知門。尋常谿徑多汗漬。買誼弔。屈原文曰。彼尋常舟之魚。絕代湖山。隱繚垣。名地得。

二十四史輯要

文信國謂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梁任公謂治國史者對於廿四史終必一讀。然廿四史浩如烟海。售價不貲。普通學者。購置既覺不易。閱讀尤感困難。即欲選讀若干。亦苦無從下手。趙華基先生研究史學有年。選廿四史中必須閱讀者若干篇。首尾完具。不加刪節。再四汰淘。凡五易稿。廿四史中最重要之各篇。大體已備。較之原書不及什一。不惟易購易讀。抑亦易於下手。初中教員暨高中大學學生。允宜人手一編。既習歷史。又助文學也。預約辦法如下。

中華書局發行

奉贈樣本

預約簡章

- 一 全書六十四卷分訂三十冊連史紙定價十五元預約八元 有光紙定價九元預約五元
- 二 布套四函不另加費雅式書箱每只加洋二元但書箱不能郵寄
- 三 郵費國內各行省及日本四角郵會各國及香港一元二角蒙古新疆三元二角
- 四 預約丁卯年底截止戊辰六月底出書

晦聞丙寅詩

黃節

正月五日雪過北海作

一冬無雪入春來。初日橫窗曙未開。闔戶當階如見月。命車亭午獨登臺。方方地坼難降墊。藉藉冰層更作堆。天意可能回麥候。九城枯盡蓬牛藪。

二月六日雪復過北海

便作江湖寂寂看。今朝北海見冰瀾。獨留隔歲愆時雪。滿落深蘆沒水灘。春尙造寒將易暖。樹初含綠豈勝殘。思量已是花朝近。一再遲歸爲牡丹。

今未歸又四年矣。今年之牡丹恐復遲開。

來猶及見牡丹未殘也。故余安陵有句云。早與牡丹成後約。實紀斯言。

清明後一日作

已催新綠過清明。作興東風驀地生。早落杏花成幾樹。不消鶡鴒再三鳴。榆柳檀梨桃李梅。紫丁紅藥大懷槐。羣鶯落得爭枝亂。國事如今盡可哀。

酬周印昆見贈之作兼慰其悼亡

不知老將至。遭亂始言詩。春歇荼蘼後。花飛萍藻遲。兵塵嗟散絮。風隙當哀辭。

潘黃門悼亡詩曰。春風綠。來陳思擬古昔曰。當某篇。

莫爲增悲嘅。將民訴子規。

北海月夜作寄懷黃元白西湖

月浮荷影了無塵。積暑初降雨氣新。盡日蕩舟忘士女。一波搖岸作瀾淪。衆中得樂成黃蘗。湖上思君騁白蘋。莫謂東南能去亂。已聞行漲到江濱。

六月二十八夜雨中

亂雨敲牕落碧梧。更聞棲鳥夜驚呼。欲成一夢非容易。却爲醒時尙有吾。

七夕

苦憶秋宵舊日詩。如何懷抱異當時。不殊兒女鏡前語。獨有悲歡老去知。乍雨乍風過此夜。一年一亂似佳期。人間尙作天河夢。盡向梨園曲裏窺。是夜各園皆演天河配一劇

十九夜北海待月作

月遲人不待。林淨水初明。昨雨留雲氣。前舟輟櫂聲。方秋十九夜。有宿二三贏。史記天官書曰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爲之動搖
乃爲王不寧其縮者軍不復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獨喻傷時意。清光爲我生。

社園茗坐

影落秋池陰。斜陽在高樹。荷根互偃仰。流光一朝暮。園草日以黃。游客不如故。層雲出海子。重臺接城廡。

海謂北蕭條昨過往。林木長煙露。嬉遊上京地。士女雖無度。自昔富庶邦。不謂變墟墓。輾駒困芻秣。君子逐鷄鶩。豈知茶菴賤。已損饗殮數。嗟嗟葉下禽。飢無殘餌哺。

中秋夜與李子滄萍張子友鶴觀月社園憶去年中秋與諸貞壯黃元白同飲於此李張二子亦與焉貞壯元白後先南歸惟二子尙相從不去又朝來始得唐天如兵間書知其仍在人世傷亂懷遠一時交集張子爲余援琴奏搗衣之操詩以寫之

不知北月同南月。可亦如人各一天。晚託後生余客老。陸士衡歎逝賦曰。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爲客。亂思來日歲連年。辭風別葉交相棄。謂貞壯遶樹飛鳥卻復前。謂天如似此悲懷向誰說。更堪重聽搗衣篇。

瓊華島登高作

登高惟覺此身孤。佳日悲秋老不殊。落木明河雙闕下。黃花尊酒一時俱。驚心世變非前有。去亂遊方已絕無。羣盜滿山催暝急。衰遲憂患共相驅。

十一月初二雪夜歸作寄伯敷

醉歸今日得平安。便卸狐裘近火盤。一雪趣行卿獨急。九街嚴邏夜逾寒。鐙前未至傷飢凍。道側猶聞有哭歎。早過法部前街。路旁一婦兩雛。哭聲甚哀。未及下車給云。銀錢歸後思之。默然於懷。將意入詩庸足補痛心。全國付羣殘。

大雪中過社園遇季裴出示遲余詞句晚飲酒家賦答

廿年無此雪漫漫。深沒輪蹄上掩灘。入地慙令羣蟄息。倚天惟見萬松寒。晚來未盡慙慙意。獨往猶尋汲汲歡。得句豈期逢石帚。翠樽紅萼更盤桓。

歲暮吟

丙辰除夕。余爲歲暮吟一篇。自述二十年前事。羅癭庵和之。今又十年矣。更爲此篇。以續前吟。惜不能起癭庵再和之耳。

朔風催雪天欲雨。秋孀老去丁沽路。不知聽歌人更老。題句癭庵已丘墓。亂從丁巳召強藩。徐泗連兵入天府。羣帥如熊復如虎。皖直奉洛繼以魯。黃河北來日相殺。矧復兵饑借索虜。禍連西北迄東南。地盡察綏放吳楚。嶺表勞師渡湘漢。勢成南北無沛羽。紛紛部曲人異謀。不各相殺則相覷。十州百姓死其下。民實何辜國焉祚。北客爾來十五年。戊壬我南止松扈。越庚及癸再言歸。嬌女已長弱妻嫗。先墓蕭蕭闕灑掃。深山林密盜無數。不敢言老望歸祭。曷反蒼顏對封樹。簡岸我師卅年別。展謁汾江親請語。人心風俗何以亂。不在政治與軍旅。始於邪說終暴行。世乃一亂亂無度。由癸溯今星四周。去鄉山川更修阻。坐觀羣兒戲北郭。一若雄鷄戴金距。日以同類傷爪觜。不如獵狗逐郊兔。我獨治詩遠思古。陳王阮公謝鮑句。上及樂府詩三百。發爲文章用箋注。歲闌百事盡廢除。欲理性情與人與。可憐人共歎飢寒。羣兒又作魚龍舞。

哲埋 小說 查德熙傳 Zadig ou la Destinée (續第三十四期)

法國福祿特爾著
丹徒陳 鈞譯

第九章 婦人受責

查德熙趁着星光趕路。獵戶天狗星便照着他直向剛奴柏港口走去。

或云。此處原文之 Port 係作 Pôle。是則剛奴柏 Canope 者。非埃及之一商

傳。乃南方之一星宿之名。此句之意。係謂查德熙向南行而已。編者註。

他想起天上諸多星宿。何等渺小。却發着如許光華。地球在宇宙之中。

不過一個極微質點。然在俗眼看來。好似廣大無垠。查德熙想到這裏。又不禁感歎。到世界人類終日相爭。正好比一粒塵土上諸多微蟲。在那裏互相吞咬。一般查德熙當下曠觀宇宙。滌除愁煩。哀吾生之須臾。渺滄海之一粟。頓覺茫茫大千之中。實有亘古不變之原理。想到此際。便將過去的煩惱一齊拋却。可是剎那間。回顧自身。再把心頭事一提。又好像天地之間。祇有我查德熙受苦與安斯託王后被害兩件事。說不盡那時思潮更迭。忽上忽下。忽而解脫。忽而纏綿。一路想着。便已行抵埃及邊境了。僕人已早走到村裏。尋覓寓所。查德熙正往村前花園行去。忽見離開大路不遠。有一婦人十分狼狽。大聲呼救。後面有一個男人。惡很很的緊跟着。這人在查德熙先一步。已走到婦人面前。婦人登時跪倒。緊抱那人雙膝。由那男人儘情打罵不休。查德熙聽婦人聲聲討饒。又見那埃及男人拳打脚踢。這般兇暴。一心以為婦人不貞。男子妬姦罷了。誰知走到面前。纔見這婦人生得十分妖嬈。有點和安斯託王后相像。查德熙便

不由得痛恨那埃及男子。對婦人。不免憐惜起來。婦人哽哽咽咽的向查德熙哀號道。我要遭這野蠻人毒手了。請你救我的命罷。查德熙聽婦人哀號。慌忙插身到二人中間。他本懂點埃及話。就說着埃及話。向男子道。先生。你如稍具仁德。對這樣美女。應該知道憐惜。他現在躺在你腳下。除了流淚嗚咽。無法可以自保。這樣天地間一個尤物。你能如此虐待他嗎。那男子一聽。格外發怒道。這還了得。你原來又是他的情人。我也要向你報仇。說到這裏。就把揪着婦人頭髮的一隻手。丟開放走了婦人。隨即抓着一柄長槍。向查德熙。倏的刺來。查德熙是個心思寧靜的人。不比那男子。正是一團怒氣。便不慌不忙的輕輕避過。隨手把男子的槍頭執定。兩人拼命爭奪。却把一枝槍折成兩半。這埃及男子。拔出寶劍。便刺查德熙。也拔劍相迎。兩人惡戰起來。埃及人不住的揮劍亂砍。恨不得一劍把查德熙殺死。查德熙却都從容招架。這時。婦人坐在一塊草地上。輕整雲鬢。靜心觀戰。埃及人身強力大。好像一個人發了狂。亂舞亂擊。查德熙反處處使巧。沈機待變。果然一刻兒。查德熙向敵人乘虛迎頭一擊。便把那人手中兵器擊落。埃及人怒不可遏。正要使用全身力量撞過來。却被查德熙緊緊握住。摔倒在地。查德熙一腳踏看那人身軀。用劍指着他的胸口。說我現在饒你性命。不料埃及人盛怒之下。竟然抽出短刀。猛把查德熙戳傷。查德熙忍無可忍。用劍向他胸中刺入。埃及人狂吼一聲。不曾掙扎片刻。登時死了。查德熙隨即走到婦人面前。恭恭敬敬的向婦人道。這無禮男子。逼着我不得不殺他。總算報了仇。救夫人出險了。夫人。你如今還

有事用着我嗎。婦人道：「我要死了，你這光棍生生的把我的情人殺害，我恨不能把你心剜出來。」查德熙道：「夫人，你以他爲情人，可謂奇極。他方纔惡狠狠的打你，你向我求救，我來救你，他恨不得把我一併刺死。」婦人長歎一聲道：「我把不得他現在還活着能打我，我本該受責，他眼中不能容我，也是理所當然。大啊，你這人若替他死了，他再能像適纔打我，那真求之不得了。」查德熙聽婦人的話，心中又驚又怒，異乎尋常。向婦人道：「夫人，你雖然出落得這般美貌，照你這般乖僻行爲，便該由我痛打你一陣，可是我那裏幹得許多呢。」查德熙說完了，便跨上駱駝，向村裏行去。走不上幾步，聽見後面騰騰滾滾的聲音，回頭一看，原來是四名公差騎着快馬，如飛的由巴比倫趕來。當中一人見了先前婦人，便道：「這就是逃走之王。」安斯許也。應前章。並他和我們圖形上面畫的十分相像。這四人並不留意地下死屍，祇是趕急上前，把婦人捉住。婦人不斷的狂喊着查德熙道：「恩人，再救我一次罷。我責備你，是我的不是，你如救我的命，我願死心塌地從你終身。」查德熙今番無心再出死力去救他命，便答道：「你去求別人罷，不要再騙我了。」查德熙因適纔傷重流血，自家性命要緊，並且這四名巴比倫公差說不定便是摩押達王派來追拿的。查德熙心中頗慌，便火急的趕往前村，一頭走着，心中好生疑惑。巴比倫會有四名公差來捉這婦人，並且婦人會如此怪僻，更覺難解。

第十章 奴隸

查德熙進了埃及村莊。就被許多人圍繞。一個個大嚷道。這就是拐帶梅毒素。Missouf 即第九章責打之婦人 殺死。Clotofis 即第九章責打婦人而為查德熙所殺之人 的正犯。查德熙道。諸位先生。皇天保佑我。決不使我拐帶梅毒素。那婦人恁般水性楊花。我何敢沾染他。至於蒯道斐。我和他動手廝殺。爲的是保我自己性命。並非立意要害死他。他忍心毒打那婦人。我求他釋手。他反要殺我了。我是外鄉生客。到埃及來避難的。諸事還承望你們保護。何敢拐帶婦女。逞兇殺人呢。且說那時代埃及人極其公正和平。便把查德熙引到裁判所。替他裹好傷口。把查德熙和跟他的僕人。分頭審問了一次。探求此事的真相。結果大家都說。查德熙決不是個刺客。但他既已犯了殺人的罪。按諸法律。應該淪爲奴隸。查德熙的兩匹駱駝。便被大眾賣去。由村人共沾其利。帶來的金子。也被居民公分。他和跟從的僕人。便都在市場上插標出賣。這時有一阿刺伯商人。名喚賽都。Sado。出重價把查德熙買去。那僕人因能作苦工。賣價比主人還大。兩人身價懸殊。查德熙的地位。反在其僕之下了。當時一根鍊子。繞着兩人脚跟。一路細縛着。帶回商人住宅。查德熙在路上還安慰他僕人。一陣。勉其少安毋躁。凡百忍耐。查德熙不知不覺的。又涉想到人生了。他道。我的厄運。如今已波累及你了。我屢次遭逢不測。見了獵犬的足跡。就要罰款。見前第三章 爲着野狗。幾乎在木樁上受死刑。做詩讚美國王。無端的被綁赴市曹斬首。均見第四章 王后身上繫着黃絲縲。我就幾乎受人絞殺。在此地。又因一個蠻漢打他的情婦。和你就都淪爲奴隸了。話雖如此。我們總不要灰心短氣。世事未必永

久如此。阿刺伯商人。個個都需奴僕使用。我既是個人。便不當做奴僕嗎。並且這商人不見得是刻薄寡恩。他要靠奴僕做事。總不致虐待我們。查德熙口裏這般說。心底裏却只想着巴比倫王后的命運。兩天以後。這商人賽都。帶了奴僕駱駝。動身到阿刺伯沙漠去。他同族的人。住在霍萊 Horeb 沙漠附近。這一條路。既長而又難行。賽都在旅程中。照應查德熙的僕人。比照應查德熙更要周到。這因那僕人善於裝載駱駝。所以在兩人中。未免分出厚薄來了。未到霍萊前兩天。一隻駱駝死了。就把那駱駝的身馱的貨物行李取下來。分給奴僕大家扛着。各人的肩背上。因此都添了重擔。查德熙自然也在其內。行路的時候。大家個個偻着身軀。好生難看。賽都見了。止不住笑將起來。查德熙便把諸人身軀前俯和力重平衡的道理。講給他聽。那商人心中立刻對查德熙起敬。不敢小覷他。查德熙見主人動了好奇心。便一五一十的。把等體積物質的比重。以及幾種有用走獸的習性。和怎樣使他們爲人服役做工的法子。說給賽都聽。這一來。賽都看查德熙簡直同聖人無異。從此另眼看待。不敢再用主僕身分。趕到了他的故土。賽都第一件事就是向一猶太人索債。這猶太人曾向他借去五百兩銀子。當時有兩人作中証。可巧這兩人都已身死。猶太人便賴說借債無憑。不肯償還。他欺騙了賽都。用了白銀。心中好不快活。感謝上帝。賽都就把這難事交查德熙去辦。查德熙這時算做了賽都的參謀了。查德熙問賽都道。你在甚麼地方借五百兩銀子給這歹人。賽都道。在靠近霍萊山的一座大石上交款的。查德熙又道。這猶太人是怎樣的一

個人。賽都道。他是有名的光棍。查德熙道。不是這話。我要問這人的性情。是粗魯急躁。還是個謹慎周詳的人。賽都道。他在賴債的人之中。算是頂急躁的。查德熙道。如此便好。讓我替你在法官面前辯訴。果然他就告了那猶太人。提到法廷聽審。查德熙向法官道。大人公平正直。明鑒萬里。請在上聽小的一言。這人欠我主人索取五百兩銀子。他現今強賴不肯償還。法官道。你有證人嗎。查德熙道。證人已死。另外却有一塊大石頭。是當初在上面數錢的。大人如肯派人將大石取來。便是老大證據。我和被告一直留在此地。等石運到定奪。搬運費便由我主人賽都認出。法官道。如此很好。說着。就暫擱下這案。仍然辦着別的公事。坐堂完了。向查德熙道。石頭還未運來嗎。猶太人笑將起來道。大人須等到明天。石頭纔運到呢。這石離此地何止六英里遠。擡時要用十五個人。方能轉動。查德熙當下大聲道。我不是說石頭就是證人嗎。被告既然知道石頭的所在。這五百兩銀。原本在上面數的。他不啻自己承認了。這話一出。猶太人臉上飛紅。便不敢不把真情吐露。法官吩咐把猶太人捆在石頭上面。不給他飲食。等到還了五百兩銀子。纔許放回。果然沒幾時。銀子如數還清。查德熙自從此事以後。全阿刺伯的人都尊敬他聲名洋溢。石頭因此也受人紀念。

第十一章 火葬殉夫

賽都從此十分敬重查德熙。就與他結爲契友。形影不能相離。和先前巴比倫國王一樣。查德熙見賽都

無妻。自己頗覺安心。因前此由於王后而並且賽都性情溫厚。持躬清正。算是個正人君子。祇是一層。他遵

守阿刺伯舊俗。專一敬拜天體。如日月星辰之類。查德熙殊不謂然。有時和他談到這層。說話之間。好生

謹慎。查德熙對他說。月星辰都是些物體。好像樹木石頭一般。不值得我們敬拜。賽都道。這些天體。都是

歷劫常存。人類靠着牠。得了不少福利。自然界受取精靈。四時賴以調節。並且同我們相隔不知有幾多

遠。我們怎能不敬拜他呢。查德熙道。你販貨到印度。須經過紅海。紅海給你的利益更大了。他不是和星

辰一樣悠久嗎。如你喜歡敬拜遠的物體。那在世界盡頭的恒河流域的原文此字係古孟加拉與大陸。你

也該敬拜了。賽都道。不然。不然。星辰光華萬里。我何敢不敬拜他。到了晚上。查德熙在吃晚餐的帳棚裏。

點了無數蠟燭。賽都纔進帳。查德熙慌忙跪在燭光面前。喃喃的道。萬劫不壞。輝煌明亮的發光體啊。求

你降福於我。永遠無盡。祝告完了。就入桌進餐。毫不留意。賽都。賽都驚問道。你做什麼。查德熙道。我和你

一樣。我敬拜了蠟燭。便連蠟燭的主人和我的主人都不在意了。賽都方纔明白查德熙所設的譬喻。從

此受他感化。再不破費香燭。敬拜宇宙間一切物體。祇去拜那永久常存的造物主了。那時阿刺伯盛行

一種怪風俗。此俗本由司塞種的國裏傳來。藉婆羅門教之力。大盛於印度。漸次流行於東方各國。凡是

女人家遇着丈夫死了。為妻的要得節烈之名。常在衆人前自焚而死。並須死在丈夫屍骸之上。算是一

件極尊嚴的盛典。稱為婆婦火化。如一部落裏。這樣燒死的婦人愈多。那部落便愈受人尊敬。且說賽都

部落裏有一阿刺伯人去世。拋下妻子。名喚阿摩那。Almona 秉性堅貞。便奉行故事。特地宣布了時日。預備縱身赴火。到時鼓角齊鳴。以助聲威。查德熙便對賽都說。這樣惡風俗。與人類幸福相背。那葬身火窟的青年寡婦。大可再醮。替國家造就國民。否則如已有子女。亦可撫養之。至於成立。查德熙當下痛言。這種野蠻風俗。必須革除。賽都聽了。答道。婦女們自願焚身。此事行了。何止千年。天經地義。誰敢輕言更改呢。況且即是弊端。爲日已久。便可寶貴。何必革除。查德熙接着道。生人理性。比古禮還要久遠。你去和酋長們商量。讓我去見這位年輕寡婦。查德熙果然見着了這婦人。先竭力擡舉他一番。稱贊他仙姿麗質。容華絕代。可是這副容貌。縱身蹈火。太覺可惜。末後又說佩服他義烈勇敢。爲夫全節。向他道。你丈夫在世時。夫妻之間。一定是非常恩愛的了。那阿刺伯婦人道。不對不對。我丈夫既野蠻而又忌嫉。我與他相處。實在萬分難過。可是我殉夫火葬一層。是毅然決然要行的了。查德熙道。照你所說。烈焰焚身。想是一條極快樂的事了。婦人道。說那裏話。這事何等可怕。還有甚快樂。我是個貞潔的人。寧可茹痛而死。我不這樣做。名譽敗壞。真要被千萬人恥笑了。查德熙聽言。便知這婦人盡節。完全是顧惜虛名。厄於世俗之見。爲人而死。當下便勸說了好久。使他知人生之可樂。並且殷勤獻媚。使婦人對自己傾心移情。末後查德熙道。如你不爲虛名焚身。你便如何呢。婦人道。咦。我正想求你娶我爲妻。查德熙一心記掛着安斯託王后婦人的情。那裏放在心上。便立刻去見各部酋長。說明始末。因由。請他們頒布法律。嗣後所有民

間。婆婦須於本夫死後。守候一年。並須與少年男子秘密會晤一次。方許焚身盡節。有分教。阿刺伯從此便沒有婦人自焚的事了。這種野蠻風俗。流傳已久。被查德熙一旦革除。他一人之功。可真不小。因此上他便做了阿刺伯全國的恩人了。

第十一章 晚宴

賽都因見查德熙聰明不過。下次赴巴索拉 Bassora 趁集之時。就帶他同行。這巴索拉乃是一個大商埠。地球上各處豪商巨賈。都常去的。其地各國商旅雜處。人煙稠密。查德熙見了。頗覺高興。在他眼中看來。偌大的宇宙。好像是一個大家族。在巴索拉聚會一般。次日。查德熙便有人邀去吃飯。同座的有一位埃及人。有一從恒河岸邊來的印度人。又有中國人、希臘人、色勒特人（Oleth）以及幾位由他處來的。這班人常航海到波斯灣。因此學得一口好阿刺伯話。不致語言隔閡。說話間。埃及人怒形於色。道：這巴索拉地方。真是可厭不過。我打算向人借一千兩金子。有最好的抵押品。總沒處去借。賽都問道：這怎樣一回事。究竟你用什麼作抵押。被人拒而不借呢。埃及人答道：我在我姑母一身作抵。我姑母是埃及最名貴的婦人。常伴我出門旅行。死於此地。我已把他的遺體。製成最精美的乾屍。以即所謂木乃伊。可保存。歷久不變。在我國裏。祇要持此向人借錢。無論需多需少。沒有人不肯。現在居然千兩金子。都沒處設法。且說這埃及人雖然盛怒。當時還取了一隻味極美的煮熟的鳥。正欲吞啖。便有那印度人。一把執着他手道：你做什麼。問時

聲音好不悽楚。埃及人道：我要吃鳥。這從恒河岸旁來的印度人道：你姑母已死的靈魂，或許轉入這鳥體內。你總不該冒險吃你姑母的肉吧。烹殺禽鳥原是違反天意啊。埃及人道：你談天論物，簡直胡言亂道。我們一向拜牛，但還是吃牛肉。印度人道：你們埃及人拜牛麼？這如何可行？埃及人道：拜牛實有其事。我們國裏行此已有十三萬五千年，並沒人因此犯過。印度人口呼哎喲道：十三萬五千年麼？你未免言過其實了。印度開化不過八千年。我國自然比你國還古。當初婆羅門禁止我們吃牛，其時你們還不曉得火炙牛肉和殺牛祀神呢。埃及人道：你們的婆羅門，如和我們的神牛（Apis）相比，簡直是個古怪動物。婆羅門建過什麼功業呢？印度人道：婆羅門教人讀書習字，又發明象棋。至今世人稱道不衰。當時有一迦勒底人坐在印度人身旁，開言道：你話錯了。這些好處全是魚王（Oannes）送給我們。我們只應當尊敬他。大家知道他原是一個神物，有金的尾子，美麗的人頭，每天出水三小時，到陸地上講道。他的幾個孩子，個個都做了國王。我家裏有他的像，還必誠必敬的對他行禮。總之，牛肉多吃無妨。如烹魚便是逆天大罪了。你們兩人都生在新造之邦，根基淺薄，配不上和我談論。埃及國算起來，不過三萬五千年。印度也只有八萬年。可是欲追溯古曆，我們已有四十萬年了。如今信我的話，不要冥頑不靈，自甘愚魯。你們各位我都要贈送一張魚王的像呢。那北京來的中國人，當下插嘴道：我對於埃及人、迦勒底人、希臘人、色勒特人、婆羅門、神牛，以及魚王，都極端崇拜。可是一層天與理二字，其價值之大，比甚麼牛啊魚

啊。不見絲毫減色。至於我的本國。却不願多說。我中國國土之大。和埃及、迦勒底、印度三國總面積相等。再講到立國久遠。我也不必和你們爭辯。但求人民安樂便好。何必計較立國之久暫。若說到曆書一層。全亞細亞洲都要到我國就教。迦勒底人還不知道用算學。我們早有很好的曆書了。維時希臘人大嚷道。你們這班蠢材。渾沌本萬物之根原。形質乃世界所由起。此事不知。還可以嗎。希臘人說了好半會。後來色勒特人便把他話頭打斷了。這色勒特人當別人爭論的時候。他不住的舉盃痛飲。這時忽然自作聰明。力陳世上除色勒特古教的軍神（Teutath）和長在橡樹上的寄生樹而外。沒有什麼事可以值得討論。我的衣袋中常帶着這種寄生樹。又說塞種人（Scythians）是我們的祖先。算是世上最誠實的民族。當初雖然吃過人。但不能因這一點。大家就不去尊敬色勒特人。現在如有人說色勒特教的軍神不好。我便要痛快教訓他一番。且說當時大家口角愈爭愈烈。賽都心中着急。恐怕再過一息。就有比武流血的事發生。查德熙本緘口不言。此時忽地立起。先向那最激烈的色勒特人搭話。稱贊他立言確當。並向他特意求討一塊寄生樹佩帶。對着希臘人。便極力誇獎他口若懸河。長於辭令。如此逐一敷衍。把大眾的氣稍平一下了。中國人本是最講道理的。查德熙便和他說得最少。然後却對大眾道。諸君。你們意見相同。爭論的什麼呢。大眾聽說。自然高聲反抗。查德熙向色勒特人道。你們並不敬拜寄生樹。所拜的祇是那創造寄生樹和橡樹的神靈。這話對不對呢。色勒特人答道。自然是何消說得。查德熙又向埃

及人道。你們不是拜牛。實是敬那賜給你們牛的牛神。這也對嗎。埃及人道。自然如此。查德熙接着道。那創造海洋和魚類的尊神。是不是魚王的上司。迦勒底人答道。這是一定的。查德熙又道。印度人和中國人都承認有一先天原理。希臘人適纔所發的偉論。我不甚明白。可是無論如何。形與質所依附的神明。也該承認其存在吧。希臘人經這一番恭維。便開言道。先生所說。正中下懷。查德熙接着道。你們意見原本相同。何須嘖嘖爭辯呢。這話一出。大家就都覺興高采烈。爭着和查德熙握手。不題。且說賽都把帶來的貨物。都用高價賣出。得利不少。然後帶着查德熙。回到自己本土。一到那邊。查德熙便聽說自己此番外出之時。被人在法廷控告。並已判定罪名。須用火刑。慢慢的燒死。不禁大吃一驚。

第十三章 幽期密約

原來查德熙往巴素拉去後。一班祭司僧侶。便決定要懲治他。却因向例每逢青年嫠婦火葬殉夫。所遺金珠寶石及首飾之類。盡歸祭司所有。目今一概落空。因此恨查德熙刺骨。至少也要把他活活燒死。以報此仇。便公同呈政府。告他對上天主宰。有乖謬大不敬之見解。並且發誓證明。強說查德熙曾言星辰不落在海裏。審判官一聽此瀆神之論。止不住氣得渾身發抖。幾乎將自己身上的衣服都扯成片片。書中交代。審判官知查德熙實係貧窮。無力賠償他的衣服。故當時忍着。並不會扯破。只是按律辦理。判定查德熙須受火焚之刑。賽都失望之餘。兀自勉力救護老友。可是無從設法。只得罷休。且說那年輕寡

婦阿摩那。自蒙查德熙解救。全活一身。三章第十從此興高采烈。生趣盎然。既已明知火葬之非。現在力圖報恩。只想把查德熙救活。心中千迴萬轉。智盡能索。也不向旁人提起。看看日期已到。查德熙次日便須受刑。只剩得今日一晚可以設計。那阿摩那宅心既慈。臨事又慎。不慌不忙。把這件事辦成。當時他渾身塗抹了香膏。穿上最華美的衣服。私自去見祭司長。一到了那名貴的老人面前。就開口向他道。大熊的長子。牛的胞弟。人犬的堂兄。（此皆祭司長之稱號）我今到此。略有愚見。貢上。當我夫葬時。我並不曾焚身殉節。這怕是件大大的罪惡。然而實際看來。我所顧惜而保全的。究竟是什麼呢。祇不過一副臭皮囊。現在却已枯萎了。阿摩那一面說。就拉起那綢子衫袖。露出臂膊。果然穠纖適中。玉白可愛。阿摩那道。你看。這值得什麼呢。當時祭司長見了這隻臂膊。心下十分憐惜。眼睛裏看了不算。嘴裏還不住的誇獎。就發誓道。我自幼到今。真不曾見過這樣玉臂呢。阿摩那道。我臂尚有可取。可是我的頸項。真不足觀了。說着。就解開衣襟。把他天然美麗的胸膛。給祭司長看。其肌理之鮮豔白潔。雖置名花於旁。都覺色爲之奪。除去這蝟蟻的頸項而外。一雙大而黑的眼睛。秋水爲神。碧波四射。兩個玫瑰頰。白裏映紅。膚色嬌嫩。兼之唇若塗硃。鼻如懸膽。老祭司一看。立刻神移目眩。恍惚覺得自己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少年。口裏嘖嘖的說出愛慕美人之意。阿摩那見祭司長著了他的迷。這當兒就進一步替查德熙求情。祭司長道。我的心愛夫人。我雖可成全你的來意。可是一人不能作主。須得那三名同事。一齊簽了名。這釋放犯人的命

令方爲有效。阿摩那道。我就先懇你簽名何如。祭司長道。樂意之至。可是我替你稍盡微勞。你須得成全我的心事。阿摩那道。蒙你寵愛。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今晚日落以後。西特星 *Sheat* 高高懸在天上。就請枉駕到我臥室坐息。那時我躺在玫瑰色的沙發上。祭司長便可隨心所欲。無不奉承。惟謹說完。阿摩那携了祭司長簽名蓋章過的文書走開。衣香人影。不免使祭司長情懷顛倒。只恐自己年力已衰。精神不佳。便費了半日的工夫。浴了身。還飲了錫蘭肉桂露。加上提多 *Tidor* 和特南 *Ternat* 的香料。專待那西特星出現。好不心焦。且說阿摩那又去找着副祭司長。這人道。天上的烈日。以及皓月明星。如和我面前美人的容貌相比。簡直是燭火之光。相差太遠了。阿摩那當下便向他求情。副祭司長雖是答應。却也提出同樣的條件。阿摩那躊躇了一下。就約定今晚奧幾尼星 *Algenib* 昇空之時。請他前來歡會。如此這般。去見了其餘兩位祭司。都騙得他們簽了名。畫了押。各約定一座星辰出現之時。爲幽會之期。回家便寫信給衆位裁判官。請他們來見。謂有要事相商。裁判官一到。阿摩那就將四位祭司具名的文書。給他們看。並將各位祭司如何要求遂心。纔肯免查德熙的罪。一齊和盤托出。說話時間。那四位祭司。却不約而同的。按着各人的時間。先後來到。及見了同事。大家都在這邊。好生驚異。又碰着裁判官。不消說。更是羞愧難堪了。話休煩絮。阿摩那就這樣救了查德熙的活命。那商人賽都因阿摩那做事聰明。就娶他爲妻。

第十四章 跳舞

賽都因有要緊商情。須得往錫蘭島一走。可是他新婚燕爾。正在蜜月期中。想着一生也不能和他妻子分離。此時如何割捨得。沒奈何。只有哀求查德熙。請他代去一遭。查德熙歎了一口氣道。如此一去。我與安斯託美人相離更遠。這能行嗎。話雖如此。我總得替恩主盡力。查德熙一面說。忍不住流淚。便動身上路了。且說他到了錫蘭島。不多幾日。那地方人看他好生了得。商人中有齟齬的。便來請查德熙替他們公斷。飽學多識的睿智之士。都與他爲友。那些願聽他指教的人。查德熙便盡力竭力替他們籌謀一切。後來錫蘭國王聞他的名。也要一親他的言論豐采。果然見面之後。覺他迥異常人。對他的學問智慧。十分敬重。因此便和查德熙親近起來。查德熙受國王這番擡舉。却嚇得戰慄不止。他想起前番受摩押達國王厚遇。到後來幾乎喪失性命。不由的悲從中來。日夜不安。自言自語道。國王寵愛我。可是我怎生逃得災難呢。書中交代。國王既對查德熙垂青。他又何從閃避呢。話說這錫蘭國王奈波桑。Nadusson乃紐桑南王之子。那巴桑王之孫。沙波南之曾孫。算是亞洲賢王之一。無論何人。只要和他講過話。沒有不愛他的。國中大眾雖對國王稱譽。而背後欺君罔上。舞弊營私的。也是層見疊出。官員們彼此鈞心鬪角。專圖吞沒公款。錫蘭國的度支部大臣。便做個榜樣。底下隨同作弊的。自然不消說了。國王雖然知道。時時將度支大臣撤換。然而弊端已深。國庫收入大部分盡入行政官吏私囊。小部分歸國王所有。這風氣又何能驟改呢。國王奈波桑因此把這疑難問題和查德熙商議。國王道。你既然明通事理。能否能替寡人

覓一度支大臣。不侵吞我國家的收入。查德熙道。這事臣膽敢承應。定能覓一清正的人給陛下。國王聞言大悅。就握着查德熙的手。問他如何進行。查德熙道。陛下可下旨意。凡想做度支大臣的。都命來跳舞。其中跳舞體態最輕的。便是最誠實的人。國王道。你說的是笑話。這樣舉拔理財人才。可謂滑稽之極。你道是那最善跳舞的。便是最清正。最長於理財的人嗎。查德熙道。這人長於理財與否。我還不敢說。不過這人一定是很誠實。我敢斷言。國王見查德熙講得如此懇切。以爲他定有一種超凡的本領。能鑑別理財人才。查德熙道。超凡的事。臣却老大不喜。凡是妖人術士。天書祕籍。臣是最厭惡不過。如陛下願准臣去試辦。便可看出臣的方法。是世間最簡易的了。國王聽說這原是簡易的事。並非奇特。比先前更加驚駭。開言道。那麼照你的意思去做罷。查德熙道。請陛下給臣全權。便知這辦法極有成效的。當日查德熙發出佈告。凡願做錫蘭國王奈波桑陛下的度支部大臣的人。均應於鱷魚月初一日。身着薄綢衣服。到皇宮前殿聚齊。聽候考試。果然到那一日。共來了六十四人。其時附近正殿上已安好了琴笛樂工。預備跳舞了。跳舞正殿的門。却反栓着。由前殿走進這殿。須得經過一狹長黑暗的小室。有司事人員引導衆考員入內。每次一名。由前殿按名順序走入。走到那間小室的時候。引導之人便故意離開。讓那考員一人在內盤旋。約有數分鐘之久。方纔出來。國王又由查德熙授意。命將自己所有的金珠財寶。滿佈在這間小室內。考員既都到正殿。國王傳令跳舞。不知怎樣。這班人一個個如負重載。垂着頭。彎着背。兩隻手

好像不能動轉。舞得醜態畢呈。查德熙暗思道：這班人真是壞極。說也奇怪。裏面却有一人。頭直眼正。伸長臂膊。豎立着身體。舞態靈活。舉步安詳。查德熙道：好一個誠實君子。可佩服的人。當下國王就和這人握手。宣傳諭旨。特任他爲度支大臣。其餘的衆考員。便按律懲治。原來每名考員。走進小室之時。都自己裝滿了腰包。所以便不能行動自如了。國王心想這六十四人中。便有六十三人都是竊賊。人類天性如此。着實爲之傷感。後來這黑暗小室。便稱爲試心間。按照波斯國的法律。這六十三人。必須用木樁刺死。若在他邦。又必召集法庭。大開審判。種種手續費。往往值得原贓物之價三倍。並且有些國家。便會將這六十三人釋放。毫不加罪。反令那個跳舞中選的廉正君子。受辱吃虧。錫蘭國王奈波桑極其寬仁。僅罰六十三人繳納款項。增益國庫。即便了事。且說國王因此十分感激查德熙。就厚賞了他。其數目之鉅。比較從前任何度支大臣所吞沒的還要超過。查德熙得到這宗鉅款。便遣派專差到巴比倫去。探訪安斯。託皇后的下落。當他發付那專差之時。忽覺自己聲音顫動。急血攻心。眼前發黑。魂靈好似飛向半天裏去。眼看着專差上了船。船已開走。便回到國王那邊。一時見無人在旁。恍惚如在自己臥室一般。不覺口裏喚出愛情一語。國王一聽。便道：愛情愛情。寡人的難題正在此。却被你見着了。你是何等的大人物啊。你既能替寡人找到廉正的度支大臣。更可教寡人辨別妻妾的賢愚了。查德熙神志既清。便允替國王出力。鑒別愛情真僞。不過此事行之殊覺不易。

第十五章 青眼

錫蘭國王奈波桑對查德熙道。我的身。和我的心。正往下說。查德熙便用話把他攔住。開言道。陛下不會口喚我的心。我的靈魂。這可使臣快樂不盡。在巴比倫國裏。聽人談話。衝口無非此語。看起書來。書上所寫的。也盡是討論心靈的問題。而究其實際。著書的人。既無心肝。又無靈魂。真堪浩歎。如今請陛下接着講下去罷。國王道。天賦給我身心。本是命我用情取樂。然在身心兩方面看來。身體一端。我總算十分滿意。我後宮有一百妃嬪。聽我隨意行樂。一個個嬌豔肥壯。慇懃有禮。承歡侍寢。親切狎暱。即非出於至誠。亦必百方獻媚。任我所欲。可是我的心靈方面。却不能如此滿足。平時靜觀默察。頗覺諸女之爭寵取憐。並非對我奈波桑一身肯如此用情。實係因我是錫蘭國王的緣故。我之道此。並非說他們不忠不貞。我今意欲於諸女中。尋出一個真愛我的人。如竟給我尋出。縱斥退其他百美。亦所不惜。我後宮許多佳麗之中。你能覓出一個真真愛我的嗎。查德熙回答國王。一如從前應付度支大臣之事的情形。當下開言道。此事盡在臣身上。如今但請陛下將前次在試心間。擺列過的金珠財寶。全數借撥給臣使用。自可得美滿結果。臣將來報賬。如數呈還。決不致有絲毫損失。國王對查德熙十分寵任。就給他全權辦理。查德熙便在錫蘭國裏。選出三十三名矮小駝背的人。一個個面目漆黑。醜陋不堪言狀。又覓了三十三名美俊的小厮。三十三名強健壯碩而有口才的僧人。選擇既定。吩咐他們一齊走入後宮。隨便闖入妃嬪宮。

娥的臥室。每名駝背的矮子。各帶着查德熙所給的四千金圓。花在妃嬪宮娥身上。不消說。第一日。駝背的矮子便無不快樂受用了。美俊的小厮進宮時。沒有金銀給他們。便覺成功不易。直到二三日後。方纔入港。那些僧人們尤感困難。然畢竟有三十三名有緣的美女。降心相從。國王從百葉窗縫裏。可以窺見各房的情景。日擊這番證據。心中好生驚駭。一百名婦女中間。竟有九十九名失身。此外只剩一名宮娥。進宮未久。年紀最輕。尙不曾薦過國王枕席。當下接連有三名駝背的矮子。用金錢來打動他。數達兩萬圓之鉅。但這女子持躬廉正。見人用金錢誘他失身。這種卑鄙做法。不禁使他大笑起來。說。難道金錢便能遮掩你生來醜相麼。接着就來了兩名極漂亮的小厮。那女子道。據我看來。國王比這兩人漂亮得多呢。最後僧人中間。膽量最大而最擅口才的。就過來與這女子親近。女子指着第一人。就說他是個懶散無聊的人。胡言亂道。至於那第二名僧人。女子不屑評論。簡直置諸不理了。女子道。真心真情。比甚麼事都要緊。駝背矮子的金錢。年輕小厮的相貌。以及僧人的騙誘。何能使我屈從。世界上除却那錫蘭國王。奈波桑而外。沒有人值得我愛的。我如今守身如玉。靜候國王愛我呢。國王見女子如此貞操。又兼生得美貌。驚喜逾恒。問知那女子名叫斐理。Hippo。便把那些駝背矮人散給衆宮女的金錢。勒令索回。全都賞給斐理。從茲國王滿心愛悅斐理。斐理受王寵幸。却是理所應該。自然力圖報稱。不消說。月圓花好。美盡人間。此種際遇。總算空前了。作書的寫到此處。不得不據事直書。告訴列位。原來這斐理萬福之時。

屈膝頗不如法。不甚雅觀。然若跳舞起來。却反踴躍有致。歌喉宛轉。有如海中魔女。吐辭雋雅。不減天上仙姝。才藝品德。委實件件美備了。國王奈波桑受斐理鍾情。十分敬愛這女。可是一層美中不足。這斐理生就了一雙青眼。在錫蘭國。青眼本算是極不祥的事。古昔有條法律。禁止國王親近青眼婦人。卽後來希臘人所謂牛眼女。五千餘年前。教會裏主僧。定下這條明文。原爲當時可以霸佔錫蘭開創的國王的寵姬。因之對青眼人妄加咒詛。作爲憲法上根本之一條了。且說錫蘭各種階級社會。聞信都趕來諫諍國王奈波桑。並且大聲疾呼。力言今番國王罪大惡極。國家末日已臨。大禍不旋踵卽至。揆厥原因。皆由國王奈波桑眷戀青眼婦人之故。那班駝背的矮子。國中執掌度支。經理稅收的官員。僧侶。以及膚色黝黑的宮女。都擁到王宮。盡情喧鬧。錫蘭北方。本有許多蠻族。風聞人民對奈波桑不滿。就利用這機會。大舉入寇。國王乞援於人民。捐資相助。以作兵餉。僧侶原是國內最富階級。握有全國財賦收入之半。這時只肯拱手向天。求上蒼保佑本國。不願意伸手入櫃。稍破慳囊。與國王以一臂之助。終日祈禱奏樂。坐視蠻騎縱橫。蹂躪國土。奈波桑見國勢危殆。哀聲向查德熙道。愛卿。國事艱難。你肯救我脫險嗎。查德熙道。極願極願。如今可把僧侶府第田宅所在的地方。一齊置之不顧。讓敵人去踐踏搶劫。陛下用兵專只保護皇室的產業。如此一辦。陛下無論需欸若干。僧侶們必定如數報效的了。奈波桑照樣做去。果然僧侶們就一個個走到王前。俯伏稽首。哀求援助。國王一面允其所請。一面奏起極美妙的音樂。歌着聖詩。祈

禱上帝保護僧侶的土地。末後僧侶方纔捐助巨資充作軍餉。國王得此方能轉敗爲勝。擊退胡人。且說查德熙用盡神策妙算。爲國勤勞。無奈朝中掌權的都恨之次骨。僧侶及膚色黝黑宮女們。立誓要弄死查德熙。執掌財政的官員。及駝背的矮人。也不甘心。用盡種種方法。讒譖離間。使奈波桑疑忌查德熙。從前蘇魯亞士德Zoroaster說得好。「功勞只到前廳。讒言得入密室。」果然錫蘭國裏。天天都有人來向國王訴說查德熙的不是。常言說。衆口鑠金。積毀銷骨。第一次雖是撞不着。第二次可以擦破皮膚。第三次便傷着肌肉。第四次簡直有性命之憂了。幸喜得查德熙早已把賽都的事幹好。賽都又寄來銀錢給他。不必在此久住。因此心中泰然。無所用其恐怖。決意早日離開錫蘭島。去親身訪求安斯託皇后的消息。查德熙道。假若我仍留此不去。那班僧侶真會設計用木樁把我刺死。我前次在埃及。被淪爲奴。在阿刺伯人要用火焚我。在巴比倫。險受絞刑。我到什麼地方去纔好呢。然而安斯託王后的下落。我總得打聽明白。如今且離開這錫蘭島。看我前途命運究竟如何。

第十六章 劫匪

查德熙一路前走。經過一座堅固的小寨子。其地乃是阿刺伯與敘利亞分界之處。當下有一隊嘍囉。俱是阿刺伯人。手執刀鎗。衝上前來。把查德熙圍在垓心。大嚷道。你的財物。快快留下。送給我們。你的身體。是我們大王的。查德熙拔出寶劍。僕人亦有膽量。也拔劍出鞘。兩人大殺一陣。把那先動手的匪人殺敗。

趕走。過頃匪衆愈集愈多。比先前來的加多兩倍。主僕兩人並不膽怯。立志殺賊而死。兩人身爲陷重圍。奮起精神。拼命殺敵。這樣以寡敵衆。焉能持久。維時寨中大王名喚亞博加德。Athogad。從窗子裏見查德熙如此英勇。不禁連聲喝采。急忙走出寨子。親自揮退衆嘍囉。把兩位客人救了。那大王開言對查德熙道。無論甚麼人。攜帶行李銀錢。經過我的地方。都是我的財物。如同在外處搶來的一樣。因你是個勇士。就不按這規矩辦了。查德熙隨大王進寨。大王吩咐手下人好生侍奉他。晚上大王又設宴爲查德熙洗塵。書中交代。這亞博加德大王乃阿刺伯國強徒之一。平時雖多行不端。遇事却也能任俠仗義。幹起搶劫來。勇猛倍人。取來的錢財。到處隨便施與。與人酬酢往來。很是和雅。打仗則斷不讓人。吃飯狼吞虎嚥。最喜飲酒。總說一句。心懷坦白。言談爽直的。是一個好漢。且說查德熙飛花掣舌。大王聽了大悅。當晚飲宴的時間。便比平常長得許多。末後亞博加德對查德熙道。我勸你最好投在我的部下。我這綠林生活。並非歹事。將來你正可睥睨一世。和我現在一般。查德熙道。敢問大王幹這買賣。已有多久了。亞博加德道。我自從小孩子的時候。便在一箇阿刺伯人身邊當差爲奴。這人極其厲害。服侍他頗不容易。常受打罵。我見自己職業卑賤。萬不能忍。忽然想到世界上財物本當由人公平均分。老天爲何並不賜我些須呢。就去找着一位老年阿刺伯人請教。這人道。兒呀。你切勿要灰心短氣。往昔有一粒沙。在若干年以前。不過沙漠裏一個質點。誰去注意他呢。但是數年以後。就變了一顆鑽石。如今便做了印度王御冕上

最美的裝飾品。我聽了這故事。大大的感動。自己好像是一粒沙。決心要變成一顆鑽石。就起手偷了人家兩匹馬。不久招聚一羣黨徒。專一打劫零星客商。當初以爲人富我貧。分配不均。自從這買賣幹起。世界上所有奇珍異寶。我也有份在內。利益均沾。並且人人尊敬我。舉我做了大王。這座山寨。也由我強佔得來的。敘利亞的總督。思量打劫我。我其時已是黃金滿谷。無所用其恐懼。就送了少許金銀與他。山寨因此保全。我的領土反格外擴張了。總督大人並保舉我爲度稅務總監。替阿刺伯王掌管這一方諸侯貢稅。我擔任這事頗能稱職。應收之稅款。無不如數徵收。但從不繳出。他們亦無奈我何。巴比倫國的大元帥。宣傳摩押達王諭旨。派來一名總兵。打量將我絞殺。此人奉命到此。曉諭我一切。身邊還帶來了四人。乃是預備安放繩索在我頸項裏的行刑吏。我就想出方法。把這四人在他面前絞殺。並問他道。你受差來此地絞我。果有何益。他道。他此後官俸可增至三百金圓。我對他道。你如肯投効於我。所得要格外多呢。我就派了一件下級差事給他。如今在我們這夥裏。他算是頂聰明頂富裕的職官了。你若能聽從我的勸說。將來何患不和他一樣發跡。況且摩押達王已被人殺死。巴比倫城中大亂。這正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不去劫掠一番。更待何時呢。查德熙大驚道。摩押達王被人殺死嗎。安斯託王后如今怎樣了。亞博加德答道。王后的事。我不曾得着什麼消息。我所確知的。就是摩押達王得了瘋病。因之被殺。巴比倫已經成了一間大屠宰坊。屍骸遍野。舉國爲墟。戰事一時尙不能了結。誰不想乘機行劫。我在那邊也

幹了不少功業呢。查德熙道：王后呢？你真半點不知嗎？請你告訴我罷。亞博加德道：我聽人講海康尼侯的事。皇后若未遭人殺害，便許充這海康尼侯的姬妾了。下文第十八章王兄告查德熙語，可參讀。我每日只是專心打搶，不願打聽什麼新聞。被我擄來的婦女，雖是不少，我都賣去。一個不留。那貌美的更可得重價。買主却並不苛求女子的門閥。所以我對於這些女子，也從不盤問他們的名姓來歷。縱然中間有個皇后，如果容顏醜陋，也未必有人願買。看來安斯託王后或許由我賣去。或許一命已歸黃泉。此本與我無關。勸你也毋庸爲他懸念。亞博加聽說到這裏，就舉盃痛飲不止。言語思想混亂不清。查德熙益發不能深問。不由的精神恍惚。身體如負重載，不能動轉。亞博加德仍然飲酒講故事。自誇一身爲塵世間最快樂的人。勸查德熙入夥共享安樂。末後他的酒發作起來，昏然睡倒。作他的醉鄉之遊去了。話中單表查德熙這夜心神激擾，好生難受。一人自語道：國王竟成瘋狂，被人殺害，豈不可悲。而今全國分崩，強盜得勢，天意如此。抑又何說。並且像這個匪首寨主，竟是人世最快樂之人。那天生尤物，却無端慘遭殺害。縱然一息尚存，偷生人世，怕也是求死不得呢。安斯託，你究竟怎樣了。天剛破曉，查德熙在寨中逢人便問。無奈大家有事忙碌，誰願意回答他。原來這班強徒夜間行劫，大獲勝利，正在均分贓物。故沒有人理會他。查德熙在忙亂中，幸得了大王的許可，獨自悲悲切切的火速出寨。一路行去，心中煩燥異常，不住的念着王后和國王，以及他的義友凱度，快樂的亞博加德寨主，在埃及邊境上被巴比倫差官捉去的那少婦梅素芙。

查德熙經歷的憂患原是不少。此刻一一湧上心頭來了。

第十七章 漁夫

查德熙走出亞博加德的山寨。約有數里。便到一條小河的岸邊。一人兀自心中酸楚。思量舉世的人。總比不上我苦惱。忽然瞥見一漁夫。睡在岸上。瘦削的手裏。執着漁網。好像快要墜落一般。這漁人舉手向天道。唉。世界上的人。算我最苦惱了。我在巴比倫賣牛乳餅。誰不認識我。如今我却破產了。娶的妻房。姿容絕世。不幸他却背我逃走。剩下的一座房子。眼睜睜的遭人劫掠焚燬。如今權且棲身在茅屋裏。靠着打魚爲活。却一尾也尋不着。可憐的漁網啊。我今不再把你拋在水裏捉魚。我自己願意投水。畢此殘生。那漁夫說到這裏。漁夫就擡起身來。作起姿勢。預備縱身入水。查德熙自語道。這是什麼呢。原來世間竟有人同我一樣悽苦。他一面惱中思想。一面却鼓着滿腔熱血。上前救人。就跑到漁夫面前。將他攔阻。誠懇懇的問他尋短見的緣故。須知人當苦惱的時候。如遇有同我一樣苦惱的人。那時心中苦惱。自然就覺減輕。據蘇魯阿士德說來。這種心理之發生。基於需要。並非出於歹意。譬如見人顛連困苦。不知不覺的我們就要和這人親近。好像同病相憐一般。這時際再如見着那些成功得意的人。在一旁興高采烈。我們便覺深惡痛嫉。大抵兩個苦惱的人。有類兩株細弱的樹。須得常常倚傍。藉互助的力量抵禦風暴。當下查德熙對漁夫道。你這人爲何不自振作。反去輕生呢。漁夫道。我飽經憂患。無路可走了。在巴比

倫城隣近得爾貝克 Dertbacc 村裏。誰不知我的名字。誰不敬仰我。我藉着妻子的幫助。做的牛乳餅。在巴比倫帝國裏總算精美不過。安斯託王后和那有名的查德熙宰相。俱喜歡吃我的出品。我供給他們六百牛乳餅。一天就入城去索價。剛到巴比倫。聽說王后和查德熙已不知去向了。查德熙大人。我從前却不曾見過。隨即趕到住宅。那壁廂已有大元帥遣來的警官。帶着差票。有條不紊的搶劫他的住宅。我又跑到王后的廚房裏。遇着幾名御厨夫。講起王后已死。一說王后尚在監中。又有說王后久已在逃。不論真偽如何。我的牛乳餅這筆賬目。是沒處要錢的了。我帶着妻子去見主顧歐康大人。見第一章請他大人庇護。歐康大人允許保護我妻子。却絲毫不願理我。原來我妻子膚色嫩白。勝過我賣的牛乳餅。白中却又泛紅。那推羅城出的紫色顏料。總不及他肉色的光彩。歐康爲着這點。就霸佔我妻不放。將我趕出他府門。我很沈痛的寫了一信給妻子。我妻却對送信的人道。啊呀。這寫信的人。我有點認識。他做得一手好牛乳餅。外人常提說他名字。請他送些餅給我。我總如數給他錢。我聽了這番話。氣憤填膺。一心到法庭去告狀。索回我的妻子。我手裏剩有六兩金子。就取二兩給寫狀的律師。二兩給出庭的律師。另有二兩給法官的祕書。一切手續俱完備了。這案尙未開庭。而所費之鉅。已超出牛乳餅和我妻子二者所值之上。當下回到村裏。打算賣去住宅。設法取回妻子。這所房子。本值六十兩金子。但人見我窮困。非賣住宅不成。就乘勢勒逼。想用賤價買去。第一個人出三十兩金子。第二個人出二十兩金子。第三人祇肯出

十兩沒奈何。後來我也願意賤價售出。剛巧那時海康尼侯四見第帶兵來到巴比倫。沿途大肆劫掠。進了我的住宅。先搶劫一番。隨後便放火燒了。我這時妻子家財住房。均歸烏有。便逃到這地方。釣魚爲業。可是魚類也欺負我。我正和那些人不相上下。我連一條魚都不曾釣着。眼看饑餓而死。若非大恩人勸止。我早已一命喪在河中了。漁夫講他的故事。並非一氣講下。中間查德熙時時打斷他的話頭。急急的問漁夫道。王后的事。你一點不知嗎。漁夫見問。答道。恩人在上。我委實不知。我所知的。就只查德熙和王后欠我牛乳餅的錢未付。我妻被人強佔。我自己灰心短氣罷了。查德熙道。你損失的金錢。我確信可以取償。常聽人說起。查德熙是個誠實無欺的君子。現在他正想回到巴比倫去。一到那邊。他還你的錢。比欠你的要加許多呢。至於你的妻房。並非怎樣可靠的人。勸你不必設法將他取回。須聽我的話。趕快到巴比倫去。我騎馬。你步行。我一定在你之先到巴比倫。你進城便去求見善人凱度。對他說。你在路上會見他的好友。便在他家裏候我。去罷。你總不會再失望的。查德熙接着道。奧羅斯麥德（Orsmade）神在上。我今安慰漁夫。誰來安慰我呢。一面說。就將從阿刺伯帶來的錢。分一半給漁夫。漁夫既驚且喜。抱着查德熙兩足。接吻不止。開言道。你是神仙。天遣你來救我命的。查德熙滿眼流淚。向漁夫追問王后消息。漁夫大聲道。這奇了。你們施恩於人的貴人。怎生會不自在快樂呢。查德熙道。我比你受苦惱百倍呢。那樸實的漁夫道。不成施恩的人較受恩的人格格外可憐嗎。查德熙答道。你的艱難。好像受飢的肚皮。我的愁苦。

却一直種在心裏。漁夫道。歐康難道把你的妻子也佔去嗎。確有此事。見第一章。漁夫這一問。不打緊。却把查德熙從前受的種種風波。都提上心了。從王后的獵犬數起。直想到亞博加德的山寨。沒有一件。不似潮水般的湧來。當下長歎一聲。對漁夫道。歐康委實可惡。應受天罰。可是世界上得意享福的。全像他這樣人。如今且休提起。你去趕到凱度家裏。在那壁廂等我便了。於是兩人分手。漁夫上了路。心中好生自在。查德熙却仍懊惱悲傷。不可名狀。

第十八章 毒蟒

查德熙走到一所美麗的牧場。在敘利亞境內。看見幾個婦人。專心致志的。四下裏尋覓什麼東西。就大着膽走近一個婦人面前。說我情願幫你們尋覓。你們肯要我麼。這婦人道。你當心點。不要來幹這事。我們所尋找的東西。祇可婦女們沾手。男人一撞着便有有毒的。查德熙道。這可奇了。請問究竟所覓何物。祇許婦人沾手呢。婦人道。原是一條毒蟒。按 Basile (Cockatrice) 爲一種小蟲。相傳係鱷魚解雞卵所生。能食鱷魚又能治奇病。然其物世固不常見也。編者註。查德熙道。毒蟒罷了。爲甚尋覓他呢。婦人道。我們的主人。名叫奧格爾(Ogil)他的莊子。就在那河岸上。牧場的盡頭處。我們俱是他的奴婢。因他現在患了病。醫生說。用毒蟒浸在薔薇露裏服下。就能治愈。毒蟒本是稀罕之物。除却婦女。没人能取他的。我主人奧格爾就發下命令。凡有女人找着毒蟒給他。就將此人娶爲寵妻。所以請你不必打攪。容我快快尋找。如爲我同伴的。占先取去。那我受損真不少呢。查德熙隨即拋下

這班叙利亞婦人。由他們尋覓毒蟒。自己一人却在牧場上散步。走到河邊。另見一婦人躺在草地上。並不像尋覓什麼。這婦人體態端莊。面上却罩着紗網。倚身向河。口中深深的歎氣不止。手裏並執着一小棒。在那河水與草地之間的細沙上畫字。查德熙心中好奇。要察看這女人究竟寫的什麼。就向前走近。見是一個Z字母。接着便是A字。他好生驚訝。再後便是D字。往下又畫出I字和G字。合起來正是

ZADIG

查德熙的名字。

按此段極類石頭記。官畫畫事。編者註。

查德熙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癡立在那裏動轉不得。後來

忍不住問道。貴婦人在上。承玉手寫出查德熙名字。實在使我異常驚奇。落難人要動問一聲。所爲何來。請你不要見罪是幸。這婦人聽見查德熙的聲音吐屬。忽地揭起面網。那隻手搖頭不止。及至舉日向查德熙一看。不覺狂叫一聲。這聲裏有驚有喜有愛。那婦人心中一時萬感並集。不能自持。便暈倒在查德熙懷裏了。原來他正是巴比倫王后安斯託。正是查德熙生平所傾慕。而又自己悔恨不該傾慕的美人。正是爲他流了許多眼淚。刻刻恐懼大禍臨頭的冤家。當下查德熙好半會呆若木雞。如同喪失知覺一般。安斯託的雙眼。疲乏似的復行睜開。於踉蹌不安之中。深寓憐愛之意。查德熙對着王后雙眼。定神細看。大叫道。主宰人生命運的不朽的明神啊。你真把安斯託送還給我嗎。今朝我和他復遇。這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景況啊。說着。查德熙就跪在安斯託面前。用前額去親王后雙足。王后一把將他扶起。命他坐在河岸上。靠近身旁。王后眼睛裏含着一包眼淚。快要流下。好幾次揩抹着。纔要與查德熙接談。

便爲自己咨嗟的聲音阻塞。欲言輒止。何止二十次。王后問查德熙。甚麼奇緣。能使我兩人重又會合。查德熙尙未及答。王后忽又問他別樣事情。一面又叙說自己一身顛沛流離之遭。然後復問查德熙的經歷。真有千言萬語。忙着要說。過一會兒。兩人心中都覺得鎮定了。查德熙這纔把自己如何來到此地的情形。約略叙說了一遍。然後便向王后道。尊榮而不幸的王后啊。你怎生走到這遠方。穿着奴婢的衣服。和尋毒蟒的婦人們在一處呢。安斯託道。現在他們正尋覓毒蟒。我可以乘這時機。把我如何受苦。以及現今和你再會不當歸咎上蒼的話。告訴你罷。我丈夫因你人物可愛。心中老大不快樂。那天晚上。就決意將你絞殺。將我毒死。邀天之幸。那矮人啞子。將國王旨意暗示與我。我送信給你。以上均見第八章及至你聽了凱度的忠言。方纔離開。凱度就立刻偷着到我的寢宮。將我帶出。送到奧羅斯麥德(Orosmade)神廟裏。那廟中的住持。便是他的哥子。把我藏在一座極大的神像之內。這像的底座和寺的柱礎石緊接。像首則上連屋頂。我有那住持照應。在裏面日用必需之物。無一不備。好像埋在墓中一般。那日天亮的時候。御前太醫進入我寢宮。携有藥酒。係用毒草。雅片。黑百合草。烏頭等物混合而成。同時另有一個官員。帶着綠色弓弦。到你家裏。可是兩處地方都尋遍了。沒有見着你我二人。凱度更善於做作。自己去到國王面前告發我們二人。說你向印度逃走。我向孟菲斯走去。國王就差遣了許多官弁追趕我們。可是差官們從未見過我面。除你而外。我輕易不露面示人的。便是和你見面。也是有國王在旁。秉他命令而

行。當下差官們按着我的容貌身材。火速的四下追索。恰巧有一婦人。和我身材一樣高。十分妍麗。在埃及邊境。爲他們瞥見。這女子大約是有難在身。正自落荒逃走。便被差官們誤認爲巴比倫王后。帶到摩押達國王面前。國王知是拏錯。大發雷霆。但一會兒把那女子細細一瞧。見他姿容妖豔。怒氣稍舒。這女子名喚梅素芙。(MISSOUT) 據人說。在埃及文中。這名字便是水性楊花的意思。這話果然不差。除却愛情反覆而外。他又是狡黠不過。國王十分寵悅他。不知怎樣。後來就敕封他爲王后了。自此以後。梅素芙驕張跋扈。異想天開。毫無顧忌。強迫那年老患風痛的祭司長在他面前跳舞。不肯時。便逼害人家性命。又使他的騎兵團長替他製一糖醬油餃。騎兵團長力言自己並非廚夫。不能稱職。可是終於無效。等到油餃做來。已經燒焦。官職就被褫革。由身邊一個矮子接任了。梅素芙又派服侍他的一個小厮。充任度支大臣。梅素芙這樣任情行事。握着國家大權。益發使國人想到失去賢良國母。思念我不置。再論國王的爲人。在用毒藥毒我。用弓弦絞你以前。總算公正明理。此刻却因受了這水性楊花婦人蠱惑。天性淪亡。一日。正值聖火節盛典。他來到廟內。降香。在那隱藏我的神像足下。深深叩拜。懇求諸神。爲梅素芙祈福。我揚起聲音。向他大喝道。無道暴君。殘害賢妻。別偶蕩婦。任爾祈求。神不汝宥。摩押達王聽了此言。大驚。止不住頭腦昏亂起來。除去我這次假託神聖顯靈。平時又有梅素芙擅作威福。免不了精神受損。不消幾日。就發狂了。論理他發狂。本是老天降罰。原不打緊。不料國家却因此大亂。盜賊滿地。紛紛揭竿而

起。擁兵據地。荒淫怠惰的巴比倫。竟成爲內爭的大戰場。這當兒便有人將我從神像中拉出。擁載爲某黨首領。凱度跑到孟非斯。去要把你找回巴比倫。海康尼侯聽到國內分崩離析的情形。就帶兵回來。樹立第三黨派。向國王進攻。國王帶着那奸邪的梅素芙逃走。途遇亂兵。傷重而死。梅素芙便爲海康尼侯所得。我不幸也被海康尼侯的部下俘獲。送到海康尼侯面前。恰巧梅素芙也在那時帶入帳中。說來你該歡喜。不知怎的。海康尼侯說我容貌駕乎梅素芙之上。可是你又該煩惱。他因此要把我充作後宮了。他鄭重的對我說。刻下有事遠征。一經回來。便和我親近。我心想。我和摩押達王的緣分已盡。若沒有這個蠻子將我牢牢拘縛。我的身子便是你查德熙所有。事與願違。你想我那時怎不傷心呢。那海康尼侯遇我無禮。我就秉着國母身分。盛怒之下。岸然申斥他一番。平時聽人說。像我這樣貴顯的人。上天都賦與一種氣概。一言一行。能使那暴戾恣睢之徒。化爲溫和謙讓之士。當時我侃侃而談。不失王后身分。誰知道得其反。海康尼侯却視我如奴婢。並不和我爭辯。吩咐他的黑太監。道我是個潑悍的蕩婦。因相貌甚佳。須得小心照應。將他愛吃的食物。迫我進口。期我容色轉嫩。到那時備他施恩臨幸。我對他道。我是寧死不從。決意自盡的。他笑道。女子的裝模做樣。他久已看熟。無須在意的。他就這樣拋我而去。好像人家新捉到一隻鸚鵡。關放在鳥籠中一般。世界上第一名后。入了這樣慘境。是何等痛心的事。查德熙啊。我滿心傾慕於你。對你要說的話。尙不止此呢。查德熙聽了此言。慌忙跪在王后膝前。安斯託含情脈脈。

的將他扶起。接着說道。我自己屈服在這蠻子勢力之下。又且是同伴女囚梅素芙的情敵。因他說起在埃及遇險的事。講出你的容貌身材。以及那事出現的時候。和你騎的單峯駱駝。種種情形推來。我便斷定是你查德熙爲他捨命戰爭。並且你身是在孟菲斯。我就打定主意到那地方找你去。我乘機對梅素芙笑道。你比我美得多呢。奉承海康尼侯的本領。又在我上。如今一舉兩得。請你成全我逃生罷。我去了。便無人和你爭妍鬪寵。你正可一人獨享富貴。我也是快樂不過的。梅素芙聽了。便設法放我逃生。我和一名埃及僕婦私自脫身。快走到阿刺伯邊界。有一著名劫匪。名喚亞博加德的。將我捉去。賣給商人。商人們帶我到奧格爾(Ogil)貴族的這座莊子上。奧格爾將我買了來。却並不知我的姓名來歷。論起他的爲人。好像求樂就是人生唯一目的。上帝遣他到世界上來。特地使他安坐而食。儘量饕餮的。他身體極其肥胖。每因呼吸阻塞欲死。消化良好時。却不信任醫生。有時過食多了。便一惟醫生之命是從。信他如同神聖。醫生勸他用毒蟒浸在薔薇露裏。可醫這病。奧格爾因此對衆宣言。凡他的僕婦丫頭們。如有能替他尋到毒蟒的。就娶爲正妻。可是皇天已使我和你會面。我何必去尋什麼毒蟒。不如索性由他們熱心去幹。我對於此事。正好不聞不問了。當下查德熙和安斯託。把胸中一向的積鬱。彼此宣洩無遺。說不盡的離緒愁腸。纏綿悽惻。那氤氳使者。便把他兩人的柔情密意。海誓山盟。直報達到愛神之宮去了。且說那班婦女們。並未尋得毒蟒。便都一齊回到莊子上。查德熙求人引他見了那莊主奧格爾。便道。我願

健康之神降世。爲大人消災延壽。我本是醫生。聞大人患病。特地趕來此處。並且携有浸在薔薇露裏毒蟒。我爲大人治病。非欲和貴府聯姻。只求大人將一埃及女婢釋放。他被你買來已有好幾天了。假使我不能將大人疾病治好。情願留在這裏。充當奴僕。奧格爾聽了查德熙的話。一一允准。安斯託王后帶了查德熙的僕人。先動身往巴比倫去。言明一到那邊。便將一切情形。遣使報告查德熙。他倆這一番離別。難捨難分。正和前此不相上下。阿威士陀經(Zend-averta)上曾說過。分離和遇合。乃是人生最重要的紀元。查德熙心愛王后。確能實踐他的誓言。王后之愛查德熙。尤勝王后自己口頭所說的了。話休煩絮。查德熙對奧格爾道。大人在上。我的毒蟒原不是吃下去的。他的功效。須由你週身的汗毛孔穿進去。方可有濟。我已把毒蟒裝在一陳舊皮匣裏。外面用精美的細皮一層包裹。你可冲着這皮匣。用臂奮力打擊。擊後再由我收回。以備下次送來。如此幾天後。你便窺出妙用了。奧格爾第一天殊覺吃力。怕因此過勞而死。第二日就不甚覺得。睡眠反更安帖。約莫有一星期光景。他已經精力彌滿。神氣盎然。強健得許多了。查德熙對他道。大人每日擊球。又能節制飲食。所以身體便好起來。甚麼毒蟒。全是神說奇談。子虛烏有。世界上祇有運動和節制。能使一個人平安無病。至於說有什麼奇術。可使縱慾和健康兩不相仿。這簡直是欺人之談。和那燒丹煉汞。占星推步等事。一樣的荒唐無稽了。且說奧格爾左右那些醫生。聽了查德熙一番言論。深知此人於他們不利。便合那掌管配藥的人通謀。打算把查德熙遣送到另一世。

界之即冥間。蓋致於死之意。去找尋毒蟒。單說查德熙一向多行方便。却反弄到處處荆棘叢生。如今因醫好這饕餮貴族的病。幾乎丟掉性命。那一日。大家請他赴宴。酒饌極豐。第二道菜裏。便下着毒藥。所幸大家纔吃到第一道菜。查德熙便接到安斯託的信。他就登時離席。告辭登程而去。蘇魯阿士德曾說過「凡爲美婦鍾愛的人。定可事事化險爲夷。逢凶變吉。」誠哉斯言。

第十九章 比武

安斯託在巴比倫大受臣民歡迎。論理凡是美貌女主。生逢不幸。衆人都和他極表同情。其時巴比倫已較前平安了。海康尼侯兵敗陣亡。得勝的巴比倫人民。因此宣佈欲選舉一人爲君。與安斯託結爲夫婦。然而如此盛事。更不願使一般僉壬。逞其奸謀詭計。邀倖圖成。爲此立了誓言。要尋那智勇雙全。超羣絕倫的人。奉他爲王。離城十餘里地方。築了比武場。週圍俱是看臺。裝點華麗。來比賽的人。俱是全身披掛。在看臺的後面。各有一間派定的營房。分別居住。不許見人。亦不讓人去拜會。計比武凡四次。以能接連將四位英雄戰敗爲合格。然後再就合格人中互相比賽。選出那最後得勝的一個人。算是武藝最高強的。再過四天以後。此人仍需穿帶原來的盔甲。攜着兵器。回到原地。去猜那博士製的啞謎。如不能猜中。還不得推爲國君。那時須再從馬上試藝入手。非從鬪智鬪勇兩種比賽裏。覓得那真正智勇無雙的人。不可。因爲非如此的人。便不足以領袖羣倫。統治一國。又當比賽之時。王后須受嚴重監視。臨場觀看。須

得罩上面網。又不許和比賽的人講話。以免王后有所偏愛。徇情袒護。失却公道。且說安斯託王后。把以上的辦法。寫信告知他的情人。滿心希望查德熙能顯出他的智勇。得着優勝。查德熙隨即動身。並向愛神祈禱。求神啟迪智慧。增加勇力。就在大比之日前。一晚。行抵幼發拉底河岸。按着比賽規則。製好徽章。就用徽章報了名。却不露出姓名容貌。加入比賽。並即在抽籤派定的一間營房裏安歇。維時。他的朋友凱度。因在埃及遍覓查德熙不得。早已回轉巴比倫。就命人送了全副盔甲到查德熙寓所。這盔甲原是王后所賜。凱度體貼王后的意思。又選了波斯名驥一匹。附帶贈他。查德熙認識王后的筆跡。因愛增勇。益覺奮發。心中希望無窮。次晨。王后來到珍珠帳下坐了。四面看臺上。全是巴比倫各界的士女。各位英雄都到了比武場。每人放一隻徽章在博士長的脚下。用拈鬮的方法。決定了先後。查德熙却落在最後一名。話中單表那與賽的第一人。名喚伊妥巴德。Itohad 原是一富有的貴族。智勇俱無。却一味的驕矜。妄自尊大。左右的一般人。慫恿他。說像他這樣人。定可爲王的。他便答道。我這樣人。理當穩坐龍廷。那些人便把他打扮起來。全副披掛。身穿綠色金甲。頂上插着綠色盔纓和翎子。手提長槍。槍上繫着綠絲。看了他騎馬的樣子。就知老天決不會將巴比倫龍位白白許給這人的。當下四位英雄挨次同他比武。第一位英雄挺槍向他刺來。伊妥巴德立刻滾鞍落馬。第二位英雄。一交手就把他推倒。向後仰翻。躺在馬屁股上面。兩脚朝天。兩臂颺空。伊妥巴德極力掙扎。復回到鞍橋上。可是那番笨拙的樣子。觀客都由不

得大笑。那上來的第三位英雄。簡直不屑用槍了。祇向他身邊走過。牽着他右腿。把他身子翻轉一半。直一拋。伊妥巴德便倒在沙地上了。在場照應的校尉們。笑着跑到他面前。扶他起身。仍舊坐在鞍上。第四位英雄如法行事。却捉住他左腿。使他跌下右邊去。觀客一齊大笑。就在這笑聲裏。有人扶他到營房。按着比賽規矩。須在那裏度宿一宵。伊妥巴德一顛一跛的走着。自言自語道。我今番可受够了。如今放下伊妥巴德。且說那班比武的人。裏面頗有武藝好的。有些接連戰敗了二人。還有能戰敗三人的。其中要數奧達姆公子。(Prince Otame)武藝最爲高強。接連敗了四人。最後輪到查德熙了。他不慌不忙的把四位英雄接連戰敗。那時比武場中。祇剩下達奧姆和查德熙兩人。要決雌雄。奧達姆穿的是藍袍金甲。盔纓也是藍的。查德熙渾身上下打扮却都是白色。觀客們有願意穿藍的戰士勝的。也有願穿白的戰士勝的。王后心中好似許多吊桶。七上八下。在那裏祈禱上蒼。保佑那穿白的英雄制勝其敵。當時兩人對了面。挺槍便刺。各顯出生平本事。端的槍法高妙。武藝驚人。穩坐在鞍橋上。如同兩位天神一般。觀客中除去王后而外。都心裏想着。最好把他們兩人同立爲國家之主。過了好久。兩人戰馬俱乏。槍也折斷。查德熙忽地心生一計。繞到奧達姆的身後面。跳在奧達姆戰馬的臀上。揪着奧達姆的腰。揪他下馬。自己却坐上奧達姆的馬鞍。勒着馬在奧達姆四周繞圈子走。奧達姆已倒臥在地上了。這時看臺上一齊大聲喝道。穿白的英雄勝了。奧達姆老羞成怒。立起身來。拔出寶劍。查德熙也跳下馬背。手裏執着腰刀。

兩人在場上重新惡鬪起來。這一場步戰。有時以氣力相加。有時以矯捷取勝。委實好看。盔上的纓子。甲上的鎖鏈。都飛散到半空裏。兩人兀自挺着刀鋒。很命相刺。或左或右。或遠或近。或進或退。有時壓頭頂劈來。有時向胸前戳去。有時糾纏如蛇。有時相撲如獅。但見一片寒光。裹着兩般殺氣。末後查德熙忽然停息片刻。略定了神。便虛擊了一下。猛撲向奧達姆面前。把他摔倒在地。搶過他的寶劍。這戰敗的奧達姆大叫道。穿白的英雄啊。巴比倫的王位。今番算是你的了。維時。王后心中快樂。無以復加。那穿藍穿白的二位。和其餘比武的英雄。都按原定的規矩。有人引到他們的營房裏歇息。又派了一班啞人。前去時候他們。送給他們飲食。那侍候查德熙的。大約便是前次說過的見第八章王后面前的矮人了。隨後侍者退出。讓比武的英雄休息一夜。明日早晨。那得勝的英雄。就應將他的徽章呈給博士長。與號簿對證。一切無誤。纔將真姓名宣佈全國。查德熙因日間過於疲乏。夜裏睡得極酣。伊妥巴德住在查德熙的隣近。連眼睛都不曾合一下。半夜裏起來。潛身走進查德熙的營房。盜去查德熙的白色盔甲和徽章。却把自己的一副綠色盔甲放在那裏。天剛亮的時候。他仗着膽去見博士長。口稱自己便是昨日比武得勝的人。那邊查德熙還在睡夢之中。伊妥巴德却已經衆公認爲英雄魁首。這真出人意外了。安斯託王后大吃一驚。垂頭喪氣的回轉巴比倫。查德熙醒時。看臺裏的人寥若晨星。早都跑開了。慌忙尋覓盔甲。祇見有綠色的一副在旁。苦無別物可用。祇得將他披掛起來。心中又驚又怒。紮束停當。便踏步出外。其時還有

幾個逗遛在看臺裏和比武場上的。人見他來了。就冷嘲熱笑的招呼他。大家簇擁着他。你一言。我一句。都罵在他臉上。查德熙吃了這場說不出的苦。真是人類中罕有的事。忍耐不住。就拔出寶劍。將侮辱他的人趕散。這時不知何去何從。既不能求見王后。又不能將王后賜給他的白盔白甲。直認是自己之物。恐怕王后受累。其時王后異常憂急。查德熙憤怒之餘。亦是心亂無主。就沿着幼發拉底河邊走去。心中確信自己一生。是注定受苦的。便把從前所歷的苦況。自那不喜一隻眼的婦人石美如起。直到眼前喪失盔甲為止。都回想一番。一人自語道。我因起身過遲。竟惹下這樣禍害。如夜間少睡些。此刻便做了巴比倫國王。和安斯託的夫婿了。什麼品德智勇。除去生出許多苦惱而外。對我有何好處呢。當下說了許多怨天的話。隨後想起世界無端被殘酷不仁的天命所宰制。良善之人。始終受屈。像那綠盔綠甲的小人。却反成功。這是甚麼道理。且說這一身綠色袍鎧。給了查德熙許多恥辱。依然穿在他身上。沒奈何。就賤價賣給一過路商人。換了一件長袍。一頂小帽。穿戴好了。在幼發拉底河旁行步。灰心短氣。埋怨上天不止。

第二十章

隱士

按福祿特爾此章實取材於英人 Thomas Parnell (1679-1718) 所作之 The Hermit 一詩

查德熙信步前走。遇見一位隱士。這人白髮白鬚。望之可敬。其鬚之長。下及腰帶。手裏執着一本書。正在專心誦讀。查德熙停了步。向隱士深深打躬。隱士還禮。舉止極為雍容高貴。查德熙不由得和他攀談起

來。便問隱士所讀何書。隱士道。這是論天命的書。你有興致讀嗎。他把這書遞到查德熙手裏。查德熙深通數國語言文字。接到手居然一字不解。格外驚異。隱士道。看你這人。似有隱憂。查德熙道。唉。說來話長呢。那年老的隱士道。如你允我同行。我總可替你設法。世間苦惱不幸的人。我是能安慰他們靈魂的。查德熙見那老人儀表非俗。如此長髯。又有奇書。不由得十分起敬。覺得和他談話。頗能有益身心。老人就把天命、公正、道德、至善、人性之缺陷、罪惡等。講了一番。詞旨暢達。查德熙不知不覺的爲他感化。和他親近起來。請老人伴他同行。一直回到巴比倫去。老人道。如此正合我意。可是在這幾天內。無論我怎樣行事。你總不離開我。這層你須得指奧羅默斯德神發誓的。查德熙遵命發了誓。兩人一路同行。黃昏時候。來到一所宏壯的莊子上。隱士便叩莊門。說他和查德熙兩人請求借宿一宵。那管門的莊客。看去好像貴冑一般。倨傲異常。不把二人看在眼裏。引他們去見總管。總管便帶他們到一大間華麗的客廳裏。正值開飯。二人坐在末座。席間。那莊主連二人睬也不睬。可是肴饌豐美。侍候周詳。一時飯畢。端上一隻金碗。嵌着翡翠寶石。送到二人面前。作洗手之用。夜間。二人睡在極精美的臥室裏。早晨醒來。一僕分給每人一塊金錢。恭恭敬敬的送客出門。二人上了路。查德熙道。在我看來。這莊主可稱慷慨。不過他爲人未免驕傲。這樣款待客人。真是高妙絕俗了。查德熙說到這裏。瞥眼見隱士身邊的衣服口袋。滿滿堆起。原來却是那隻嵌寶石的金碗。被隱士藏入袋中。私自偷來。他起初假裝不見。心中却暗自驚奇。到了日中。

的時候。隱士走進一個守財虜的小屋。請求歇足一會。並索酒食。當下有一老僕。身上穿着破爛的衣衫。招待他們。極其鹵莽無禮。把二人帶到馬房裏。取些爛橄欖、霉麵包、酸麥酒給他們。隱士喝酒吃菜。快樂的樣子。正和昨晚不相上下。老僕站在一旁。原是防他們竊物。以及催他們食畢快走的意思。隱士却轉過身來。把早晨所得的兩金塊錢取給他。還稱謝他一番。對他道。我意欲向你主人講幾句話。老僕便引兩客去見主人。隱士向那主人道。大人在上。承大人盛情招待。心中感激異常。這隻金碗請大人賞收。聊表我感謝之意。守財虜聽了此言。幾乎從坐位上倒栽下來。神還未定。隱士便挾着查德熙如飛的跑走。查德熙尊聲老丈。開言道。你的行事。真與別人不同。那莊主諸般厚待你。你反把他嵌寶石的金碗偷去。守財虜那樣刻薄。你反賜他金碗。此皆我所目覩。其中意思。我真不明白了。隱士道。善哉。那莊主是個富貴人。因爲好虛榮。要裝門面。顯他闊綽。纔肯那樣待客。我竊取他的碗。是給他一番教訓的。至於那守財虜。却因此反知待客之道了。查德熙聽了隱士的話。仍不敢斷定他爲智爲愚。心下狐疑不定。無奈隱士說得這樣鄭重。且有誓約在先。祇好隨着他前行。傍晚。二人來到一所人家。其房屋形式簡單。看去却甚悅目。毫無富麗粗俗的樣子。屋主是位哲學家。隱居於此。專意研究智慧和道德的問題。然其人却無厭世之心。他造下這所別墅。本打算屏棄紛華。必誠必敬。招待四方客人的。那日。屋主親自出門迎接二人。引到客堂裏。先讓二人休息了一會。然後親身邀請他們吃飯。飯菜固然清潔。烹調尤爲適口。席間。主人

這纔談起巴比倫最近變亂的事來。聽他言詞。似乎左袒王后。並極言查德熙應當前往比武。庶可選爲國君。方稱得人。又歎道。像查德熙這樣仁賢的人作皇帝。人類還配不上呢。查德熙聽了。暗暗叫聲慚愧。益發覺得此次結局受人暗算。其事加倍可惱可傷的了。大家談論中間。都信世界上事境之來。往往和大智慧的人理想相違背。隱士道。上天意旨。我們是不知的人類。只能見事物中極小部分。便據此以判斷全體。這真是荒唐之極了。然後又論到感情問題。查德熙道。唉。感情能制人死命。真是利害不過了。隱士答道。感情如風。能揚帆行船。又能使船沉沒。如沒有風。船便不能行的。膽液使人忿怒成病。然若沒有膽液。人類怎能一日生存。總之。世間萬物。各有其弊害。亦各有其必不可少之處。大家接着論到快樂問題。隱士謂快樂必是神之所賜。他道。人類自身並不能發生感覺和觀念。祇不過接受罷了。苦和樂本自外來。正如人之生命亦係由外來的一般。查德熙心想。隱士行爲乖僻。居然清辯滔滔。有如許口才。頗以爲異。末後衆人又講些益智怡情的議論。主人這纔引他們回到臥室。默謝上天。遣送這兩位品端學粹的客人到此。並且大大方方的送銀錢給他們。隱士堅辭不受。說明晨即須動身往巴比倫。現在便行告別。不必說。彼此都黯然神傷。查德熙對這和靄的主人。尤覺敬重。主人既去。二人一面收拾睡下。一面又稱道那主人的盛德。談了好久的工夫。次日。天剛破曉。隱士便把查德熙喚醒。隱士道。現在這一家人正在安睡。我們就此動身。大可給主人一個臨別紀念。說罷。便取了火種。放火燒屋。查德熙見隱士幹下這

樣駭人之事。不覺狂叫了一聲。慌忙上前阻止。隱士奮力將他拖開。不許他去救。一霎時間。那一所宅子。便全裹在煙焰中了。隱士和查德熙站在平安的所在。眼看屋子焚燒。隱士道。主人的住宅。從最下層直到屋頂。燒得精光了。他真幸福之至。謝上帝之恩。查德熙聽了他的話。幾乎要笑。又恨不得把他痛責。揪打他一番。然後逃走。無奈終爲隱士的氣焰所屈服。不敢做出忍氣吞聲的跟着他前走。一路行去。來到一個人家。豫備過夜。這家的主人。乃是一個行德樂善的寡婦。身邊只有撫養的一個姪兒。年紀纔十四歲。伶俐可愛。寡婦屬望甚殷。當日見二客來到。慇懃招待。恭而有禮。次晨。二人辭別。寡婦命他的姪兒領路。因爲那邊有一小橋。新近斷了。過時極爲危險。這孩子活潑潑地前走。三人上了橋。隱士招呼那孩子道。我要報你嬸母的厚恩。快到我面前來。說時。一把揪住孩子的頭髮。把他攢到水裏去。孩子身體沈下。一會兒又浮在水面上。隨後就被急流冲沒了。查德熙大嚷道。你這怪物。人類中尋不出第二個更奸惡的人。隱士打斷他的話頭道。你本和我有約。始終緘默忍耐。爲何此刻浮燥起來呢。在先那所住宅。天意特降此火。燒過之後。主人可在灰燼下面。尋出無量數的珍寶。至於適纔這男孩。生來頸有反骨。一年之內。必然殺他嬸母。兩年內便要殺你了。查德熙大呼道。你這野蠻人。縱你的命運書上。載着這些事。可是。一個好好孩子。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你便該把他推下河淹死嗎。查德熙正說着。忽見那老隱士容貌轉爲少年。鬚鬚沒有了。衣服不見了。身旁長着四隻美麗的翅膀。金光耀目。燦爛非常。查德熙連忙雙

膝跪地。大呼道。有道的仙家。神聖的天使。你從穹蒼降臨凡世。指點凡人大道嗎。天使耶斯雷德（Iesrad）道。塵俗人一無所知。偏要妄斷一切。在人類中。你最值得神明啟迪的了。查德熙請天使准他發言。道。我自己信不過自己。但有一事極其懷疑。願天使明白指示。那寡婦的姪兒。與其將使他慘遭沒頂。何不改正其過失。使之爲善。不更好嗎。天使道。如他能改過遷善。一直存留在世。他自己便要遭人刺殺。他所娶的妻子。以及妻子所生的兒子。都要一齊被害。這皆是他命中注定的。查德熙道。罪惡和不幸的事。當真不可避免嗎。唉。善人常罹憂患。可歎可歎。天使道。惡人也並不能快樂。天生惡人。是使他們去磨難地球上少數端人正士的。無論什麼罪惡。裏面總有功用可尋。查德熙道。假令世界上沒有罪惡。祇有善事。那便如何呢。天使耶斯雷德道。照你所說。那便是另一世界。主治那世界的。必是用着別種智慧。別成一種系統。這系統祇可於神所住的地方尋得着。因那地方罪惡不能達到的。神創了數百萬個世界。其中沒有一個雷同。這都因神力不可限量。故能變化多端。地球上的樹。沒有兩個葉子相同。天空裏星球。沒有兩個相類似。你生長的這個地球上。肉眼所見的事物。各有一定的地位。又各照一定的時間而存在。永久不能改變。一切依據神旨。你們以爲那男孩淹死水裏。善人的住屋被焚。都是無妄之災。實際上所謂無妄之災。是沒有的。世間的事。不論鉅細。皆是神意。無非本着試驗、懲罰、酬獎、分配的辦法去行。那漁人

人
七見第十
章第十

以爲他自己最苦惱。你該記得。奧羅斯默德神遣你來改造他命運的。你這軟弱的凡人。對於

神明。只有虔誠敬禮。何敢妄爲懷疑辯詰。查德熙道。但是。話還留在唇邊。天使已經鼓翼向第十天上飛去。查德熙連忙跪倒謝天。誠心服從天意。天使在空中向他大呼道。快快回到巴比倫去罷。

第二十一章 謎語

查德熙當時神志昏瞶。好像身旁近處雷擊電閃一般。就胡亂走開了。剛走到巴比倫。恰好那天比武得勝各員正聚集在宮中長廊裏。猜解謎語。並答博士長的問題。一班英雄俱到場了。其中祇缺少穿綠甲的一員。查德熙進了城。人民圍着他。歡欣不可名狀。巴不得立刻舉他爲君。忌嫉小人見第四章見他走過。止不住轉回身軀。嚇得打戰。衆人便簇擁着查德熙到了會場。王后聽說查德熙來到。喜懼參半。極爲不安。見伊妥巴德穿着白盔白甲。查德熙未有甲冑在身。心中老大不解。大衆看見查德熙又來。驚喜交集。都沸沸騰騰議論起來。可是除去前日比武過的英雄以外。別人不許闖入的。查德熙道。我先前和別人一樣在場比武。我的鎧甲却被此地一人穿去了。這事我可以證明非虛。但現在可否准我先行猜解謎語。當下就投票決定。因查德熙平素廉潔純正。名譽極佳。衆人知之甚深。所以並不躊躇。就准其所請了。博士長提出問題如下。「世間有一物。最長亦最短。最速亦最遲。分之最細。展之最廣。得之則忽。失之則悲。苟無此物。一事不能爲。微小之事物。盡爲所吞滅。偉大之事物。賴之而生存。今問。此是何物。」第一個回答的。便該是伊妥巴德。他道。像我這樣人。不懂什麼叫猜謎。前次憑着武藝高強。戰勝別人。便已斃了。

當下猜這謎的人。有的回答是幸運。有的說是地球或光。查德熙道。我猜這是時間。因為時間是永久的。衡準。故而最長。時間不能使我們所企圖的成就。故又最短。對於盼望等候的人。時間過的最慢。對於縱情享樂的人。時間過的最快。綜之可以無邊。析之可極秋毫。人類忽之於平時。哀之於其既往。沒有時間。便無一事可為。猥瑣細故。不起傳之後世的。過時則人皆遺忘。至於那不朽的偉業。因歷時甚久而愈增聲價。所以我猜是時間。當下衆人都說查德熙回答的確切不誤。接着第二道謎語又出來了。道「世間有一物。人得之而不言感謝。享之而不明其所以。舉以與人而不自知。失之而已亦無所感覺。今問。此是何物。」這時衆人各抒己見。紛紛猜答。惟查德熙斷定是生命。又被他猜着了。底下尚有許多條謎語。查德熙也都一樣的不假思索。一一猜中。伊妥巴德道。我是不屑幹這類的頑意兒。如我肯稍稍費神。何嘗不能很快的猜出。這幾條謎語。是最容易不過了。博士長後來又問了許多何為公平。何為至善。為政之道如何等問題。查德熙詞圓理足的一一對答。衆人道。這人有這樣好的判斷力。誰知比武起來。極其膿包。真可憐之極了。查德熙道。諸位貴人在上。我比武本獲勝了。這白色盛甲原是我的。伊妥巴德因穿上這白色的盛甲有利於彼。比他那綠色的好。故乘我熟睡之時。偷竊了去。我現在口說無憑。情願身上就穿這套便服。只仗一柄寶劍。在你們大眾面前。和這位白盛白甲的漂亮英雄伊妥巴德比武。要立刻把他制勝。證明他竊甲是實。只我便是戰勝那英勇的奧達姆公子的人。伊妥巴德對查德熙的挑戰。滿口

承諾。他想自己戴着頭盔。穿着鎧甲。全身披掛。掩膝甲。護心鏡等樣樣俱全。不難將那穿便衣。戴睡帽的人取勝。當下兩人比武。查德熙拔出寶劍。向王后致敬。王后注視着他。心中又驚又喜。伊妥巴德也拔劍出鞘。並不向人行敬禮。就很命的撲向查德熙面前。巴不得一劍把查德熙的頭顱砍成兩半。查德熙乖巧不過。閃開他的劍。却用自己寶劍最堅硬的部分。迎着伊妥巴德的劍最柔軟的部分劈去。說時遲。那時快。伊妥巴德的劍鋒立地斷了。查德熙就抱定伊妥巴德的腰。向前一摔。把他仰面放倒地上。提起寶劍。對着伊妥巴德的護心鏡下邊。開言道。快讓我剝去你的盔甲。否則不饒你命。伊妥巴德平時以爲自己這樣人。那能受人折辱。此刻却一任查德熙所爲。不敢違拗。查德熙輕輕將他燦爛的白盔白甲大小各件。一齊脫下。穿在自己身上。跑到王后膝前。撲通跪倒。凱度立刻證明這白色鎧甲確是查德熙之物。於是大衆一齊歡呼。尊查德熙爲一國之主。安斯託王后經歷了許多患難。這纔親見舉國公認他心愛的情人做他的丈夫。其欣喜之情。自不必說。伊妥巴德赧然走開。在家裏仍舊自尊自貴。稱大人去了。天使耶斯雷那他日對查德熙所言。查德熙一齊記上心來。並連一粒沙變爲鑽石一句話。第六章第十也都憶起。便和王后謝天不置。至於那水性楊花的梅素芙。查德熙却讓他隨便遊蕩。不去追尋。又遣人去把亞博加德找來。封他一名武官。位頗不小。言明如他真能爲國家出力。異日定可享受殊榮。如仍幹那綠林事業。必受絞刑。第六章第十便連賽都和他的美妻阿摩那。也自阿刺伯國招來。派賽都爲巴比倫國商務大臣。

三應第十 凱度勞苦功高也給予相當位置。他算是君王唯一好友。受王敬愛。自是正理。那王后身邊的啞子矮人也受了好處。八應第八 查德熙還命修築了一所華屋給漁夫居住。又將歐康定了罪。勒令付出鉅款。並退還妻子給漁夫。漁夫此刻比前聰明。祇收下他的銀子。妻子却不要了。七應第十 再說那石美如因誤信查德熙一眼將瞎。一應第一 阿梭拉因欲割查德熙的鼻子。二應二 兩人現都變成失意。終日抑鬱不歡。查德熙賞賜了禮物給他們。以安慰他們的心。忌嫉小人既羞且怒。因此死了。及應第四章 巴比倫全境國泰民豐。百興未艾。那時巴比倫以公正和仁愛立國。全地球上推為古今治化最隆時代。人民頌祝查德熙。查德熙頌祝上天不置。

查德熙傳止此。其他查德熙所遭遇之事。世亦有記述之者。甚望通曉東方各國文字之人。見而譯

之傳世也。福祿壽

(全書已完)

慧華小傳

胡 徵

第一章

話說從前我作客北京的時候。常常聽見陶慧華女士的名字。許多朋友每逢見面。談不到三言兩語。就說到慧華身上。議論紛紛。我聽得熟了。好像自己也是慧華的朋友一般。只差著沒有見他一面。有一天。我同兩個好友到中央公園去遊玩。那時正是初春時節。地下殘雪未消。我們一路走去。剛要到社稷壇的正門。只見從門裏走出一個十八九歲的女郎。頭帶西式白兔皮冠。身穿寶藍印度緞旗袍。頸上圍着一條米色絲圍巾。脚穿絨套漆皮高底鞋。頭髮已經剪了。額前短髮垂垂。兩鬢的髮尾遮在頰邊。如同菱角脚一般。一雙眼睛很是流利動人。我正在打量的當兒。同來朋友忙附耳低聲道。這就是陶慧華了。我又回頭細看他的背影。果然是身材窈窕。體態輕盈。不覺暗暗讚賞。因回頭問那朋友道。你不是常說他同你很有交情。爲什麼他今天遇見你。正眼也不望你一望。那朋友臉上一紅。搭訕着笑道。他想是沒有看見我。另外一個朋友笑向我道。你信他的胡說。他是一個有名的牛皮大王。無中生有。儘造謠言。我明白其中情形。兀自暗暗好笑。從此腦中便常有一個慧華的情影。隨後不久。我便離開北京。直到今年纔回來。當年朋友一見如故。不過絕口不提起慧華。我也不曾問及。想來慧華已是嫁人了。這一天。我去會一個朋友。適逢他不在家。我便坐在他的書桌前面。隨手在書架上拿些雜誌看看消遣。翻了兩本。不及細閱。便檢出一本小冊子。封面印着一個像片。我心想又是新出版的小說了。便拿來一看。只見上面大書特書陶慧華女士遺稿七字。我吃了一驚。再看像片。果然就是他。還是公園邂逅時那一種滿面春風的神態。忙打開一看。就有一篇簡短的小傳。是他的朋友葉蕙女士做的。如今照抄在下面。

女士。天津人也。以民國十二年秋來京。入女子師範學校。資質聰慧。和善可親。師友無不樂與近。功課常居人上。對於團體事業。尤

爲熱心。曾任校中週刊編輯。所撰之文。無不傳誦一時。歷充學生會代表。議論風生。合座傾倒。又嫻音樂。尤善網球。長日歡樂。無戚容。人皆以爲異日必可深造。孰意其竟以嘔血而亡。今夏女士返津。歸來神情稍異。人詢之。始悉女士新喪其父。此後遂終日恍惚。人咸歎其孝親。此後漸有疾。至八月。嘔血盈升而沒。豈造物忌才。竟促其天年耶。抑厭世惡濁。潔身而逝乎。蕙與女士生爲密友。共室而居者近二年。平日知其事較悉。今同人集其遺作以爲紀念。蕙不敏。於卷首聊書數語。不足爲女士之行狀也。女士沒於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年僅二十。嗚呼痛哉。同學妹葉蕙揮淚述。

我看完小傳。便細看他的作品。也有很不錯的。我也不用一一鈔寫出來。諸君想看。不妨找一本細閱。我因見朋友還不回。便不再等候。一直回到自己家裏。心想蕙華一生事蹟。以我所曉得的。同小傳上所說的大同小異。不過蕙華是一個樂天的人。爲什麼會突然嘔血而亡呢。其中一定另有緣故。可惜不曾交結他幾個同學做女朋友。不然。包管可以探聽出來。事有湊巧。不多幾時。有一天。我忽然碰着一個幼年的好友。他現在已經結婚了。新婦不是別人。正是葉蕙女士。我心中暗喜。便常同他們往來。同葉女士也很熟了。便常常問蕙華的事。起初他還不肯說。後來方把蕙華的事情。歷歷落落。首尾始末。都告訴了我。我不勝之喜。回家以後。閉門謝客。費了一月工夫。做成這篇蕙華小傳。我同蕙華生前僅有一面之緣。只可憐他絕代才華。無端夭折。便不忍把他在生一段歷史。隱沒不彰。蕙華若是有靈。當那風清月白之夜。或者魂遊塵世。來賞鑒這篇蕙華小傳。那我這篇文字。便不僅爲諸君茶餘酒後消閒資料了。這篇小傳裏的男女主人。雖然都是長眠地下。然而他們的朋友。却還存在。所以我這篇蕙華小傳。雖是小說體。却不敢憑空捏造。我對於蕙華原是十分敬重。他死後。我更不敢在文字上故意說短道長。其他人物。我也不致妄加譏評。讀者諸君。無論是否他們的朋友。看過這篇小傳。當然明白蕙華一生事蹟。即是蕙華自己。想來也是十分願意的。否則他抱恨嘔血而死。死後還要被人妄弄筆墨。顛倒誣衊。這是多麼冤枉的事呢。以上便是我做這篇蕙華小傳的意思了。閒言表過。下面便是正文。

第二章

這一天正是陽曆八月中旬。約摸在上午十一點鐘的光景。從天津開到北京的火車。二等車中。客人並不擁擠。靠門的一張椅子上。坐着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年。渾身西裝。面目清朗。皮膚微黑。獨自坐在那椅子上。目不轉睛的望著對面坐位上一個女郎。這女郎年紀還輕。剪了頭髮。身穿淺黃麻紗衣裙。裝束十分樸素。眉目生得妥妥帖帖。尋不出什麼不完美的地方。同他並肩而坐的。不是客人。却是一個皮箱。因為今天人少。所以也沒有人干涉。起初是女郎靠窗坐着。把皮箱放在外面。後來又把皮箱同自己換了一個位置。也算是這女郎謹慎的地方。同車的客人。也有看着小說消遣的。也有抽着紙煙。吃着瓜子。高談闊論的。有些單身客人。索性閉上眼睛。同睡魔結一重姻緣。這女郎一人坐着。手邊莫說書籍。便連報紙也沒有一張。自己帶着行李。又不好睡覺。擡起頭。就看見對面的少年。望着自己。這女郎却很大方。並不害羞。也仔細打量那少年。反是少年被女郎看得不好意思。便不敢再望女郎。女郎便靠在箱子上。一手支着臉。向窗外看風景。誰知那少年依然又望着這女郎。這時候也沒有人留心他們的四隻眼睛。却有一個人。是背靠着這女郎坐的。幾次三番。裝腔做勢。故意在女郎身邊走過。雙目灼灼。只管上下的打量。那少年一團怒氣。幾乎要揮拳痛打這人。一頓纔覺舒暢。這人的目的。又自不同。他也無暇打量女郎的容貌。一眼只釘在女郎的錢袋上。原來女郎帶着一個黑紋皮的錢袋。分量十分沉重。裏面漲得滿滿的。女郎雖是挽着皮繩子。錢袋却是放在椅子上。這人看了好幾眼。雖然袋子裏的錢不會同他打招呼。他却再也割捨不下。又想了。一陣。好似想着什麼法子一般。忙回到自己位子上坐下。那少年還是打量着女郎。不一會。只見女郎背後轉過一隻手來。拿着一柄刃薄如紙的小刀。輕輕一動。皮繩子立刻斷了。轉眼之間。錢袋便安安穩穩的移過去。真不愧是個老手。少年看得真切。再望女郎。依舊毫不覺得。手裏還挽着一根斷皮繩兒。少年剛要起身。只見那人起身朝門外直走。少年不敢怠慢。忙跟了他走出去。那人裝做沒事。站在車外的欄杆邊吸煙。少年便上前問道。你口袋裏的東西。拿出來看看。那人向少年翻了翻白眼。冷笑道。你若是暗探。就請先拿出符號。

來。否則如今這種開通的世界。各人有各人的自由。你沒有搜查我的權利。我看你倒像個喝墨水的人。怎麼這樣不懂事。做得出這種野蠻的舉動來。少年聽了大怒。暗想你明明是一個賊。却滿口的新名詞。當下便罵道。我親眼看見你偷別人的錢袋。你還不快交出來。一定要我送交警察麼。那人更不答話。就想動手。把少年推下車去。不料少年早已防着。便將他一把抓住。擠在鐵欄杆上。順手從他口袋裏掏出錢袋。便放手笑道。量你有多大的力氣。敢同我用武。那人明知敵不過少年。却不料這少年手脚如此靈活。少年又道。你且等着。不久車要停了。我少不得請你見警察的。那人也不言。只等車走得慢點。冷不防從欄杆裏往下一鑽。便跳下去。少年吃了一驚。忙伸頭看時。只見他已去得遠了。不覺暗暗稱讚這人的本事不錯。只要錢袋到手。也不一定追他。只覺得這銀袋重得很。好奇心起。便打開一看。只見有十來塊現洋。一大捲十元的鈔票。不覺伸了伸舌頭。暗笑道。這姑娘想是初次出門。何不把這些錢放在箱子裏。險些兒送給別人了。正想着。火車已到一個小站。少年便走進車裏。向女郎招呼一聲。雙手把錢袋送上。女郎吃了一驚。擡起手一看。只有一根皮繩在手裏。忙欠身接過來。含笑道了謝。又問怎樣失而復得的。少年便將適纔的情形約略告訴了一遍。又道。我看女士好像是初次出門。以後這些地方還請小心點。女郎笑道。我一向在天津讀書。今年暑假裏到過北京一次。這算是第二次出門了。少年問道。不敢動問。女士在北京那一個學校。女郎答道。纔進女子師範。少年吃了一驚。心想這姑娘不過十七八歲罷了。怎麼就進師範。女郎好像也明白這意思一般的。含羞不語。停了一會。女郎又問少年的姓名。少年忙掏出一張名片。恭恭敬敬送過去。女郎起身接了一看。只見印着蘇蔚成三字。還有一行小字。是廣東香山女郎。忙笑道。原來是蘇先生。這女郎還沒有說完。只聽見人聲嘈雜。原來火車已到北京東站了。女郎便站起身來。少年忙搶過去。替他提了皮箱。送他下車。女郎也不客氣。又問道。蘇先生。你的行李呢。少年答道。都放在行李車裏面。說着已經走出車站。又替女郎雇了一輛洋車。女郎含笑問道。蘇先生住在什麼地方。少年答道。我的住址。名片後面印着。女郎又含笑點了點頭。坐車逕自去了。

第二章

原來車中的女郎。便是陶慧華女士。這還是他初到北京的時候。慧華的父親陶靜民。是前清時代一個革命志士。最近二三年住在天津。因為腿部受了傷。不能出來活動。慧華是他掌中一顆明珠。他夫人早就去世。靜民也無心續絃。當日他夫人是一個很開通的女郎。容貌是不消說了。嫁他之後。只生慧華一人。因病身亡。靜民暗想他夫人絕世才貌。誰知究竟在世上留不住。遺下的女孩。靜民萬分寵愛。及至長成。便送他入學。誰知聰慧異常。十五歲進天津一個女子中學。一年之中。升了一班。十八歲便畢業。到北京。考入女子師範學校。慧華在天津有一個女朋友。姓葉名蕙。一向十分投契。這葉蕙女士。先一年便到北京。進了女子師範。慧華到北京投考。都是葉蕙招呼指點的。葉蕙家有老母。還有一個哥哥。在教育部供職。慧華到北京讀書。就住在葉蕙家裏。頭一次到北京。隨身帶了不少的行李。同兩個女朋友一塊兒來的。這次他因已決定在女子師範讀書。便回天津。稟明了父親。帶着一隻皮箱。心想京津間的火車。沒有多大的工夫。自己又走過一輪的。所以獨自一人。也不邀伴侶。誰知自己疎忽。幾乎把帶來的錢都送給扒手。當日認得蘇蔚成以後。心中着實感激。暗想初到北京。不料在路上就識得一個男朋友。所以坐在洋車上。便把蔚成的名片拿出來細看。讀者諸君。試想慧華在天津的時候。一個男朋友也不認得。及至初到北京。就有一位青年男子。在路上替他幫了一個大忙。臨別又殷殷勤勤的代他提行李。代他雇車。盛情可感。慧華的心。正好比教會裏的一塊大銅牌。要把那些捐款施惠的人名。一一鑄上。你想慧華那有不把蘇蔚成三字占着第一把交椅。牢牢的嵌在他心裏麼。閒言少叙。且說慧華到了葉蕙家中。二人相見。其親密自不消說。慧華又笑盈盈的把車上的事情。都告訴了葉蕙一遍。葉蕙年紀比慧華大得三四歲。這日看見慧華說話的情形。便曉得慧華的心事。只見慧華說到蘇蔚成三字。梨渦一紅。說話的神氣。便不似以前那種圓轉自如了。葉蕙心中暗笑。也不說什麼。當下慧華便到裏面去看葉蕙的母親。同嫂嫂不提。却說蘇蔚成送了陶慧華上洋車以後。自己仍回到車站。取了行李。便到他的寓所而來。原來蔚成在北京大學讀書。同一個同鄉朋友名叫林

遠的。合租了一所小房子。在北城慈慧殿。雇個男僕。倒也方便。單說這林遠爲人。十分可笑。頭髮足有七寸長。成天背著畫板。東奔西走。回家關上房門。把一天所看見的東西。一一都畫起來。虧他聰明。竟是同寫生的差不多。平日歌哭無常。行踪不定。房裏亂七八糟。日曆還是兩年以前的。到了五月節。還可以看見去年的桂花枯枝。依舊插在花瓶裏。可算得個浪漫派的美術家。蔚成同他住慣了。倒也不以爲怪。這日蔚成是從上海回來。到家以後。林遠便同他問長問短。歇了歇笑道。一個人還是要出去游歷。你從前總是悶悶不樂。這日回來。却是滿面春風。再出一次洋留學回來。包管也同我一樣的了。蔚成笑道。不見得如此罷。說着便指揮僕人把行李搬上樓。林遠也跟他上去。坐了一會。笑道。讓你休息罷。我還要幹正經去呢。說着便帶上房門。剛待下樓。只聽見蔚成在裏面笑道。就是替他多盡點力。我也是願意的。林遠聽了。暗笑道。不好了。又要着魔了。我這屋子裏。足足有半年沒有女學生的影子。多來一個也好。又是我畫像的材料。林遠越想越樂。便伸手在空中畫起來。剛待舉步。只覺得脚下踏空。從樓梯上直滾到地。林遠跌在地下。伸手摸了摸腦殼。幸喜得依然如故。且不起身。蔚成聽見聲響。忙開門問道。怎麼了。林遠答道。現在的女學生。不流行梳麵包頭了。我的畫稿又要改樣子。蔚成曉得又是發神經病。也不再理會他。忙了一陣。東西都清理齊整。便下樓到林遠房中來。只見他房裏的情形。還是同從前一樣的。毫無秩序。蔚成便把他的畫稿子翻來看。不一會。天就黑了。兩人吃過晚飯。蔚成便出去看了幾個朋友。回家已是十點多鐘。林遠早已就寢。蔚成一個人坐着。心想今天遇見的女郎。確是可愛。又後悔不會問他的姓名同住址。雖然是施恩不望報。不過能認識這樣一個女郎。總想再同他接近。並非要他向我道謝。蔚成想了一陣。便自睡去。誰知睡魔是再也不來。情魔却做了個不速之客。耳聽得打過兩點鐘。方纔入夢。次日醒來。不覺已是九點鐘。從此心中常常想起火車上的女郎。隔了兩日。蔚成正待出門。忽聽得男僕同人說話。歇了歇。便見男僕拿着名片上來。蔚成接過來一看。只見是一張長條條的宣紙。名片上面用聚珍板印着陶慧華三字。心想我並沒有這個朋友。猛然想起前日那女郎。連忙自己跑下樓一看。果然就是火車中所遇見的人。忙請他上樓。陶慧華笑道。前日多虧蘇先生照應。十分感激。蔚成

連稱不敢。慧華又問道。蘇先生在北京有幾年了。蔚成答道。我是去年暑假來的。慧華道。是在那一個學校。蔚成道。就在北京大學。慧華道。從這裏去。想是很近。我初到北京。方向還鬧不清楚。聽說有許多好頑的地方。我都沒有去過。蔚成笑道。若是陶女士不棄。我願意陪女士去頑的。慧華笑道。若能如此。那是好極了。當下二人又隨意談了一陣。慧華臨去。笑向蔚成道。我就住在白廟胡同九十七號葉家。蘇先生沒事。可常來頑。蔚成忙道。改一天。我一定來拜訪的。當下慧華便自去了。蔚成回身。就看見林遠當門站着。笑問道。這是誰。蔚成道。這是陶慧華女士。下次我替你介紹。林遠忙搖手笑道。免勞下顧罷。我一來沒有工夫同女學生應酬。二來女學生見了我這種行動。包管要退避九十里。蔚成笑道。不見得罷。也許有愛你的呢。林遠笑道。這個姓陶的。倒比你以前那些女朋友生得美麗點。我少不得要替他畫一張像。蔚成笑道。你畫好了。再讓我批評。林遠也是一笑。次日蔚成便到葉家拜訪慧華。兩人見面。當然不比初次客氣。從此兩人常在一處。或是游公園。看電影。或是在家談天。蔚成同葉蕙也都很熟了。後來各人學校都開了學。行跡稍疎。每禮拜總要見二三次。面。有時還是天天在一處。

第四章

光陰迅速。轉眼已是第二年春天。慧華到北京。整整有半年了。且說美國人常說。美國好像一個鎔金鍋。外來的人。總不免受他同化。我們中國北京的社會。也正是一個鎔金鍋。投身此中。自然不知不覺的傳染薰習。消磨融化。所以政商工學各界。每年也不知要改變多少。人。我只有半塊破硯。一管禿筆。也不能替他們這些人。一一做篇行狀。撰篇墓誌銘。單說這位陶慧華女士在北京住了半載。一切已經不比去年了。當日的慧華。穿的樸實素衣裳。今日的慧華。却是時髦裝束。當日的慧華。是言辭腴腆。今日却是議論風生。當日的慧華。是鉛華淨洗。粉黛不施。今日却是唇點胭脂。眉描青翠。當日的慧華。是偶爾捉筆。不解爲文。今日却是錦繡文章。洛陽紙貴。當日的慧華。是終歲清閒。毫無所事。今日却是東奔西走。各處應酬。凡此種種。可算得是慧華到北京以後的進步。這不打緊。却弄得全城的男學生。

個個茶飯無心。如癡如醉。有的是假借結會集社。同他親近。有的是夤緣他相識的朋友。以作進身之階。有的是偶近顏色。受寵若驚。有的是累遭白眼。長吁短歎。有的是奇珍異寶。朝朝奉送。有的是西餐跳舞。夜夜相邀。還有粉紅信箋。寫着不中不西。文理不通的情書。更有請到公園。乘便彎腰屈膝。求作百年好友。一會兒逢人誇口。說慧華待我不比別人。一會兒却容色憔悴。宣言要投河跳海。幸虧慧華八面玲瓏。把各方面的人都安頓得妥妥帖帖。毫無厚薄。不過他對於蘇蔚成另是一番心理。不可同日而語的。這一天。慧華起牀之後。同葉蕙坐在小桌上吃稀飯。只見僕婦捧進一大盤信來。笑道。陶小姐昨天回晚了。我沒有送進來。今天一塊兒看罷。慧華望了望。只見五光十色。大大小小。足有十多封信。便笑道。今天早上沒有課。我們來看這些可笑的东西罷。說着。便放下牙箸去洗臉。歇了一會。同葉蕙並肩坐在沙發上。一封封的先看外面。忽見有一封是蔚成的字跡。慧華便拿起向懷裏一塞。笑道。這要秘密的。葉蕙笑道。你看過就放在小抽屜裏。我再到抽屜裏去找。就是。不一定此刻要看。慧華也不答話。手裏拆開一封信。看了看。笑道。這是培華女學開會。明晚請我去獨奏鋼琴。少不得要去一輪的。說着。又拿了一封信。看了看。皺眉道。這人實在可厭。四六駢儷的長信。我也沒工夫去讀。說着。便丟在字紙筐裏。隨手又拆開一封。看着笑道。蕙姐你看。葉蕙接過來一看。只見上面沒頭沒腦寫着道。

我親愛的慧華。外面有人說你要同蘇蔚成結婚。不知道是確實的麼。快快回我一信。鍾情你的人再拜頓首。

葉蕙笑道。不去理他。慧華笑道。他又不是我的父母。竟敢干涉我的婚姻大事。說着。又看了一封信。笑道。你且看這封。葉蕙接來一看。只見寫的是。

陶慧華。我心愛的人。我同你認識有半年了。感情當然比他人多一點。我向你求婚。已經六次。你總是信口支吾。不加許可。明天晚上八點鐘。請你到中央公園來。今雨軒。作最後一次談話。你若不允。我只有睡在鐵軌上。讓火車壓死。決不食言。你的朋友CH上。

葉蕙看完笑道。這樣恐嚇的信。我也聽得多了。究竟沒有敢睡鐵軌的。慧華笑道。這裏又有一封了。說着。便遞給葉蕙。葉蕙湊過頭去。一

看。只看一疊五彩辭箋，寫着是

慧華女士左右。北京飯店一別。忽忽經旬。遙想起居。諒多安適。不才自獲與女士訂交後。花前月下。常相過從。行跡親密。匪言可喻。時至今日。不才敢作最後之請求。若女士能以終身見許。則不才有生之日。皆女士之所賜也。但不才之一生。或非女士所深悉。今敢以詳情奉告。不才籍貫揚州。家稱巨富。鹽船若過江之鯽。園庭比阿房之宮。不才自幼深通書史。一目十行。千言立就。時人咸歎爲神童。家父亦目爲千里駒。自致會學校畢業後。即留學日本三載。至美洲。一年之後。至倫敦。後又游學法蘭西。德意志諸國。身居海外者。凡十有一年。所過之地。咸驚不才爲空前絕後之華人。前駐美公使之女公子。欲與不才訂婚。不才却之。返國後。外交總長之表妹。亦欲以終身相許。不才亦却之。即青樓名妓若香妃者。傾國名姝。佳人絕代。自識不才後。即誓不再操神女生涯。而願爲小星。不才之所以遲遲不訂婚者。蓋中國之女子。無一人能入不才之目。不意竟邂逅女士。真所謂三生石上舊精魂矣。不才年僅二十有五。平生未與人正式結婚。今特作最後之請求。望女士之朶雲見覆。更有一言。堪爲女士告者。不才近撰書二種。一爲科學的。愛。一爲性的。哲學。人生觀。不日即將出版。若女士允以婚約。則當於二書之首頁。註明此二書者皆以之貢獻於女士。他日人讀此書。即知女士爲不才之愛妻。其榮幸固不可以意測也。臨書無限情意。苦不得達。卜承唐再拜。

葉蕙看完。只笑得喘不過氣來。勉強忍笑問道。這人真留學過許多國嗎。慧華笑道。你信他胡說。他也不知是那裏的學生。穿了一身破西裝。便自命留學生。我替他改個名字叫不成堂罷。葉蕙又笑起來。只見慧華拆開一封英文信。葉蕙笑道。敢是外國人也同你寫情書。慧華搖頭笑道。這是學校裏的英文教員隔不了一天。便寫封英文信來。好像是賣弄他的英文似的。我若把他所有的信彙集起來。成一本書出版。叫做英文情書示範。包管男學生人人都要買一本的。葉蕙望了慧華一眼笑道。你不要一概罵男學生罷。其中也有好的呢。慧華笑道。好的究竟少。葉蕙笑道。蘇蔚成也不好嗎。慧華臉上一紅。怔了怔笑道。少說別人些。將來你有了男朋友。休怪我盡情嘲笑。

葉蕙笑道。吓。我不要男朋友。慧華笑道。你且記着這話。到你出嫁的那天。我再問你。葉蕙也是臉上一紅。看官且住。慧華這日原是戲言。又誰知葉蕙結婚的這天。慧華竟做了地下長眠之鬼呢。

第五章

當下慧華把沒拆的信略看了看。拿出兩三封來。其餘料着都是些不倫不類的。便同適纔看過的信。都丟在字紙筐裏。讀者諸君。若有初交女友。不會寫情書的。只要裝做一個換火柴的人。到葉家把字紙都換出來。便可以登時長進。勝讀十年書了。閒言少叙。却說慧華起身到學校裏去。坐在洋車上。忽然想起蘇蔚成的信。忙由懷中掏出。拆開一看。原來是蔚成約他今晚到家裏去談天。若是事忙。就可以不必。慧華一想。今晚沒有什麼要緊的事。就去赴他的約罷。當日課畢之後。吃過晚飯。便到蔚成家裏來。一進門。只見樓下沒有燈光。便知這位少年美術家。又出去找畫稿去了。上得樓來。蔚成接着。慧華笑道。你第一次約我到這裏來。是請我看電影。第二次是邀我遊頤和園。還有幾次。我可記不清楚了。今晚想又有什麼好寶貝送我。蔚成一面讓他坐下。一面笑道。正是呢。我今晚預備了一段珍貴的話。要同你談呢。慧華掩口笑道。你的話若是太珍貴了。我還要留聲機器收着。以後好常常聽。蔚成笑道。我但願你把我的話放在心上就好了。慧華笑道。你快點說罷。我等不及了。蔚成便挨他坐下道。我同女士相識。已經有半年。慧華忙笑道。這樣稱呼不敢當。還是照平常講話的口氣好點。蔚成又道。當初相識。也很奇怪。在火車上遇着偷兒。便作成了你我二人的介紹。我也不敢居功。慧華笑道。你簡直是演說上古史了。雖然你不敢居功。我是常常記得。至今還沒有報答你呢。蔚成接着道。半年以來。承你不棄。以我爲友。慧華笑道。也承你不棄。以我爲友呢。蔚成不覺笑起來道。請你不用打趣。我好往下說。我同你形跡也不算疎遠。我今晚敢問你一句。你對我究竟是有意思呢。還是無意思呢。慧華笑道。有意於你。便怎樣。蔚成道。你若有意於我。就請你允許我婚約。我自幼便是父母雙亡。依着叔父過活。我八歲的時候。忽然同我叔父分散了。至今沒有遇着。我流落在南洋作工。一面還能讀書。好在我從前略有積蓄。現在讀書。以及將

來成家都不致感困難。這事我自己能作主。我平常曉得你的父親對你很是鍾愛。婚約的話。你我家庭之間。當然是不成問題了。慧華道。無意於你。又怎樣呢。蔚成道。若是你無意於我。那就沒有希望了。我本是一個孤單的人。歷年備嘗艱苦。覺得人生樂趣毫無。自從認識你以後。我前途纔有一線光明。你若果真無意於我。我活在世上。還有什麼意思。不如回到我的故鄉。在山深林密的地方。替人家當個種田的人。這一生再也不到這繁華世界裏來了。你快答覆我罷。說着便握了慧華的皓腕。不住的揉着。慧華想了想道。我勸你不要打算同我訂婚。也不要回鄉去做農夫。還是照着從前一樣的做朋友罷。蔚成急道。你究竟是有意無意呢。慧華扭頭笑道。在有意無意之間。蔚成笑道。你這種話。真是要人哭笑不得。好慧華。你簡單的答覆我好了。慧華正在猶豫的當兒。忽聽見樓下有人大哭。慧華嚇得直跳起來。蔚成便撒開手。側耳一聽。笑道。就是同居姓林的朋友。又發神經病了。慧華不覺也好笑。望了望手表。吃驚道。已經九點半鐘。我要回去。蔚成無奈。只得開門送他下樓。又替他雇輛洋車。看他去得遠了。纔轉身進屋。到林遠房裏一看。只見他安然坐在房中。毫無淚容。蔚成問道。你適纔哭什麼。林遠笑道。外國醫生不是常說。每日大哭大笑一兩次。是有益於人生的麼。蔚成指着林遠笑罵道。你這一哭。把我的幸福哭去了一半。你要是慢哭一分鐘。他就會答應我了。林遠也不理會。歇了歇問道。適纔不是陶慧華去了麼。蔚成道。不錯。林遠笑道。我已經替你畫好一張像。你看好不好。蔚成忙問在那裏。林遠道。就在畫架上。還沒有十分畫好。蔚成便拿來一看。只見畫着一個老婆子。雞皮鶴髮。衰態龍鍾。蔚成笑道。你又搗亂了。林遠道。你不要看錯了罷。你翻過來一看。蔚成忙翻過紙背一看。正是慧華。對着自己嫣然微笑。蔚成喜道。果然神似。林遠問道。那一個呢。蔚成道。一個是天上的神仙。一個是山中的老魅。林遠道。你放心罷。再過四十年。陶慧華不就變成老魅了嗎。你們只看現在。不想將來。我的眼睛。好比X光線。你許多女朋友。我看來都只是一副骷髏。所以見着。便只有畏而無愛了。蔚成道。因為是青春難駐。所以要及時行樂。你難道連佳人難再得這句話都不理會得麼。林遠道。我說佳人原本不在人間呢。蔚成笑道。佳人確在人間。你沒有碰見就是了。林遠道。我也不希望碰見。你不是很愛陶慧華麼。其實我也愛他。蔚成

驚道。你也愛他嗎。林遠點頭道。我愛的是永久的陶慧華。不是片刻一時的。我所愛的陶慧華。是在畫中。天天望着我微笑。蔚成大笑道。你又要發神經病。快睡去罷。蔚成說着。便也上樓去睡了。

第六章

陶慧華從蘇蔚成家裏出來。身子雖然坐在洋車上。心裏猶自念着蔚成。想到自己的男朋友雖多。就只蔚成一人是知己。料不到今晚他也求婚。這個問題却不好解決。自己雖是十分願意。不知父親的意思究竟怎樣。還是寫封信去問一問罷。還是私自同蔚成訂了婚。再告訴父親去。又想訂婚之後。不能預定過幾年結婚。萬一結婚太早。自己還不會畢業。豈不累死人麼。如此想了半天。最後決定主意。這事可以暫緩。等到問過父親再說。慧華正想到此處。洋車已到葉家。便下車進內。走入房中。葉蕙已經預備就寢。慧華也就收拾上牀。誰知翻來覆去。總睡不着。葉蕙早。鼻息沉沉。慧華自言自語道。有意於他呢。無意於他呢。還是在有意無意之間呢。咳。有意於他算了罷。說完。便自入夢。好像自己同蔚成結了婚。閨房之樂。甚於畫眉。一同出去旅行。覺得天地之間。除了蔚成以外。別無他物。忽然又像有了小孩子。自己在鏡子裏一照。覺得容顏已不及從前之嬌豔。蔚成也老了許多。終日為衣食奔走。毫無笑容。後來好像蔚成已死。自己的夢也醒了。只見朝旭滿窗。葉蕙也醒來問道。你昨晚說些什麼。慧華笑道。你聽見我說些什麼。葉蕙笑道。什麼世界上我只愛你。慧華笑道。我本來就愛你。葉蕙笑道。只怕不是愛我罷。慧華扭頭笑問道。不是愛你。又愛誰。葉蕙笑道。怕是愛蘇蔚成罷。慧華臉上一紅。搶過來。按着葉蕙笑道。你再胡說。我就打你。葉蕙笑道。你是網球選手。我打你不過。放了罷。慧華便鬆手。二人起來收拾了上學去。不提。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覺又是半年。這半年之中。慧華同蔚成的感情。還是有增無減。蔚成每天早起。總要把有意無意之間這一句話想幾遍。又下樓到林遠房裏去看慧華的像。這張像林遠修改了無數回。簡直同活的一般。蔚成天天來看。林遠忙攔着道。你天天同活的見面。怎麼又來看畫的。這是我獨享的權利。禁止旁人加入。蔚成笑道。好朋友。這張像送我罷。林遠道。吓。我怕你是吃了燈草灰。纔說得出。

這像輕巧的話。我費了無窮的工夫。纔畫成這張像。就想我送你。陶慧華至少也送了你十張照片了。倒反要我這張東西。若是再開巴拿馬萬國博覽會。我還要拿去得金牌呢。蔚成笑道。他送我的相片總不及你這張有神采。林遠道。你今天纔明白我們畫家的本領。比攝影師強。我所畫的陶慧華。比照的還好。我勸你絕了這念頭罷。蔚成無法。如此同林遠也不知鬧了多少次。不過自己却不敢同慧華再提婚約。也覺得慧華對自己真是特別不同。將來總有希望的。也不必一定要早早訂婚。誰知其中又生出別的枝節來。話說這時有一個真正的美國留學生。新從美國畢業回來。年紀還輕。容貌舉止。都很漂亮。自從到北京以後。就聞得陶慧華的大名。便託朋友介紹。同慧華見面。慧華的朋友本來多。每人照例也要應酬幾句。這留學生便不時的去會慧華。遇着慧華沒事的時候。也見他好幾次。他便高興得了不得。這人倒也乖巧。曉得慧華是個最活動的人。求婚一事。只怕不能成功。便不時的請慧華到飯店裏去跳舞。又送了慧華不少的東西。以便慢慢的打動他。慧華却料不到這人的心術不正。同他也十分投合。這時却氣壞了蘇蔚成。平時對於慧華的男朋友。都十分注意。現在看見這位留學生。拿出全副精神來引誘慧華。心中暗暗叫聲不好。有時便向慧華說起。慧華總是教他放心。不必過慮。蔚成又告訴他。這個留學生不是好人。留心要上他的當。慧華笑道。我又不是小孩子。難道會被人騙去不成。蔚成聽了。也無話可說。又過了兩三個月。慧華的名聲。一天大似一天。所結交的男朋友。也更多了。蔚成心中總怕慧華同他們太親近。反忘了自己。便不時的同慧華說起。又不好意思提到婚約上去。慧華也明白這一層。便安慰蔚成道。我的朋友雖多。心中只有你一人。你莫以為我同你不常見面。就是疎遠了。其實只要心裏記得。也不在乎這形式上。蔚成聽了。着實感激。也不再提這話。有一天大雨之後。馬路上泥深沒踝。蔚成因爲雇不着洋車。便曳起長袍。緩緩而行。忽見對面來了一輛汽車。裏面坐了一男一女。蔚成眼尖。早認得是慧華同那留學生。心中便老大不自在。不料那汽車是開足了馬力的。如旋風一般駛去。濺了蔚成一身一臉全是泥水。蔚成大怒。不覺回頭罵了一聲混蛋。急急走回家裏。越想越氣。一人在樓板上。不住的頓足。心想今天這混蛋留學生。擺十足的架子。偏偏帶着慧華。教我如何看得入眼。想罷。

便寫封信給慧華。約他明晚八點鐘來談天。信發之後。怒猶未息。拿了慧華的像片要撕。誰知一見他那種神情。兩手一軟。像片又攔在抽屜裏了。

第七章

慧華次日晚上。按時到蔚成家裏。蔚成望着他冷笑道。你昨天同那留學生坐着汽車。好不威風。慧華笑道。我又不是你的妻子。你怎麼能干涉我。蔚成聽了怒道。你原來也是個有虛榮心的女子。見了留學生的勢派。就把我忘到九霄雲外了。你還說心中有我呢。罷罷。我勸你還是趁早同他結了婚。天天好坐汽車。吃西餐。我這個窮學生。替你當門房都不配呢。慧華忙攔著蔚成道。你今晚是受了誰的氣。尋我來發。蔚成道。就是受了你的氣。怪道我幾次三番同你談到婚約。你總是三推四阻。原來是想嫁一個西洋貨。你索性嫁個老軍閥做姨太太罷。不但有錢花。並且還可以自由呢。慧華聽了。氣得臉上失色。忙道。蔚成。你怎麼說出這樣的話來。我們是好朋友。你不該這樣罵我。蔚成道。我不是你的好朋友。我明天就回去做農夫。也不管你嫁誰。慧華冷笑道。你又拿話嚇人。你就做給我看。蔚成怒道。你就出去。不要在我房子裏。慧華氣極了。也不答話。拿了錢袋子便走。蔚成倒吃了一驚。不料他真會走。忙推開窗子一望。只見慧華也不雇車。一人走得遠了。蔚成不覺又後悔起來。一人在樓上團團的走。歇了一陣。咬牙切齒道。一刀兩斷罷。不再理他了。說着。便寫一封信給慧華道。

慧華女士青覽。自與女士訂交後。至今已一載有餘矣。平時友誼。不爲不密。方冀二三年後。與女士得訂婚約。不意最近女士與某君行跡日密。棄我如遺。使我何堪。今女士既絕我。我亦無意於人世。行卽返故鄉。銷聲匿跡。誓不再履此土。嗟乎。我之一生。舍女士外。別無他愛。今女士既不愛我。我亦無求於人世。別矣。慧華。前途珍重。蘇蔚成謹上。

蔚成寫完。只覺得心中一陣陣的難受。好像心肝都要嘔出來似的。忙套上信封。寫好地址。擱在桌上。自己就躺在牀上。歇了歇。心裏好

似火燒一般。也不知想些什麼。忽地跳起來。打開衣箱。把裏面的東西都倒出來。一件一件拿來看。只見有件絨繩衣。同一隻手套。都是慧華親手做的。蔚成見了。忍不住哭道。可憐的慧華。今生沒有希望了。說着。便把慧華送他的東西。都擱在一個箱子裏。自己又急急的收拾行李。最後打開抽屜。又看見幾張慧華的像片。還有一個陳皮梅的匣子。都是同慧華兩人吃過。連匣子也捨不得丟。又見一塊手帕。上面血痕隱約。蔚成一想。原來是有一天慧華同他正吃梨。自己一面說話。一面削。不隄防一刀削在手上。登時流出鮮血來。慧華慌了。忙掏手帕替他紮着。後來因爲這手帕是慧華的。也不忍洗。今日見了。更是難受。也無暇細看。都放在一處。自己覺得困倦異常。便和衣睡在牀上。次早醒來。已是八點半鐘。僕人早已掃了地。蔚成想起昨夜的事。自己萬分對不住慧華。今日還是去陪罪的好。想着。便起身。要把昨夜寫的信撕了。誰知信已不見。蔚成大驚。一想纔明白。原來蔚成每逢寫給慧華的信。總不經郵局。自己出車錢叫僕人送去。平日總是連催帶罵。要僕人快去。後來僕人看慣了。只要一見是白廟胡同陶女士的信。便不消呼喚。趕着送去。今天早上。也是照着老例去辦的。蔚成急得沒法。又下決心道。事已至此。不可挽回。還是走罷。又掏出表來一看。纔九點多鐘。心想十點鐘的火車。還來得及。便不漱洗。提了皮包。戴上帽子。下樓便喊林遠。誰知不見答應。一看門上有鎖。蔚成便寫了一封短信。略說從此不再出來。樓上的東西。一概奉送。寫完。塞在門縫裏。出門就雇了洋車。如飛的直向東車站來。一路也無心觀看兩邊的風景。只覺得心中空洞洞的。暗想自己幼年。便是一個孤兒。不到十歲。就在新加坡謀生。幸喜得人緣極好。不致漂流異地。並且在空閒的時候。還能自己讀書。當初也不想受高等教育。誰知歷盡辛苦。到今日居然在大學肄業。以後還有無窮志願。現在爲了陶慧華的緣故。就此灰心。未免太不值得了。蔚成想到這裏。便覺得此身不能離開北京。又想到昨晚同慧華鬧了一場。原是自己一萬個不是。也許今日慧華還到自己家裏來安慰自己呢。只可恨那封信無端的被僕人送去了。否則只要自己寫封信去賠罪。怕不是依舊言歸於好麼。又想一向慧華待自己不薄。他是一個頂著名的女學生。一般人想同他交結而不得。自己同他雖沒有明定婚約。然而這事將來一定可以成功的。前天他同留學生坐汽車。

也是偶然的事。自己冒冒失失。將他喊來。不問青紅皂白。便是一頓責備。教慧華如何受得。蔚成正想着。洋車已到東車站。蔚成下車。給了車錢。呆了一會。正在猶豫不決的當兒。忽見車站裏面走出一人。拉着蔚成笑道。你果然來了。蔚成擡頭一看。這人正是慧華。

第八章

蔚成嚇得啞口無言。慧華又笑道。快回去罷。不必跑了。說着。也不等蔚成開口。便挽着蔚成的手。走出車站。跨上二輛洋車。飛也似的。向蔚成家中而去。蔚成真是被他弄得六神無主。坐在車上。呆呆的望着前面。心想這真是意外的事。不一會。車到門口。二人便下車。本來慧華是蔚成的愛友。今日蔚成却好比逃學的小學生。當着教師一般。頭也不敢擡。一步一步的跟着慧華上了樓。進了房。取了帽子。放下皮箱。低頭坐在沙發上。一言不發。慧華同他並肩坐下。說道。我昨夜由你這裏回去。在路上越想越氣。連洋車也不會坐。一路走回去。整整哭了一夜。我們倆從來不曾吵過。你以前對我說話。總是和顏悅色的。昨晚忽然把我不當人的罵。我如何受得。我也不恨你。我的意思。是覺得我們倆雖沒有口頭婚約。其實我早已願意嫁你。北京城裏比我好的女子不少。你都不在意。我的男朋友比你好的也有。但是我心中只有你。我本想過兩三年我們都畢業了。再談到婚姻上去。我父親是沒有不答應的。那時候豈不美滿極了。你平時常常同我提起婚約。我雖沒有答應。也沒有拒絕過。我是怕同你訂了婚。就不能畢業。連你也是一樣的情形。我的年紀還小。又何必急急。昨晚我一夜沒睡。想你事後一定自悔孟浪的。我本要今天上午再來看你。不料很早你的僕人就送信來。我只當是你的賠禮信來了。誰知是一封絕交書。我看過之後。怕你果真走了。所以趕早到車站上等你。蔚成。你要知。爲我犧牲一切。是沒有意思的。你的歷史。我很清楚。你是一個孤兒。現在到了大學。以前的艱苦。業已經過。以後的希望。更是無窮。你若從此就消極了。又何以對你亡過的父母於地下呢。我豈不是你一生的罪人麼。若是我果真同你決裂了。還可以說得過去。其實我待你並沒有絲毫不好的地方。你自己一時糊塗。昨晚痛罵我一頓。我真是萬分冤枉。慧華說着。忍不住痛哭起來。蔚成聽了半天。心中格外難受。也說不出什麼話。便雙膝跪在慧華前。

面緊緊握了慧華的手。放聲大哭。把慧華一件花格子緞的夾旗袍濕透了一大片。這一對人兒到了這時。真是再找不出一句別的話來說。只有痛哭而已。歇了歇。蔚成住了聲。慧華扶他起來坐了。把自己的手帕給他擦眼淚。兩人正在魂消腸斷的當兒。猛聽得樓下有哭聲。喊道：不好了。蔚成是死定了。我的老蘇呀。我再三同你說。女朋友是交不得的。戀愛是講不得的。你總不信。今天留下這絕命書給我。一定是爲着失戀。怪道這幾天提起陶慧華就有氣。一定是你們倆鬧翻了。你這一去。丟下我好苦。我只恨陶慧華爲什麼好好的把你害死。我一定要報仇呀。接着又號陶大哭起來。蔚成聽了。不覺好笑。便對慧華道：老林又發瘋了。我去看看就來說着。便跑下樓去。林遠正在痛哭。一見蔚成下來。大叫道：不好了。老蘇顯魂了。你如何死得這樣快。蔚成忍着笑說道：我沒有死。林遠定了定神道：我適纔回來。一進門就看見你的絕命書。你爲何還在這裏。敢是同我鬧著頑的。蔚成笑道：一言難盡。總而言之。我不再走了。林遠笑道：你纔明白。爲了一個女子而犧牲一切。是沒有價值的。你以後還是同陶慧華絕交罷。將來總沒有好結果。蔚成正待開口。慧華早已走下樓來。林遠見了。嚇的發呆。慧華笑道：林先生倒是多愁善哭呢。我已經領教過兩次了。林遠紅了臉。只得乾笑一聲。一溜烟不知躲到那裏去了。慧華笑道：我還有點事。明天再見罷。蔚成忙答應了。送過慧華。轉身上樓。把行李解了。慧華送他的東西。依舊收藏起來。一看手中還握着慧華給他擦眼淚的手帕。都被眼淚濕透了。忙在臉盆裏洗過。只見僕人進來回道：陶小姐的信。我絕早送去了。車錢七十枚。蔚成正待痛罵他一頓。又想今天慧華已經允我婚約。便不責備他。教他換水洗臉。重新收拾起來。忙了一陣。便躺在睡椅上。心想慧華如此多情多義。教我無從感激。我能得他爲妻。這真是上帝賜我的豔福。我雖不是基督徒。今日也該跪著感謝了。不一會。僕人招呼吃飯。蔚成胡亂吃了。次日接到慧華的信。說葉蕙病了。自己不能出門。蔚成少不得也去看葉蕙一次。從此兩人過從日密。一心只等兩人畢了業。便好結婚。光陰迅速。轉眼又是半年。這日蔚成正下課回來。只見僕人送上一封電報。蔚成一看。是從新加坡來的。心想不要是老朋友出了意外。便急急的找本電報書。逐字翻去。翻完一看。不由得大驚。登時昏倒過去。

第九章

歇了好一陣。方才慢慢醒來。又拿了電報細看。原來蔚成從前有五百元的儲蓄。被自己一個好朋友借去作股本。在南洋開了一家橡皮公司。不到五六年。便得了十倍的贏利。蔚成平日在北京。自己很是省儉。所以這筆款子。並沒有動用多少。留着預備將來結婚用的。這話也會告訴過慧華。今日忽然得到朋友的電報。說橡皮公司因故破產。以前存款。分文俱無。詳細情形。容後函告等語。蔚成一想。此後不必談到同慧華結婚。便是自己個人經濟。也變成十分拮据。如何是好。思前想後。正在無法可設。恰好慧華來了。蔚成便把詳細情形告訴慧華一遍。又提到將來結婚以後。怎能維持。慧華想了想。笑道。我初進來。見了你那種情形。只當是你我前途發生特別阻礙。原來是你的積蓄沒有了。對於你。當然是不幸。然而於你我二人將來的幸福。毫無損失。只要你我二人的心。始終如一。便是將來有再大困難。都能打破的。這經濟一層。請你不必在念。至於此後你一身的用度。你若不嫌棄。我情願幫助你。我父親現在雖然坐在家裏。但是從前很有點積蓄。現在他每月給我的錢。我還用不到十分之六七。從此我就省儉點。每月分一半給你。便能維持。至於若有特別用項。只要我和父親去要。沒有不應允的。將來結婚。我自有辦法。蔚成聽了。不覺感激萬分。說道。你這種盛情。我當然不拿現成套話謝你。然而我一個堂堂男子。不能自立。倒反要依賴你。未免慚愧得很。慧華笑道。用不着慚愧。我要走了。蔚成驚道。怎麼不多坐一會兒。慧華笑道。我們學校裏要開紀念會了。我爲得要籌備一切。這幾天忙得很。適纔是順路來看你。蔚成道。是在那一天呢。慧華道。早呢。還有半個月。不過我們很早就預備。總要那時格外有精采。蔚成笑道。到了那時。我也要來看看。到底怎樣精采。慧華含笑點了點頭。逕自去了。蔚成此時覺得快慰非常。便信步走到林遠房裏。林遠正在獨坐。見他進來。便笑道。你有什麼可喜的事情。來告訴我。蔚成笑道。沒有什麼。你每天不覺得寂寞麼。林遠詫異道。你爲何忽然說這話。蔚成又道。一個人不交結女朋友。豈不是虛生一世。林遠笑道。你又着魔了。誰不知你同陶姑娘要好非常。從前蘇蔚成三字。不過我們幾個人曉得。現在因爲陶慧華的緣故。鬧得人人皆知。誰不稱羨你是美人的

知己呢。蔚成聽了十分得意。不覺把頭高高的擡了擡。林遠又笑道。我且拜託你一件事。千萬替我辦到。蔚成道。只要我能辦到的。包管替你盡力。林遠笑道。不是別的事。我聽見陶慧華的學校裏不久要開一個紀念會。你替我弄一張入場券。蔚成笑道。這事容易。包在我身上。不過你去看會的目的何在呢。林遠笑道。不過是尋點畫稿子罷了。蔚成也就一笑。光陰迅速。這一天正是仲夏天氣。夕陽西下。餘熱未消。女子師範學校的大門口。已經擠的水洩不通。原來紀念會就在今晚舉行。幾個收券的女學生。都穿着新做的衣服。頭髮高高燙起。加意收拾過一番。兀自忙的香汗浸淫。嬌喘斷續。蔚成同林遠也在這時來到會場。找了兩個不前不後的位子坐了。覺得燥熱非常。手中不住的搖着摺扇。林遠展開秩序單一看。只見前半都是些平常的節目。不過唱國歌校歌紀念歌之類。最惹人注意的就是陶慧華的鋼琴獨奏。單人跳舞。最後的新劇。還是慧華編的。自己又做其中的主角。大家都眼巴巴盼着他出來。好容易慧華出場。鋼琴獨奏。林遠忙取下他那副茶杯大的玳瑁眼鏡。呵了口氣。用手帕細細的擦了又擦。帶上去。伸長脖子。張開大口。目不轉睛的望着臺上。只見今天的慧華。身穿月白紡綢的衫裙。領口上扣着一朵鮮紅玫瑰。足穿淺黃絲襪和挖花漆皮高底鞋。款步出臺。春風滿面。走近鋼琴。坐定之後。輕舒十指。便彈起來。林遠忙伸出兩手。捂着耳朵。凝神靜聽。他對於音樂。老實說。完全是個門外漢。一點也不懂。只覺得熱絲鬧鬧。十分好聽。彈完之後。臺下便暴雷似的一片掌聲。慧華便在這掌聲之中。含笑彎了彎腰。走入後臺去了。林遠又眼巴巴的盼到慧華的跳舞出場。這時臺下電燈全熄。臺口一律的燃着五色電燈。幕布起處。臺上並無一人。只聽見一陣一陣的琴聲。忽然電燈全熄。約摸二三秒鐘的工夫。又亮了。此時慧華已在前臺。穿的一身衣服。遠遠看去。也不知是什麼材料。只覺得比緞子還亮。比綢子還輕。舉動之間。飄飄欲仙。頭上帶了一個鑽石圈。當中一顆大的明若朗星。電燈時紅時綠。忽紫忽黃。變化莫測。林遠不覺看得呆了。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見電燈一熄。再亮之時。慧華已不在臺上。林遠猛然大喊一聲。哎呀。接着又喉痛起來。原來蘇蔚成也聚精會神的望着臺上。及陶慧華舞完。大家又是一片喝彩的聲音。蔚成十分得意。不覺舉起腳來。使勁一踏。誰知不偏不倚。正踏在林遠的腳背上。林遠一

面嚷痛。一面又埋怨蔚成道。好好的百跳舞。爲什麼要踏我。你難道也學他跳舞。蔚成也覺得好笑。忙道。對不起。安靜點罷。這時臺上又有雙人舞。四人舞。林遠細看了一陣。總不見好。又過了兩三個節目。纔是新劇。因爲是慧華編的。又是他做主角。大家都鴉雀無聲的細看。劇中情節。是說一個青年女子。醉心虛榮。同自己的未婚夫離婚。另嫁一個軍閥的兒子。到底爲人所棄。憂鬱而亡。慧華便做那戲中的青年女子。演來真是令人神往。臺下的觀客。一半是久仰他的大名。今天故意的揸開五指。提高喉嚨。不時的拍手喝彩。慧華十分得意。全劇演完。已是一點半鐘。蔚成同林遠也慢慢的擠出來。一路只聽得衆人異口同聲的稱讚慧華。蔚成聽了。很是得意。林遠道。適纔我看到他死的時候。不覺掉下眼淚來。萬一他真死了。你怎麼辦呢。蔚成笑道。不過是演戲罷咧。他那裏會死呢。林遠也就無話。二人忙雇了洋車回家。

第十章

這一天正是將放暑假的時候。慧華早起。對着菱花寶鏡。輕施粉黛。回頭一看。只見葉蕙正用酒精燈燙頭髮。便笑向葉蕙道。這幾天考得發昏。現在清閒了。我還打算要回天津去一輪呢。葉蕙笑道。本來你也該回去一輪。一來看老伯。二來。慧華問道。二來什麼。葉蕙望了他一眼。笑道。二來也好把你們的婚約告訴他老人家。好宣布出來。你還不曉得呢。自從那一天學校裏開紀念會以後。益發招了一班人。想同你交結。都來運動我作介紹。到送了不少的禮物給我呢。慧華笑道。論理你還該感激我呢。葉蕙笑道。我並不感激你。慧華笑道。然則你想是要我替你介紹一個男朋友。纔肯感激我了。葉蕙也不言語。順手便拿一個粉撲子。望慧華臉上擲去。慧華躲閃不及。正打在鼻子上。忙用手帕揩了眼睛。埋怨道。我好不容易纔收拾好了。你這一打。又要我半天工夫。葉蕙笑道。誰要你嚼舌頭呢。慧華一面又洗着臉。只見一個僕婦進來笑道。天津來了電話。請陶小姐說話呢。葉蕙笑道。想是要你回去。慧華忙放下手巾去接電話。葉蕙重又把粉撲拿回來。白了臉。歇了一刻。纔見慧華跑進來。滿面淚痕。哭道。不好了。我父親得病很重。我馬上就要回去。葉蕙吃了一驚。問道。適纔是

誰打電話告訴你的。慧華道是我父親的好朋友。一向同住在一家的。葉蕙忙安慰他道。老伯今年還不到五十歲。些須小病。也不算什麼。現在只有等下午四點二十分的車走。慧華點了點頭。一人靠在椅背上。呆呆出神。葉蕙也替他着急。二人又胡亂收拾了一番。草草吃過稀飯。慧華便收拾行李。好在天氣炎熱。隨身不過帶些單夾衣裳。正在忙亂。忽見僕婦來說。蘇先生來了。慧華便教請到裏面來。僕婦領命出去。少頃蔚成進來。一眼看見慧華眼圍兒紅了一層。正自不解。一面又同葉蕙打了招呼。葉蕙便告訴了慧華適纔的事情。蔚成也是一驚。當下安慰了慧華一陣。葉蕙便留蔚成吃中飯。大家談談說說。慧華終是不樂。捱到三點半鐘。慧華便別了葉蕙的母親同嫂嫂。同葉蕙蔚成直到東車站。蔚成替他買好票。送他上車。三人又坐下談天。轉有些戀戀不捨。不一時。搖了開車鈴。大家互道聲珍重。葉蕙蔚成便下車來。直等火車去得遠了。方纔回家。按下不表。且說慧華坐在車中。心急如焚。巴不得立刻就到天津。好容易捱到八點多鐘。車抵天津。慧華隨身只帶一隻皮箱。便急急的跨上一輛洋車。直奔自己寓所。到家以後。便有僕人告訴他。陶老爺現在是住在日本醫院裏。慧華便進去見了同住的陳老太太。原來陶靜民一人在天津。是住在同鄉陳立予家裏的。立予今年已有六十多歲。同靜民是肝膽之交。膝下兩個兒子。都在南開大學讀書。慧華剛坐定。同陳老太太還說不到幾句話。正值立予從外面回來。慧華行過禮。便問父親怎麼了。立予道。本來令尊近幾月腿上的病。完全算是好了。扶着手杖。一人勉強都能走得。不料昨天被朋友邀去吃飯。半路上碰了汽車。登時從洋車上滾下來。便昏倒過去。我的車走後。趕到一看。便立刻送到日本醫院裏去。主任醫生鈴木次郎。本是從前替他醫腿的。看了之後。便說不妙。受傷不輕。今日一早。纔醒過來。便教打電話催你回來。你來得正巧。我現在要去看他。一路去罷。慧華便同立予坐了馬車。向日本醫院而來。進門之後。找了鈴木次郎。帶到靜民的病房門口。鈴木次郎向慧華道。女公子進去。最好不用多說話。病勢很是不輕。也許明天還要割大腿呢。慧華答應了。便同立予輕輕推開了房門。走進去。慧華一眼望見靜民兩頰削瘦。面容慘白。正在沈沈睡着。旁邊坐着一個看護婦。慧華便挨到牀邊坐了。立予等了等。還不見靜民醒來。便向慧華道。我且回去一輪。回頭再來。還要在

這裏過夜的你也不妨在這裏住一夜。慧華答應了。立予便出來找着鈴木次郎。問他究竟如何。鈴木次郎皺了皺眉道。他的大腿。從前是中過手槍的。這次不但引起舊症。並且裏面還發炎呢。所以人都不很清醒。且到明早再決定割不割。今夜還是不可大意的。立予聽了。便別過鈴木次郎。逕自回家去了。且說慧華坐了十分鐘的光景。纔見靜民動了動。微微的睜開眼。慧華忙湊上去。低聲問道。父親此刻可好些。靜民望了半晌。纔說道。你回來了嗎。學校裏可曾放假。慧華道。已經考完。明天就放假了。靜民歎了歎。向看護婦道。現在我覺得清醒些。請你暫且出去。我要同他說兩句話。那看護婦便起身。又叮囑慧華不可說話太多。這杯裏的清水。是可以喝的。慧華答應了。看護婦便自出去。靜民略擡了擡身子。要慧華移過一個大枕頭。墊在頭下。又喝了兩口水。歎了歎。說道。女兒。我的命是不久了。你是個最孝順我的人。平時最聽我教訓的。現在我臨終遺言。是教你替我完成一件沒有做完的事。不知你可依從麼。

第十一章

慧華含淚說道。不知父親有什麼事。要女兒做。女兒那有不遵從的。靜民道。這事你做來十分容易。說來話也很長。十多年前。我正同一班同志。天天運動革命。那時有一個知己。他的姓名。停一會再告訴你。他同我的交情。自非別人可比。那時我們都在廣東。有一次。我們議決要往各處去宣傳。我是留在廣東不動。他臨行的時候。自知此去恐怕性命難保。便把他的後事託付於我。他只有一个兒子。算來年紀比你大得三四歲。生下地就沒了母親。寄養在一個婦人家裏。我那老友既託付了他那兒子給我。我便十分憐愛。那兒子就接回來。住在一家。後來我到日本去。便把他託付一個熟人照顧。原算定一年半載就回來。誰知在日本勾留了三年。接着你母親又亡故了。後來辛亥革命。我的腿部受了傷。一向帶了你。就住在天津。我時時打聽那孩子的下落。誰知竟無音信。我近來腿部好了些。本打算秋天裏到廣東。打聽他的下落。也對得住死去的朋友。誰知這次出了岔兒。眼見得性命難保。現在你且聽我的遺囑。我死了。一切後事。都有陳老伯代辦。以後你的學費。以及別樣用度。我早籌好了。存在陳老伯手裏。你自向他提取。這都是不要緊的事。我要你替我做的。

一件事。你現在先發個誓。除非死了方罷。若是你一日在世。你就該替我做去。你且發誓。慧華垂淚道。父親要我怎麼起誓。請你快說罷。女兒總照你說的去做。靜民道。你要記着。你若不替我做到。我就是做鬼也是不安心的。現在我已經得朋友來信報告。曉得那孩子有了下落。你就該照着那線索去細細打聽。一定不難尋到他。以後你就嫁給他。以補我歷年不曾照應他的地方。你年紀已經不小。平常我總不講起你的親事。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好在那孩子現在的情況很好。你便嫁給他。也十分相配。你且拿水給我喝一口。慧華忙送水給靜民喝了。靜民又歇了歇。閉了眼。呼吸便十分緊促。約摸有一分鐘。忽地圓睜雙眼。突然伸手抓着慧華的皓腕。喘吁吁的說道。慧華。我女兒。你你你答應了嗎。慧華吃了一驚。哭道。父親。我已經答應了。父親且將那人的姓名。以及怎樣尋法。告訴女兒。靜民大聲道。那人嗎。就在這裏。你看他不進來了嗎。慧華回頭一看。只見那看護婦推門進來。接着鈴木次郎陳立予都進來。一見靜民如此情狀。不覺大驚。鈴木次郎忙問慧華道。怎麼會變成這樣的。慧華道。適纔還好好的說話。忽然就變成這樣了。鈴木次郎便教看護婦去取藥針來。此時靜民兀自口中喃喃不絕。立予從前也曾留學過日本的。此時使用日本話問鈴木次郎道。要不要緊。鈴木次郎也用日本話答道。雖不要緊。然而也很危險。且看打了針如何。慧華此時已被他父親的一番言語。鬧得六神無主。又見他們二人說日本話。自己一句也不懂得。正在納悶。立予回身。即向慧華道。我們且出去讓他細看罷。不過是適纔太說多了。精神有點來不及。慧華便同立予走出來。到另外一間房裏坐下。慧華思前想後。柔腸寸斷。可憐自己雖同蔚成訂婚。父親並不曉得。此時便稟告他。也來不及了。又想父親所說的人。不但沒有住址。便連姓名都不曉得。在這茫茫人海之中。教人從何處尋呢。況且同蔚成的婚約。許多朋友都已曉得。現在忽然要同他斷絕。非但蔚成立時會有意外。便是自己也是萬分不願意。慧華越想越難受。再看立予。口含雪茄。支頤無語。大家靜悄悄的。慧華心中起伏不定。想着此後若是同蔚成結婚。便違背了父親的遺命。自己便是個不孝之女。若是依從父親的話。找到那人。一面不相識。教人怎好同他結婚。人家只說父母包辦婚姻。然而總沒有這樣的苦楚。慧華處在這兩難的地位。一邊是蔚成。一邊是父親。兩邊都是

十分要緊的人。真是無法可設。末後忽然想到死路上去。若是果真自己死了。兩邊都對得住。慧華存了必死之心。倒反覺得安靜些。立予坐了一陣。便起身出來。又走到靜民房中。只見鈴木次郎背着雙手。在房中踱來踱去。靜民睡在床上。氣息十分緊促。立予輕輕的問鈴木次郎道。究竟怎樣。鈴木次郎皺眉道。很是不妙。我告訴你一句實話。性命恐怕就在明早了。立予吃了一驚。想起靜民是自己多年至友。一旦死別。不覺老淚縱橫。鈴木次郎也歎氣道。陶先生從前在日本。便同我相識。我用盡方法。終歸無效。只有聽天由命罷了。二人默默相對。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纔見靜民復又睜開雙眼。有氣沒力的叫道。慧華我兒。立予忙叫看護婦喚慧華來坐在床前。靜民此時兩腮如火般紅。雙眼發直。氣喘喘的說道。慧華我兒。你須記着那人……那人的姓名……是……你……須……記了。

第十一章

葉蕙女士這日飯後無事。正翻着報紙看了消遣。忽見僕婦進來說道。陶小姐有電話來了。葉蕙放下報紙。走出來。拿了電話筒。問道。是慧妹妹嗎。慧華道。蕙姐。我父親去世了。葉蕙驚道。怎麼。是幾時的事。慧華道。今天還沒有天亮的時候去世的。我現在真是快要死了。葉蕙道。還該自己保重點。我要蔚成來陪你好不好。慧華道。千萬不可。我見了他。更難受。葉蕙道。我來陪你罷。慧華道。也不好。我不願意在這裏住了。葉蕙道。你不願意在天津住嗎。慧華歛了歛道。也不但是天津。我總想再見你一面。葉蕙道。好端端的。怎麼說這話。我勸你看開點罷。慧華道。我還是要來北京的。請你把我的那口黃衣箱。託京奉路局的那位劉先生帶來罷。葉蕙又安慰了他幾句。纔掛上電話。替他把衣箱交給劉先生帶到天津。隔了兩天。又打電話問慧華。誰知慧華病了。不能接電話。葉蕙十分着急。又寫信給慧華。隔了多日。纔得到慧華的回信。說自己病了。父親的喪事快辦好。只要事情完結。就來北京。末尾又說些傷心短氣的話。葉蕙看了異常着急。心想新遭父喪。當然是容易傷感。然而細味慧華的口氣。好像他自己也活不成了。一般。當下便懇懇切切寫封信去勸慧華。葉蕙本想親自到天津去一輪。不湊巧他的母親正發着肝氣痛的老病。一時不見痊愈。次日。蘇蔚成來訪葉蕙。葉蕙便把慧華的信給他看。蔚成看完。

說道。我自從他去了。也寫過幾封信。但是總不見回信。便連他父親去世的事。我都不曉得。他這封信中的意思。很是消極。我實在想去看看他。然而他現在新遭父喪。我便跑去。也不便同他常常會面。既然他不久就來北京。我們還是靜心等着罷。蔚成坐了一會。便告辭而去。葉蕙不時的打電話到天津去問慧華的病狀。有時慧華也能接電話。說起再過一星期。就打算到北京來。葉蕙聽了。不勝之喜。約摸又過了八九天。葉蕙正在心焦。疑惑慧華又病了。這一日。恰好吃過午飯。晝長人困。忽聽見僕婦一疊連聲喊道。陶小姐來了。葉蕙跳起身子。開門迎接。只見慧華身穿淺灰洋紗衫裙。通身滾着白絲邊。頭帶雪白番布捲邊帽。足穿白橡皮片底的番布鞋。粧束雅淡。神情靜穆。兩頰微微削瘦。簡直不是當初那一種活潑氣象。一眼看見葉蕙。不由兩淚直滾下來。嗚咽得一句話也說不出。葉蕙搶上一步。握了慧華一併皓腕道。怎麼先不通知我們一聲。也好派人去接。慧華道。這次是陳先生派家人送我來的。我因為心緒不佳。只寫了一封信給你。現在還沒有收到嗎。葉蕙道。這也不談了。你且洗臉罷。慧華便脫了帽子。走到粧臺前面。略略洗過臉。又用象牙梳梳了梳頭髮。對着鏡子呆了呆。向葉蕙道。蕙姊。我是不是不比從前了。葉蕙道。不過略瘦一點。慧華道。我本不打算再到北京來的。然而總想見你們一面。我覺得近來纔嘗到人生的悲苦。從前我那裏理會得呢。並且現在我極愛哭。差不多時時都想哭。葉蕙道。白開些罷。老人家的生死是不免的事。慧華不禁哭道。蕙姊。你那裏明白呢。我並不是爲了父親的事情。纔傷心到這種地步。葉蕙安慰他道。你年紀還小。就這樣傷感。將來怎樣呢。慧華也不言語。用帕掩了眼淚。同葉蕙走到內室。見過葉老太太同葉蕙的嫂子。大家談說着。不覺又是晚飯時分。慧華這次到北京。行李帶得多點。又忙着收拾一切。葉蕙便叫僕婦擺好兩張籐椅。一個茶几。在樓上走廊上。又買了一次盤冰梨雪藕。幾瓶汽水。捱到九點多鐘。眼看慧華已經收拾妥貼。便同他到走廊上坐下。這時月光十分明亮。微風陣陣。暑氣全消。葉蕙便吩咐僕婦下去。不用上來侍候。僕婦斟了兩杯汽水。便自去了。葉蕙移過椅子。坐近慧華身邊道。你到天津後。究竟還遇見些什麼事。慧華道。我到了天津。我父親病勢十分沉重。次日一早便死了。後來入殮開弔。都是陳先生一手辦理。我那時正病着。也沒有心緒去問這些事。後來

我病好了。陳先生交給我一本兩千元的支票。說父親身後還留下一萬六千多元。都存在外國銀行裏。以後要用。只管提取。又說我父親還有一個心腹好友。叫做黃仲民。現在住在新加坡。他欠父親八千多元。將來也能歸還的。我那時子然一身。沒有個依附。想來想去。還是來看看你。老實告訴你罷。我現在除了一死。更沒有辦法了。葉蕙驚道。究竟爲了什麼呢。慧華流淚道。蕙姊。你若愛我。請你不要問什麼緣故。我不願意說。葉蕙問道。莫不是你的婚姻上出了變故。慧華含淚點了點頭。葉蕙道。然則老伯強迫你要嫁別人。慧華道。也不算強迫。葉蕙道。要你嫁誰呢。慧華道。不但不知姓名。並且還不知在何處呢。葉蕙大驚道。天下有這樣的奇事嗎。慧華道。真是奇怪。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

第十三章

蘇蔚成這日走到葉蕙家裏。正要問小姐在家嗎。不隄防那男僕含笑道。陶小姐昨天來了。蔚成聽了。好似得了什麼寶貝一般。含笑道。真的嗎。男僕道。小人怎敢扯謊。蘇先生且到客廳裏坐一坐。小姐們剛起身呢。蔚成便不待僕人再說。連忙走到客廳裏。也不就坐。只管在房子裏踱圈子走。等了好一會工夫。還不見慧華出來。不覺異常焦急。好容易聽見一陣輕巧的脚步聲。蔚成再也不能忍耐。忙趕過去。開門一看。只見葉蕙款款走來。臉上毫無笑容。蔚成不由滿腹疑心。衝口問道。慧華來了嗎。葉蕙點頭道。不錯。他昨天來的。但是今天病了。蔚成吃了一驚。忙道。我且去看看他。說着便站起身來。葉蕙攔着道。可以不必。他不願再見你了。蔚成聽了這話。好似晴天打了個霹靂。急得圓睜雙眼道。怎樣了。這這……事……葉蕙道。他還要我轉告你。從前的婚約。也要毀除的。蔚成聽了。覺得兩眼忽然一黑。撲通一聲。直跌在沙發上。半晌也不言語。葉蕙覺得這話太說急了。便低聲慢慢的說道。本來這事也出我的意外。他昨夜對我說。現在他除了一死。別無辦法。什麼原因。他也不告訴我。至於你們二人的婚約。是定要毀除的。從前答應你每月的用項。還是照舊供給你。若有意外的需款。他也願意幫助你。不過還有一言。你要記得。就是從今以後。你只當他死了。不要再想同他會面。也不必寫信給他。這裏

有一本東方匯理銀行的支票。總數是五百元。你且拿去。用完了。他再接濟你。他還要你努力讀書。不可爲這事灰心。我看他的情形。很是可愛。飲食一切。毫不在意。你暫時且安靜點。我慢慢的勸他。我要是能盡力的地方。我總替你們極力做去。葉蕙說着。便遞過一本支票簿。蔚成道。這支票我也不要。我只要問他爲什麼要悔婚。須得把緣故告訴我。不然憑空說悔婚約。教人摸不着頭腦。他要我權且當他死了。這事萬萬不能。即使他真死了。我還要時時刻刻想着他。記着他。何況他還活着呢。罷罷。我今日纔得了一個教訓。天下女子沒有一個是可靠的。我同慧華的交情。總算是沒有再好的了。我的財產落了空。他自願幫助我。現在呢。無緣無故。要毀婚約。無怪孔夫子說。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葉蕙聽到這裏。勃然大怒。正色說道。蘇先生。你說話要留神點。論慧華這次行爲。固然出人意外。然而他現在天天悲苦。專想尋死。究竟還是爲着你。恐怕對你不住。你現在不但不體諒他。一片苦衷。反而如此責備他。連天下的女子都罵盡了。我看你未免有點不近情理。世界上惟有你們男子。纔是無情無義呢。葉蕙愈說愈氣。也不待蔚成答話。忽地一轉身。便上樓去了。蔚成不覺呆了。呆也覺得沒趣。只得一步一步的捱出了大門。跨上一輛洋車。回到家裏。路上也不知想些什麼。到家以後。一言不發。躺在床上。越想越氣。慧華忽然悔婚。真是莫名其妙。看來女子是靠不住的。這次慧華回去。也許是另外愛上他人。所以裝病不肯見我。若是果然病了。爲什麼不讓我到他牀前看一看呢。無怪平常在報紙上看見許多女子負心的新聞。我一向還以爲是那些訪員假造。拿來充篇幅的。誰知今天居然自己身歷其境。這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了。然而我蘇蔚成被你無端騙了兩年。害得我多受這次打擊。精神上的痛苦。是不消說了。平日相熟的朋友。聽了這事。豈不是要傳爲笑話。即是樓下的林遠。教我怎好見他呢。我並不是懦弱的人。那種自殺的行爲。我絕對不會做的。我倒要報我的仇。出這口氣。先將你慧華心愛的人尋到。殺了他。再來殺你。方洩我心頭之恨。蔚成想了一陣。恨不得手中有一支手槍。馬上就去把慧華打死。正在打量着殺人的當兒。僕人已送上晚飯來。蔚成問林先生在家嗎。僕人道。不在家。蔚成望了望飯菜。覺得不能下嚥。便叫僕人打了一斤白乾。一盃一盃的痛飲。喝得高興。只顧提起慧華的名字痛罵。歇了一陣。酒菜

都完了。便不吃飯。胡亂洗了臉。朝牀上一躺。也不脫衣。糊裏糊塗的睡着了。次早醒來。已是八點多鐘。昨夜的怒氣。已經平了些。覺得有點頭暈。又想到慧華以前待自己的情分。不覺又呆了呆。癡癡的望着壁上一張慧華的照片發楞。歇了歇。便起身走到書桌前。抽出信紙寫道。

慧華女士青覽。日昨奉訪未見爲悵。葉女士言及。女士抱病在牀。未能出見。且言以前之口頭婚約。從此作廢。聞悉之下。驚駭莫名。當日婚約。純係二人心願。並非強迫。今。女士既欲悔婚。必出於不得已。然必以緣由相告。否則決不能從命。尚乞。女士有以覆我。日昨對葉女士語多唐突。亦請代爲致歉。望勿介懷。蔚成謹上。

第十四章

陶慧華接到蘇蔚成的信。看了又看。流了不少的眼淚。遲疑了半晌。方纔用鋼筆寫了一封回信道。

蔚成左右。得書痛苦莫名。此事實出於萬不得已。原因不能奉告。即。君知之。亦於事無補。慧亦不願告人。想。君既愛我。必能諒我。今後請再勿以原因相問。慧自信非輕薄者。流。想。君早已鑒及。今生既與。君訂婚。雖不克嫁。君然必不至另嫁他人。且慧命在旦夕。請勿以慧爲念。勿以慧故而自傷其生。慧死後。若得。君常至慧墓前。臨風哀弔。則泉下亦瞑目矣。嗟乎蔚成。生離死別。未斷情緣。相逢來世。慧華謹覆。

慧華把信寫好。已經哭透了一條手巾。字跡都被眼淚弄得有點模糊。也不敢再看。加了封套。教人送去。自己重又睡下。大凡一個人在情感奮激的時候。最容易起自殺或殺人的念頭。及至過了一會。覺得東牽西掛。荆棘重重。一經遲疑。勇氣遂渺。再過幾天。便如舊心平氣和了。即以我這書中的陶慧華而論。當日聽了父親的遺囑之後。覺得進退兩難。不嫁蔚成。不但令蔚成難堪。便是自己也萬分懊惱。嫁了蔚成。便算是違背父命。蔚成固是自己一向最心愛的。父親也是自己一向最孝順的。所以在這時候。慧華除了一死。便無辦法。當

夜存了必死之心。倒反覺得安貼舒服。不料次日他父親身死之後。諸事雖有陳立予幫忙。然而也有許多要自己料理。弄這個忙那個。便把求死之心。暫時冷却一半。及至他父親的大事都辦清楚了。又想到蔚成同葉蕙。總有點捨不得。便覺得天津這地方舉目無親。所以又來到北京。誰知見了葉蕙。談了一回。覺得世間還有可親可愛的人。求死的念頭。輕輕的便完全打消了。俗語道得好。人非木石。孰能無情。何況慧華是一個十分多情的女郎呢。閒言少叙。且說慧華自從獲了蔚成的信以後。心想萬一蔚成再來纏繞不清。那真令人莫可奈何。現在自己已經沒有自殺的勇氣。只有抱定宗旨不嫁人。若是蔚成再有信來。一概不回覆。即使蔚成來會。一定不見。免得再墮情網。不能自拔。這時却好葉蕙進來。見慧華臉上還有淚痕。便道。你何苦又傷心呢。每天總不見笑容。會要生病的。慧華勉強笑道。沒有傷心。葉蕙問道。適纔好像你發了一封信。是給誰。慧華便把蔚成來的信給葉蕙看了。又把自己回信的意思。約略告訴了葉蕙一遍。葉蕙看了信。生氣道。他這信寫得無理。慧華曉得還是爲着昨天的事。便笑道。你不用計較了。本來也難怪他要生氣呢。葉蕙想了想。問道。你回了他的信。他益發要來的。慧華道。從今以後。他寫來的信。我都不拆看。葉蕙道。以前的信呢。慧華道。等我清理出來。都還他罷。葉蕙笑道。真的嗎。慧華正色道。自然是真的。說着便起身開箱子。一包一包的取出來。略看了看。用一張紙包了。教人給蔚成送去。葉蕙見他如此決絕。倒甚詫異。也不言語。等到吃過晚飯。便悄悄的問慧華悔婚的緣故。慧華聽了。登時雙蛾深鎖。一言不發。禁不住葉蕙再三的盤問。這纔把他父親的遺囑。詳細的都告訴了葉蕙。葉蕙不勝駭異。歇了歇問道。你現在怎樣辦呢。慧華道。我當初立意要自殺。後來覺得自殺是不容易做到的。現在只有同蔚成解除婚約。我決定終身不嫁。若是訪着了父親所說的那人。我便時常接濟他的用費。幫助他成立。至於要我嫁他。那是萬萬做不到的。葉蕙想了想道。你也會打聽過蔚成的身家沒有。慧華望着葉蕙道。你難道疑心蔚成就是那人嗎。葉蕙道。這也難說。天下往往有這樣湊巧的事情呢。慧華搖頭道。不對。蔚成是由他叔父撫養成人的。其實我很早就朝這上面想。然而總不對。我今生是毫無意思的了。葉蕙道。你看開些罷。只當是不認識蘇蔚成就是了。你也要常在外面走走。免得長日

悶在家裏。有些朋友也該去會會。慧華道：我簡直不想出去。還是在家裏清靜點。葉蕙笑道：從前你每天總是忙不過來。現在倒清閒了。慧華道：從前的事。還提他做甚。教我越想越傷心。從前那些賞心樂事。現在再也不去想了。葉蕙道：現在該從別處尋樂趣了。我看你悶在家裏。總不好。我們明天到香山去住幾天罷。我有幾個同學在慈幼院做事。那裏比北京城裏清涼得多。慧華道：也好。我倒有很久不會游山。明日什麼時候去呢。葉蕙道：當然是早上涼爽點。我們雇個汽車去好嗎。慧華笑道：有什麼不好。還可以到頤和園去游一游呢。我們既然打算要住幾天。總得帶幾件衣服。葉蕙道：你的照相機還可以帶去。慧華道：不錯。明天還要買片子。葉蕙笑道：說起照相。你還是同蔚成學的。慧華望了葉蕙一眼。笑道：我明天不帶照相機了。葉蕙笑道：算了罷。今晚早點睡。明天好提起精神去游山呢。

第十五章

少年美術家林遠先生。近日正同一班背畫版的同志。往通州寫生回來。到家已是夜裏十點多鐘。忙着把一件夏布長衫脫下來。撲了撲灰。摸着一柄紙扇不住的搖着。正望着自己所畫的陶慧華的像。不覺呆了。呆。便走到樓上去看蔚成。誰知房裏黑洞洞的。並無一人。便仍舊回到房裏。把這幾天的作品搬出來。端詳了一回。方纔就寢。一覺醒來。也不知是什麼時辰。只見滿窗紅日。連忙起身。推門出來。正碰着僕人慌慌張張的從樓上下來。一見林遠。便叫道：林先生快去看罷。蘇先生吐了血。林遠更不打話。大踏步上了樓。進門一看。只見蔚成躺在樓板上。地下一大灘鮮血。再細看蔚成。已是面白如紙。瘦得可怕。林遠心想自己出門。不過四天的工夫。爲何蔚成簡直換了一個人。便叫僕人進來。把蔚成擡在牀上。摸了摸心口。幸喜得還是突突的跳着。便回頭問僕人道：怎麼好好的會吐血呢。僕人答道：再別提了。這幾日蘇先生簡直是另外一個人了。每頓飯也不吃。只顧喝白乾酒。每晚都是十一點多鐘回來。喝得大醉。昨日陶小姐送來一包東西。我送上樓。他打開一看。便大叫一聲。倒在地下。口裏直冒鮮血。今天是第二輪了。林遠望了望桌上。只見一封封盡是蔚成寫給慧華的信。心裏便料着一半。回頭再望蔚成。業已呼吸如常。便輕輕地叫他一聲。蔚成微微睜開眼一看。見是林遠。便歎道：我今天

纔羨慕你呢。說着又閉了眼。再不言語。林遠看着光景。還是要找醫生的。便下樓要走出大門。僕人連忙笑道。林先生也該換件衣服。纔好出去。林遠低頭一看。只見自己一身褂褲。已經有半月不曾換洗。領袖兩處。都變成綠色了。背後還破了一條大縫。渾身還帶着一股酸味。忙到房裏穿上一件長衫。便走到近邊。找着一個西醫到家。看蔚成的病。醫生看了。說不要緊。停一刻自然會好的。也不必吃藥。不過以後須得靜養。林遠方纔放心。送過醫生。便坐在榻前。一直到晚上。蔚成纔說要東西吃。如是過了三天。蔚成差不多都已復原。不過神情有點瘋癲。把慧華和自己悔婚的始末。同林遠說了一遍。又說一遍。每日早上起來。就步行到西城白廟胡同葉蕙家裏門房照例擋駕。又步行回家。晚上便喝酒。如此一天一天。走來走去。連白廟胡同一帶的人。都曉得每到上午十點鐘。便有一個少年。頭髮蓬着。臉上瘦得怕人。身穿一件夏布長衫。被汗濕透了。東倒西歪的走來。歇了一刻。又回去了。便連報紙上。都拿這事當新聞登出。林遠不但不阻止他。反而極力勸他每天去會慧華。說久而久之。自然可以看見。且說慧華同葉蕙。在香山一帶。住了一個禮拜。覺得也沒有什麼樂趣。便到城中。誰知蘇蔚成每天必來一次。慧華聽了。萬分難受。又在樓窗裏。看見蔚成形容憔悴異常。越發心如刀割。然而仍舊抱定宗旨。始終不見他。這日蔚成又按着老例來會慧華。門房回覆了他。蔚成一步一步走回去。誰知剛走出白廟胡同。便突然暈倒。口吐鮮血。馬路上的行人。都圍攏來看。幾名巡警也走過來。無巧不成話。這時林遠正同了兩個學生。在西單牌樓亞北點心號。吃完冰激林出來。見衆人圍了一個圈子。便走進去一看。見是蔚成。林遠便慌了手脚。忙同巡警說明了。便雇了一輛洋車。送蔚成到舊刑部街山本醫院。院長山本忠孝。親來診察之下。又問了問以前的情形。便說是神經錯亂。加之本來就有肺病。所以時時要吐血。當下便把蔚成搬到一間清靜的病室裏。林遠把用費繳清。從此每日總來看視一輪。轉眼又過半月。蔚成有時清醒有時糊塗。幾次三番。要起來看慧華去。有一天。山本院長慢慢的向林遠道。我看這人的病狀。實不算輕。是心裏受了打擊的。他天天呼喚的慧華女士。究竟在不在北京。可否請那女士來看看。也許病勢可以減輕呢。林遠便答應着出來。正遇着醫院裏的會計。說上次所繳的錢。已經完了。須得再繳。林遠道。你不

要忙。回頭我就有錢給你的。

第十六章

林遠走到葉家。便向門房說。要會陶慧華女士。門房間他要名片。他說道。沒有。你只說姓林的就是了。門房進去了好一會。纔說有請林先生。林遠不勝之喜。便昂頭挺胸的走入客廳坐下。伸手把長衫上五個鈕扣都摸了摸。又揸開五指。將七寸來長的頭髮梳了梳。端然危坐。等候慧華出來。且說慧華久不見蔚成來。不知是凶是吉。又不好意思去看他。心裏總覺得是自己害了蔚成。半月以來。雖不曾聽見蔚成什麼凶信。背地裏不知哭過多少回。這日見林遠來會他。正中下懷。自己心裏七上八下。也不知林遠今日來要說些什麼。也許是蔚成的凶信。當下便一人走到客廳裏。見了林遠。衝口問道。蔚成現在怎樣了。林遠道。蔚成現在住在山本醫院。慧華聽了。方纔放心。又問現在病勢怎樣。林遠道。不瞞女士說。自從那日女士送還他的書信以後。他就吐血。終日喝酒。便有點瘋癲。我也不能禁止。半月前。他忽然在街上摔倒。當日就住在醫院裏。清楚的時候。同平常一樣。發起瘋來。可了不得。只顧喊着女士的名字。那院長今日特爲同我談起。說蔚成的病究竟是心病。藥石不能奏效。現在只有請女士去勸他一勸。也許能有轉機。否則只有眼睜睜的看着他死了。林遠說到這裏。故意提起袖子。向眼前掩了掩。慧華想了想。便向林遠道。好。我吃過晚飯便去看他。林遠又將蔚成的醫藥費業已用完。自己無法可設的意思。微微的露出。慧華不待他說完。便滿口答應。忙到裏面拿出一百元鈔票。交給林遠。又道。我等一會。一定來看他。但是請你不用先告訴他。林遠連忙點頭。隨即告辭而去不提。慧華原想吃過晚飯。等葉蕙回來。一同去看蔚成。誰知葉蕙再也不回來。看看已是七點多鐘。便不再耽擱。一人來到山本醫院。打聽出蔚成的房間號數。教看護婦帶到門口。吩咐看護婦先去了。自己覺得胸中亂跳。臉上熱刺刺的。側耳聽了聽。好像有翻書的聲音。接着又聽得蔚成口中念道。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慧華暗道。可憐的蔚成。完全誤會了。當下便悄悄的推開房間進去。只見房中電燈十分明亮。簡簡單單的擺幾件白漆傢具。蔚成穿着雪白的襯衣。坐在牀

上。看一本圖畫。臉上異常瘦而且白。慧華進去。他也不擡頭。好像不曉得似的。慧華一直走到牀前。突然握住蔚成的手道。蔚成是我害了你。蔚成大驚。擡頭一看。見是慧華。依然是舊時丰采。滿眼清淚。站在牀前。自己轉瞬眼望了半晌。方才歎道。你不是慧華嗎。我這一生。為你斷送了。從前大熱天氣。我天天去會你。你總不肯見。立意要同我悔婚。我只當你負心到絕地了。我現在是垂死的人。今天不保明天。你爲什麼又跑來看我呢。蔚成說着。禁不住淚下如雨。連說話的聲音。都有點嗚咽了。慧華趁勢坐在牀沿上。想要說話。只覺得喉嚨裏哽噎得轉不過氣來。只有垂淚的分兒。蔚成細細的端詳了慧華一陣。重又問道。你不是慧華嗎。你不是我惟一的好友嗎。許久不見。不但消瘦了許多。見了我。倒反生疎了。我看不出你的心。爲什麼這樣很。簡直要把我害死方休。慧華道。蔚成。你不要錯怪我。其實我所受的痛苦。比你還要利害。我這種苦處。是不能告人的。蔚成又道。你今晚來看我。是什麼意思呢。慧華道。我希望你的病能好。蔚成道。好了。你能嫁我嗎。慧華道。蔚成。你不要提我嫁你的話。蔚成道。你既不能嫁我。我也不望好了。慧華道。蔚成。你不要如此。你自己還有遠大的前途呢。不要爲我便犧牲了。蔚成道。前途嗎。我前途的希望。就是得你爲妻。我再無別的妄想。你不能嫁我。我願意死。我願意受人唾罵。說我是沒志氣的人。是爲情奴隸的人。我不願意一人獨自活了。慧華道。你不用生氣。我同你悔婚。是出於萬不得已。並不是負心。你同我的交情不淺。當然可以相信我。我若是另外愛他人。我可以死給你看。我同你悔婚。我自己一生的幸福。都沒有了。你要明白。我若是嫁了你。我就活不成的。就是死了。也對不住我已死的父親。蔚成。你一向不是愛我嗎。你一向不是極體諒我的嗎。今日爲什麼逼我做不孝的女兒呢。我勸你權且當我死了。你好好的保重身體。你若有個短長。我的罪更大了。蔚成想了想道。慧華。你的話也有理。現在求你把悔婚的原因告訴我。慧華道。老實告訴你罷。我父親臨死遺命。要我嫁一個人。可是……蔚成聽到這裏。忽然大喊一聲。一口鮮血。正噴在雪白的被單上。

第十七章

慧華大驚。接着便有看護婦聽見聲音。趕進去。一眼看見蔚成又吐血了。便如飛的去請院長。山本忠孝趕來一看。皺眉道。不消說得一定又是刺激了他的神經。纔會吐血的。當下便灌了一小杯藥水下去。回頭見慧華站在身後。便含笑問道。這位想是陶小姐。慧華點頭答應一聲。山本忠孝笑道。若是陶小姐不來。蘇先生斷不會吐血的。慧華臉上一紅。搭訕着道。他的病症究竟怎樣。山本忠孝伸手在自已的肥頸上掐了掐道。蘇先生的病症。究竟屬於神經方面的居多。吐血倒不十分要緊。若是心裏舒服。斷不致再吐血的。不過現在每天總要發一發神經病。這一點總要他心裏能得着充分的安慰。纔能好的。專靠吃藥總難見效。吐血一層。小姐不必害怕。他本來就有肺病的。停一刻就能清醒。說着。又咳嗽了兩聲。笑道。陶小姐既是他的好朋友。我很希望小姐常來看他。不過總不宜提起他的心病纔好。慧華答應了幾聲。山本忠孝又問道。小姐住在那裏。慧華道。不遠。就在紅廟胡同。山本忠孝道。好極了。以後請小姐常來看看他。今晚且讓蘇先生休息休息。慧華又望了望蔚成。只見他雙目緊閉。呼吸頗爲急促。便別了山本忠孝。急急雇車回家。葉蕙早已回來。便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了。慧華把適纔的情形。都告訴了葉蕙一遍。葉蕙聽了。歎道。蔚成呢。起初我還生氣他。現在我倒憐惜他。可憐一個氣宇軒昂的少年。爲了你的緣故。弄到這種地步。生死還不一定呢。慧華垂淚道。這都是我害了他。現在教我怎樣救他呢。葉蕙道。我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同你說。我勸你還是取消悔婚的念頭罷。否則蔚成既爲你斷送。你自己終身也斷送了。慧華道。我何嘗不是這樣想呢。我此刻不死。就是爲着他。不過怎對得住父親呢。葉蕙道。老人家病到危急的時候。每每昏迷不清。所謂臨終亂命。也是常有的。況且他所說的那人。連姓名都不曉得。即使將來訪着了。他還可依你以前的主意。設法周濟他。若是定要依你父親所說的。實行嫁給他。試問這種事情。何能做到。你父親也一定捨不得把心愛的女兒。嫁給陌路生人。可見得他的遺命。是不可靠的。你同蔚成的關係。我是最清楚。假使蔚成身死。我看你也不能獨生。現在還是答應他的婚約。他的身體便可復原。結婚一層。也不必急急。你看我這話對不對呢。慧華想了半天。方纔說道。依你的罷。我便做個不孝之女。即使上天要處罰我。我也願意。葉蕙道。還有一層。你從前同蔚成訂婚。一向並

不會同你父親說過。若是你告訴了他。那臨終的遺命。就不致要你嫁他了。慧華聽了。仔細一想。覺得不錯。當夜無話。各自就寢。次日九點鐘的光景。慧華同著葉蕙。又到山本醫院。走到蔚成房裏。蔚成見慧華同葉蕙來了。不勝之喜。問道。你是慧華嗎。你允許嫁我嗎。葉蕙道。他答應仍舊嫁你了。蔚成大聲道。真的嗎。我不相信。你們不要哄我。慧華。你且來同我握手。表示你允許嫁我。慧華便伸手握住蔚成的手道。蔚成。你好生保養罷。我不同你悔婚了。蔚成又道。你是慧華嗎。你真的不同我悔婚嗎。慧華一一答應了。蔚成大笑道。哈哈。真的不是做夢。接着又一陣狂笑。笑聲剛歇。兩眼反插。登時昏倒過去。四肢冰冷。慧華大吃一驚。忙跑出來找山本忠孝。山本忠孝一看。也不言語。忙取了一副注射器。在蔚成的手臂上。連打了三四針。回身向慧華道。這一來神經衰弱極了。慧華道。這次昏倒不會吐血。山本忠孝道。我倒願意他吐血呢。現在還有不少的痰迷着。正說話間。只見林遠來了。一見蔚成這個樣子。嚇得啞口無言。山本忠孝教大家都出來。讓蔚成靜臥。林遠悄悄問慧華適纔的情形。慧華略略告訴了他一遍。林遠道。蔚成是心病。總得要順他。像這院長抵死把他關在房裏。無怪要出花樣了。這時。山本忠孝正從蔚成病室裏走出來。聽了林遠的一派言語。不覺好笑。便笑向林遠道。林來生的高論。很是有理。我看林先生的頭髮太長了。不但容易害毛孔瘡。並且還要使頭腦昏亂呢。

第十八章

蔚成自從那次暈倒以後。又有半月。終日昏昏沉沉。也不會清醒過。慧華急得沒法。成天守在蔚成的榻前。蔚成也不理會。山本忠孝背地裏對林遠說。蔚成病勢有增無減。從今以後。再沒有清醒的時候。林遠聽了。通身汗下如雨。也不敢做聲。大家都不讓慧華曉得。慧華近來也累得精神恍惚。人也消瘦了。自己倒添了些病症。暗想。早知如此。當初萬不該同他悔婚。現在弄得。不死不活。無可奈何。葉蕙也很替慧華擔憂。常勸慧華自己保重。慧華不聽。葉蕙本來已經同人訂了婚。最近又定在陽曆九月間結婚。自己也料理出嫁的事情。這日。慧華正從醫院回家吃午飯。葉蕙見他形容憔悴。毫無樂趣。便問蔚成怎樣了。慧華道。不見得好。今天的體溫更高了。灌牛奶給他吃。

他也不會嚇了。山本告訴我。今夜恐怕是危險時期。已預備着一種最寶貴的藥。晚間給他吃。轉機全在今夜。我打算吃過飯。睡一睡。晚上再去。我實在支不住了。葉蕙點頭道。你也該睡一覺。我下午要出去。讓你一人安靜睡罷。慧華勉強喝了半碗稀飯。便去睡覺。到了三點鐘的時候。忽然被僕婦叫醒。說是驛馬市大街佛照樓旅館。有一位新從南邊來的黃仲民先生。打電話請陶小姐過去。有要緊的事商量。他今晚還要動身到漢口去。務請陶小姐馬上就去一輪。慧華聽了。倒摸不着頭腦。想了想。纔明白這黃仲民就是當日欠父親的錢的人。當下便起身洗了臉。雇車到佛照樓而來。茶房帶到黃仲民的房間裏。慧華看那黃仲民。四十多歲的年紀。紫膛面皮。口裏鑲了兩顆金牙。身穿紡綢長衫。滿面春風。同慧華寒暄已畢。便緩緩的說道。今天請女士過來。很是抱歉。本當到府上拜訪。不料俗事很多。陳立予老兄。把女士的住址都告訴了我。所以便請女士過來談一談。我十年前曾借過令尊八千元。現在連本帶息奉還。另外還有一件事。就是三月以前。令尊託我仔細打聽我們一位老朋友劉次山的世兄的下落。現在我已打聽清楚。也該告訴女士。這話說來很長。當令尊到日本去的時候。便把劉世兄託給一個姓蘇的撫養。從此就不通音問了。我當日得了令尊的信。馬上設法向各方面探聽。纔曉得劉世兄自從寄養在蘇家以後。適逢那地方出了一件拐帶案子。地痞見蘇家錢很多。又見家裏忽然多了一個小孩。便告發他。差人們把姓蘇的捉了去。姓蘇的在堂上一口咬定。劉世兄是他的遠房姪兒。問官又叫失落小孩子的家主認人。那家主也說不對。當下便把姓蘇的放了。又把地痞打了一頓板子。說他誣告不實。至於姓蘇的爲什麼要把劉世兄認做自己的姪兒呢。因爲劉次山是人人曉得的革命黨。在前清的時候。革命黨全家都是該殺的。所以劉世兄從此就做了姓蘇的姪兒。替他取名字叫蘇植。後來那地痞。因爲懷恨在心。便聚集了一羣黨羽。把姓蘇的害死。把蘇植拐到南洋當豬仔賣。自此蘇植便無下落。誰知後來蘇植在南洋弄得很好。近年來到北京讀書。也算是劉次山的福氣。不過蘇植現在更名蔚成。在北京大學讀書。女士不難找着。令尊要打聽他的下落。無非是要周濟他。提拔他。使他成人。方纔不負好友的託付。現在蘇植在北京大學讀書。也算得很不錯了。令尊雖死。也可以瞑目了。仲民說完。在身邊

摸出一本花旗銀行的支票簿。遞給慧華。又摸出一支雪茄。抽着。慧華聽了仲民的話。如夢初醒。登時心裏也不知是喜是憂。急忙謝了仲民。收好支票簿。急急告辭出來。跨上一輛洋車。教他趕快拉到山本醫院。沿途心裏只是勃勃的跳。好容易到了山本醫院。也忘了給車錢。直望裏跑。迎頭撞着一個看護婦。見了慧華。忙道。蘇先生業已斷氣。我們正打電話找小姐呢。慧華聞言。突然栽倒在地。

第十九章

慧華倒地之後。口裏只冒鮮血。大家又慌了手脚。連忙把他擡到一間空房裏。山本孝忠看了看道。他這吐血。比蘇先生的不同。他這是急得吐血。並不妨事。葉蕙因聽了醫院打電話找慧華。慧華不在家。自己剛從外面回來。知醫院的電話沒有好消息。便吩咐了僕婦幾句話。自己趕到山本醫院。正值蔚成臨危的時候。山本忠孝連打了幾次藥針。終歸無效。蔚成就此死了。臨死也是糊糊塗塗的。林遠想起同蔚成的交誼。不由得放聲大哭。葉蕙也忍不住淚下如雨。忽聽見外面說。慧華暈倒了。葉蕙忙趕來一看。只見慧華躺在牀上。業已不省人事。葉蕙歎道。天下的男女。到了你們這樣地步。真是無可奈何了。過了半個鐘頭。慧華纔悠悠醒來。睜眼一看。見是葉蕙。細聲問道。蔚成是真死了嗎。葉蕙點了點頭。慧華也無言語。歇了歇。摸出支票簿。遞給葉蕙道。交給林遠辦後事罷。我想回家去。葉蕙道。你在這裏養病罷。慧華聽了。陡地苦笑一聲道。我這病還用養嗎。我要回家去。這醫院裏我不能住。好姐姐。你依了我罷。我很清楚。並沒有病。葉蕙無奈。只得出去。把支票交給林遠。又雇了一輛馬車。自己扶了慧華出來。慧華舉步。只覺得兩腿發軟。便緊緊的倚在葉蕙身上。正要走過蔚成的病室。慧華便閉了眼。葉蕙扶着他出了大門。上了馬車。更無言語。沉沉的好像睡了覺一般。到了家。葉蕙扶他下來。走進房裏。躺在牀上。這時已是六點鐘。葉家的人。看見慧華如此情形。大家十分詫異。忙請一位相熟的中國醫生。看過脈之後。說慧華身體單弱。近來元氣虧損得利害。病勢來得不輕。當下開了一個滋補的方子。煎好了藥。給慧華吃了。神情似乎清醒些。葉蕙守在牀前。慧華把下午的情形。有氣沒力的。都告訴了葉蕙。葉蕙閉言。萬分駭異道。天下事有如此湊巧的嗎。慧華道。你且拿點水給我喝。葉蕙兌了一杯。

檸檬露給慧華喝了。慧華接着又道。我在天津。覺得自殺是萬全之策。到了北京。因為依戀着蔚成。同你的緣故。總不想死。現在蔚成既死。你也快要出嫁了。我在世上。還有什麼可以戀的呢。葉蕙握了慧華的手。只覺骨瘦如柴。不覺垂淚道。你不要說這樣的話。我聽了難受。慧華伏在枕上。咳了一陣。說道。你難受。我更難受呢。我記得那年初到北京。就認識了蔚成。我始終愛他。從來沒有改變過。一直到今日。誰知我們的結局是如此呢。說着又咳起來。葉蕙伸手。拍着慧華的背道。往事不必提了。慧華又道。惟有往事重提。纔有意思呢。今日我纔曉得歡娛苦短。我以前何曾想到人生如何悲苦呢。我越想越捨不得自己。我家庭的情況是頂好了。父親極鍾愛我。我自己讀書也有成就。隨便什麼事。我沒有學不會的。我一向也很喜交際。雖在北京這樣的壞社會裏。我身為女子。別人多方引誘。我始終沒有墮落過。我這種話。只配同你說。天既生我如此才華。為什麼又如此結局呢。慧華說到這裏。聲音漸漸的弱下來。葉蕙只覺得他的手。抖得利害。便道。好妹妹。不要說這些話了。慧華又提氣說道。我死之後。須要同蔚成葬在一處。我還有一本手鈔的著作。你記着替我印了。還要請你替我做篇傳。不要提我同蔚成的關係。至於我這一身的遭遇。到是一部很好的小說材料呢。慧華說到這裏。便覺得兩腮如火。氣喘得更利害。喉中作癢。不住的乾咳。葉蕙見着情形不對。心裏萬分難受。大家正在靜默的當兒。忽然遠遠的送過一陣鋼琴的聲音。慧華又睜開眼。側耳一聽。道。李家又彈鋼琴了。這不是很著名的德國跳舞曲子嗎。我那年在北京飯店。同一班留學生跳舞。樂師正是奏的這一曲。誰知今晚我又聽見了呢。慧華說完。氣越發急了。便連舌頭也木僵了。渾身抽動。手脚發抖。只聽見喉嚨裏咕嚕一聲。一口鮮血。又冒出來。葉蕙大驚。連喊了慧華幾聲。不見答應。可憐一個才情絕世的陶慧華。就此與世長辭了。

第二十章

且說我這一日。把已作好的慧華小傳。教人送給葉蕙女士去看。約摸過了一禮拜。我見着了葉蕙。葉蕙道。我把你做的慧華小傳。細看了幾遍。反添我無窮傷感。不啻把我從前同慧華種種情形。又經過了一番。慧華臨終遺言。要我把他一生的事蹟。代他寫出來。我慚愧

莫有這本領。現在你替我作成了。不但我該感激。即是慧華在地下。也感激你的。我想到慧華同蔚成的墳墓。已經半年沒有去看。不知你明天可願意同我去看看麼。我答道。我是極想到他們墳墓上去看的。如果女士不棄。我明天願意奉陪。葉蕙便謝了我。又把慧華小傳交還了我。次日早晨。我便到葉蕙家裏。他已雇好了一輛馬車。又買了兩個鮮花圈。當下不多耽擱。坐了馬車。直出永定門。一路景況。甚是荒涼。那時正是深秋天氣。離慧華去世。已有一年多了。郊外的荒草。都已變成萎黃的顏色。遠處有幾株枯樹。上回盤着兩三個老鴉。路上還有一隻瘦狗。夾著尾巴亂跑。天上陰雲很重。已經有些濛濛細雨落下來。滴濕了馬車的玻璃窗。偏偏今日坐的這輛馬車。也是很陳舊。油漆都已脫落。一個查顏駝背的老馬夫。高高坐在上面。一路走來。只聽見他咳嗽同吐痰的聲音。駕車的這匹瘦白馬。恐怕也是年老力衰。不堪驅馳的了。走起來還有點跛。馬車裏擺的兩個花圈。還是葉蕙昨晚教人在東單牌樓買的。這時花已經萎了。都一朵朵的垂下來。車中兩人都覺得悽然寡歡。又走了一陣。馬車停住。馬夫開門道。到了。葉蕙先跳下車問道。是這個地方嗎。馬夫笑道。自然不會錯的。今年春天。小姐還同著二位姑娘們到這裏。也是坐我的車來的。從這裏往西幾步。走上那個土坡。就到了。上次這裏樹林還多。現在都砍了。所以小姐認不清楚。葉蕙點了點頭。我便拿了花圈。跟着葉蕙。依照馬夫所說的。走上土坡。果然看見兩座新塚。葉蕙指着。向我道。那就是了。我一步一步的走道。仔細看那兩座墳。都是一樣的形式。中間相隔約有一尺的光景。四圍栽着些小松樹。十分青葱可愛。前面立了一塊白石碑。碑上並排刻着山蘇蔚成天津陶慧華之墓。幾個字。旁邊有一行小字。是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立。我便把兩隻花圈。掛在碑的兩角上。葉蕙見了這塊石碑。想起當日同慧華親密的情景。自然是柔腸寸斷。珠淚交迸。差不多要放聲大哭起來。我在這時候。也不知不覺的熱淚盈眶。心想大名鼎鼎的陶慧華。却是長眠在這裏。恨不得挖開他的墳墓來看一看。回想那年我在中央公園邂逅慧華。當時也會為之傾倒。又誰知第二次未得見他的面。今日却是來祭弔他的墳呢。昔日慧華在世。一班人都想與他結識。以能一見着他的顏色為榮。現在恐怕連他的姓名都忘記了。不知除葉蕙而外。也有多情的朋友。來墳上探望過不曾。慧華

既死。自然另有多少很時髦的女學生。追步芳蹤。爲交際界之花。在社會上大享盛名。若問到當年同慧華攜手跳舞的那一班留學生。現在當然又同別的太太小姐跳舞。也許北京飯店的樂師。還是奏着那德國很著名的跳舞曲子。可是陶慧華的名字。談起的人。恐怕也就少了。細想千古美人。終久是一堆黃土。不過陶慧華還有一層可喜的。便是同蘇蔚成合葬在一處。生雖不能同衾。死後却得同穴。他們倆在理想天國。也許逢着花開月圓的當兒。情話喁喁。仍做那未完的好夢。永世再沒有人來拆散他們。我想到這裏。轉要爲他們慶賀了。忙掏出手帕。擦了眼淚。又將眼鏡上的水珠兒揩了。帶上。這時雨下得更大。秋風一吹。遍體生寒。我便催着葉蕙回去。葉蕙也勉強收了眼淚。兩人坐入馬車。鞭絲一拂。馬車又緩緩的往北走動。我回頭從玻璃窗裏。再望那座墳。已經在煙雨微茫之中。看不清楚了。

書

評

評王桐齡新著東洋史

穆鳳林

吾國正史向以中國事實爲本位。方外四夷則以與中夏關係之疏密就史官之所及知者分方敘述。繫諸列傳。其有專書紀錄者四庫分列別史雜史載記地理諸類。地理類外紀一門。尤爲專記異域之書。歷代史官之職甚備。史學則鮮知注重。史學立官。亦始於石勒。承學者除少數博覽或專精外。大抵束書不觀。初無所謂東洋史地西洋史地也。道咸以還。學者對於異域之知識隨外患而俱進。至廢科舉設學堂。則高小中學除本國史地外。略習外國史地。高等大學則有史學專科。中外史地兼取並重。其時編纂教本者於本國史地及西史之自

近東希羅以迄今日外地之列舉並世各國體例尙無何種困難。獨亞洲中國及近東諸邦以外之各國家民族歷史附諸國史名實不符列之西史不成統系。故高小多置而不講。中學以上則立東亞史一門。然此諸國非在一區域內。先後相禪。乃在諸方。後先並興。其離合張弛參差紛紜。較諸國史西史尤難條貫。編書者復毫無史識。惟知雜揉成篇。如商務書館出版之東亞各國史。一章論印度。未畢。二章繼論中亞。三章又論朝鮮日本。四章復論印度。五章又論波斯大食。六章又論三韓支離破碎。毫無連貫。體例紕謬。莫此爲甚。事實之脫誤。抑其次也。

嘗謂欲使此諸國史實釐成系統。其道有二。(一)者分析。將此諸國家民族分爲若干區域。各各分論。自

成單位。蓋如印度與三韓。日本與中亞。本不相關。離則雙美。合則兩傷。若日本與三韓。印度與後印度。雖有關係。要仍各有其歷史之獨立性。分論敘述。既大有助於了解各區域之變化與發展。遇有相互交涉者。略溯原委。且可合其全而觀其通。曩於書肆見陸軍預備學校東洋歷史教科書一冊。分三編。一編日本朝鮮琉球。二編越南緬甸暹羅。三編印度西伯利亞中亞細亞阿富汗俾路芝。編輯體例畧含此意。然

缺誤殊甚。

丹徒柳翼謀先生(詒徵)著東亞各國史。共六編。一編印度。二編朝鮮。三編日本。附琉球臺灣。四編南方諸國。五編北亞。皆已成書。六編中亞。亦未脫稿。殺青付梓。

亦史學一盛事也。(二)者綜合以中夏爲綱。融貫近東以外之亞洲各國家民族。夫此諸國家民族相互

之交涉。雖或有或無。然與吾國莫不有甚深之關係。其歷史亦多見中土載籍。且每以中國居間之故。使

無關係者。生關係。如印度三韓本無關係。因中國輸。有關係者。益趨複雜。如三韓與日本雖有關係。亦因中國

苟畧師舊日正史。史法變其體制。取吾國爲中心。遇各國家民族與吾有關時。順叙其前後事實。扼要論

次。不嫌簡畧。紛如散沙之諸國家民族。且可以呈統一之觀。而洞其相互間之關係。此法較前者

尤難。日人桑原鷺藏東洋史。要性質稍類乎是。然囿於國家成見。不欲以己國儕諸列邦。遺日本不論既

大乖體例。餘篇瑜瑕互見。敘古代史尤疏畧。會稽金爲重譯考訂。商務出版亦未能改補。嘗欲薈萃中外史

籍。博觀約取。穿穴融貫。泐成一書。顏曰東洋史綱。茲事體大。未知何年竣功也。

王君之書。共四編。已出三編。二冊。編者按本文作成於民國十五年冬。大抵以桑原氏書爲本。雜抄各史。四夷傳及日人歷史。

課本而成。蕪穢缺謬。實無何種價值。惟書肆印行之東洋史。以此編爲稍巨。且其性質又屬上第二類。體例不無可取。今於討論東洋史體之便。畧評其失。俾閱者有所抉擇焉。

王君書之宗旨。詳見敘論。

東洋史。敘論世界史分爲二部。一東洋史。以漢民族爲主。而滿蒙西藏朝鮮日本安南暹羅緬甸印度中央亞細亞各民族輔之。二西

洋史。以歐洲民族爲主。而亞洲之西。非洲之北。及美洲民族皆附屬焉。頁三 本編定名曰東洋史。爲中國史之輔助學科。以中國爲

主。而與中國有關係之國皆附入。詳述其間國與國之關係。俾研究世界史者。藉以知東方形勢之大略焉。頁四 本編定名曰東洋

史。詳述東亞民族事蹟。而西亞北亞南亞各民族史。其與東亞民族有關係者。則叙入之。無則闕焉。故卽謂之東亞民族史。亦無不

可。頁九 廣義之東洋。指亞洲大陸全部而言。然亞洲各國。各具獨立之形勢。其歷史不相聯屬也。故歐人講東洋史者。多以美索不

達米亞小亞細亞爲中心點。而漸及於東方。我輩講東洋史者。自當以中國爲中心點。而漸及於西方。頁二七 本編假定以中國爲

主人翁。故時代亦名從主人。假定以中國史之時代。爲東洋史之時代。頁三三

然其言。殊令人興重複矛盾與意義不定之感。如以東洋史與西洋史對立。似西洋史外之東洋民族。應

平均敘述。然又謂詳於東亞。畧於西亞南亞北亞。而埃及巴比倫希伯來腓尼基亞述波斯雅典斯巴達

諸國本屬西洋史範圍者。上引亞洲之西。附屬西史。又敘論三七頁。亦謂西洋古國。若埃及。若美 一編三章復詳

加敘述。此亦直錄坊本。西史無他意味。 又如以漢民族爲主。各民族爲輔。似應特詳中夏史實。然二編中漢民族所占之

分量不逮。什一非特不及日本朝鮮。求與僞興僞亡之戎狄。若匈奴突厥吐蕃等。且不可得窺王君「爲中國史之補助學科」語意。似另有詳細之中國史。茲編特述與中國有關係之各民族。補其畧缺。俾合觀之以明東方形勢。聞王君主講師大。有中國史之編輯。此或爲其本義。然既以東洋史與西洋史平分一席。以中國爲中心。而又畧於中夏。非惟有乖名實。抑亦淆人聽聞矣。

王君書叙中國事雖簡。其謬誤則屢見。今本古文尙書與竹書紀年之僞。三百年來學者辨之。殆已家喻戶曉。然王君則若不知。

東洋史有苗族者。據有揚子江流域。虞帝舜倦勤。大禹攝政。自將以征之。三旬弗克。是爲漢苗衝突時代。其終也。班師振旅。誕敷文德。

而苗降。敘論二頁

史稱虞帝舜二十五年。息慎氏來朝。貢弓矢。太戊二十六年。西戎來賓。是爲戎族與漢族平和交通之始。同年。

王使王孟聘西戎。是爲漢族對於西方民族報聘之始。陽甲三年。西征丹山戎。是爲漢民族西方遠征之始。一編十二頁。餘尙多。不具引。○按

前一則據大禹謨。後數則據竹書。皆僞書。僞書亦有採自古籍所引原文。如大禹謨六府三事。本左傳文八年引夏書。是。否。大。禹。謨。篇。抑。逸。書。不。

知。竹書武乙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本後漢書西羌傳注引紀年。原文。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歷。伐。西。落。鬼。戎。俘。其。二。十。程。工。此。爲。第。一。類。最。可。信。

第二類。襲自他書。如禹征有苗敷文德而苗降事。本韓非子淮南子等。則當問其所本者。是否可信。王耘願棟高惠徵君辨此事之

僞。說頗允。詳見惠氏古文尙書考。第三類。則鑿空無稽。如上引大戊陽甲事。萬無可信之理。說詳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王君

豈皆未之讀耶。

又如以今漢滿蒙回藏苗六族。概吾國有史以來之種族。本係日人謬說。然王君則全襲之。

東洋史中國者。合六大族組織而成中國之歷史。實六大族相競爭相融合之歷史也。此六大族中。現於中原者曰漢族。現於南方者

曰苗族。現於東北方者曰通古斯族。現於正北方者曰蒙古族。現於西北方者曰突厥族。現於西方者曰西藏族。緒論二 七頁 ○又書

中以九黎三苗爲今苗族之祖。鮮卑靺鞨奚契丹屬通古斯族。匈奴爲多數之蒙古及少數之通古斯之混血族。蒙古爲純粹之蒙古民族。鐵勒突厥回紇薛延陀沙陀皆屬突厥族。文繁不備錄。

按古時種族見於說文者曰夏曰夷曰棘曰焦僥曰羌曰貉曰狄曰蠻曰閩。

說文羌西戎羊種也。夏中國之人也。棘僥爲蠻夷也。僥南方有焦僥人。貉北方貉豸種也。狄北狄也。本犬種。夷東方之

人也。蠻南蠻它種。閩東南越它種。○按此等文字沿用蓋久。卽其字義區爲三等。夏與夷象人文明種族也。棘僥從人半開化民族也。羌貉狄蠻閩從羊豸犬虫。則未開化之野人也。

若胡若戎已屬引申假借。至漢族之名始於漢。突厥之名始於魏。蒙古之名始於唐。蒙兀苗之名始於宋。西藏之名始於元。明之烏斯藏以後起之名稱。古代種族立名已屬不當。然苟能析其流別。猶可言也。蒙兀爲室韋一部。契丹別類。明見唐書。

舊唐書北狄傳室韋契丹之別類也。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

然王君以契丹爲通古斯族。正名東胡而蒙兀之爲蒙兀先祖者。則曰蒙古族。鐵勒回紇突厥薛延陀沙陀諸

部。大抵出自匈奴。或匈奴別種。諸史班班可考。

隋書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按晉書北狄傳。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有屠各。赤勒等十九種。赤勒疑即隋書之鐵勒。種類最多。獨洛河北有韋紇等。金山西南有薛延

陀等。共四十五種。名繁不備載。

舊唐書回紇。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後魏時號鐵勒部落。鐵勒本匈奴別種。有薛延陀回紇等。散在磧北。

周書異域傳突厥者。蓋匈奴之別種。或云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隋書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唐書突厥阿史那氏。蓋

古匈奴北部也。是突厥或云出匈奴。或云匈奴北部。要為匈奴別種。

唐書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

然王君以匈奴為多數之蒙古。及少數之通古斯之混血族。而鐵勒回紇突厥薛延陀沙陀。則曰皆屬突厥族。今時苗種與古代三苗不涉。太炎亦已論說。

章炳麟排滿平議。苗種得名。其說各異。大江以南。陪屬猥此之族。自周訖唐。通謂之蠻。別名則或言獠。言俚。言陸梁。未有謂之苗者。稱

苗者。自宋始。明非耆老相傳。存此舊語。乃學者逆據。尙書三苗之文。以相附麗耳。漢時諸蠻。無苗名。中略先漢諸師說三苗者。皆謂是

神靈苗裔。與今時苗種不涉。

然王君則肯定苗種為三苗後人。王君又謂苗族先漢族據此。揚子江流域。此層太炎亦詳辨之。茲毋庸述。皆其失之大者。其尤令人駭異者。唐

代版圖之大。非清所及。即王君錄桑原書言可見。

東洋史唐室全盛時代。東西北塞外民族皆內屬。海南諸小國亦先後稱藩。占婆真臘扶南婆利閩婆室利佛逝等國。皆來朝貢。唐室威令所及。東綜遼海。北跨大磧。西被達曷水。南極天竺暨海中洲。上諸小國。二編二頁

然王君又謂以幅隕之廣狹言之。唐次於清。三頁論三吾誠不知其定清代版圖所據何書也。

西漢匈奴西域事。王君書錄漢書頗詳。然亦間有極奇離之謬誤。如曰。

大月氏者。本突厥族。征服希臘人所建立之大夏王國。徙據其地。大夏餘衆。南踰痕都古士山。侵入印度。據喀布爾河流域。建立高附國。塞人所建之罽賓國。分割印度河流域地。其留居故土者。分爲五小王國。一曰休密。二曰雙靡。三曰貴霜。四曰胘頰。五曰高附。號爲五翎侯。隸於大月氏。西漢末年。貴霜翎侯丘就卻。英武有大略。併吞四翎侯國。起兵滅突厥王朝。取阿母河流域。自立爲大月氏王。是爲貴霜王朝。二編四頁

月氏滅大夏。分爲五部。此五部者。大月氏所分。非留居故土之大夏餘衆所分。其後併五部爲一。之貴霜王朝亦爲月氏。而非大夏。觀兩漢書自明。

前漢書西域傳。大月氏西擊大夏而臣之。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有五翎侯。一曰休密翎侯。二曰雙靡翎侯。三曰夏霜翎侯。四曰胘頰翎侯。五曰高附翎侯。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後漢書西域傳。初月氏爲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爲休密。雙靡。貴霜。胘頰。都密。凡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翎侯丘就卻。攻滅四翎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中漢本具故號。言大月氏云。○按前書未明言五部爲月氏所分。後書則明言之。後書西域傳。本班勇

漢代第一 域史所記較前書尤確。凡與前書異者，皆加辨正。如前書以高附爲五翎侯之一，後書則以高附爲大國，曰「漢書以爲五翎侯數，非其實也。」五部之分，後書未言前書之誤，則前書「有五翎侯」一語，意正云月氏臣大夏，分五翎侯。史密斯印度史

Vincent A. Smith: 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

此書爲今世最佳之印度史

亦云五部者月氏所分。

史見一二八頁。蓋據西王君似未

與讀後書西域傳僅據山及日人書而又誤解其文，遂顛倒史事。又王君以高附爲國名，復沿前書以高附爲五翎侯之一，疑高附云云，譯自日籍而不知其與前書衝突，皆未參讀後書西域傳之過也。

如王君言則大夏自分爲五部，其貴霜部起而統之，滅突厥族之大月氏。王君所謂突厥工朝則後日雄稱中亞之月氏乃希臘人而非北狄，不幾與突厥族代希臘印度傳播文變之說相刺謬乎。

東洋史大月氏者本突厥民族，征服大夏，建立王國，輸入希臘印度文化，開闢己族草昧，復交通中國，輸出希臘印度文化於東方，以

白色人種民族創造之文化，忽借黃色人種野蠻民族之手，代爲發揮光大之，以慄悍猛鷲殘忍好殺之北方突厥民族，忽能代慈

祥愷悌之南方阿利安民族傳播文化，亦歷史上古來未有之現象也。亦見二編四七頁。同頁內矛盾若是。

東漢南匈奴事，王君亦大略敘述其西域與漢之通絕，班超父子之豐功及班勇所記西域諸國史實，詳見後漢書者，王君則全缺之。惟於論中西交通時，述甘英臨海事。二編八頁寥寥四行而已。西域之與兩漢關係略均一則論，次數十頁，一則僅著四五行，此已不可解。至西漢南夷兩粵，王君明謂與朝鮮西域依次敘論。

東洋史武帝即位。乃用遠交近攻策。分兵經略南方。以絕後顧之憂。擊併朝鮮。以牽制匈奴左方。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計劃得手。著成功。漢族聲靈始張。匈奴勢力日削矣。其原因結果。下依次序論之。

乃接下詳論朝鮮西域匈奴。並及不相涉之近東希臘諸國。獨缺西南夷兩粵。惟於述張騫求通身毒時。云「於是始通滇國。復事西南夷。元鼎六年。平西南夷。置五郡。」二編五 六頁述匈奴烏維單於時。云「國勢侵衰。而漢已滅南越。東越。閩越。平西羌西南夷。」二編七 頁夫西南夷兩粵朝鮮列傳。漢書與西域匈奴鼎立。王君亦曰。依序論之矣。今乃於朝鮮西域匈奴言之。綦詳西南夷兩粵。則旁及一筆。況「復事西南夷。」一編「滅南越。」云云。雖見漢書張騫傳與匈奴傳。

漢書張騫傳。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迺復事西南夷。

漢書匈奴傳。烏維單於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

皆承上文而言。又另有西南夷兩粵傳。補叙其事。若王君則憑空截取一語。插入其間。前不相承。後無照應。豈有當哉。抑余嘗推求王君書所以省去兩粵西南夷之故。謂彼皆在今日中國本部地耶。則南詔大理。後理之在雲南。何以詳加叙述也。第三編謂兩粵之君皆漢人。而南詔則蠻夷耶。則大理後理之段氏。固漢人。西夷南夷。固亦蠻夷也。謂南詔有國家之組織。而西南夷則否耶。微論夜郎滇等。亦皆稱國。而古代蠻夷戎狄之雜居中國者。又何以論之耶。第一編種種解釋。皆莫得持其說。其東漢西域之全缺。與南蠻之

盤瓠種廩君種板循蠻等見於東漢後諸史者之不著一字更不待論矣大抵王君之書多由抄綴而成無有別識心裁由漢訖唐之四夷匈奴西域而外若烏桓鮮卑若氐羌若柔然若吐谷渾若突厥若回紇若吐蕃若南詔節錄後漢書北史唐書四夷傳每傷繁蕪其唐室屬地管轄法唐代東西交通及西教東漸三章第三章第四章蒙古族大一統時代一至十九章內除元世祖東征以前日本政體之變化一章第五期漢族勢力恢復時代一至十一章無慮百數十頁皆竊桑原書而稍加補綴他若梁卓如蔣觀雲吳貞因等未成熟之論著在諸氏早已棄之如遺者與西史古代諸國本非東洋史範圍者整篇抄錄不嫌累贅其須用自力搜羅整理者則多因陋就簡甚或缺而不論

其簡陋缺畧之處不須詳細指摘茲姑就其敘論所揭示者言之曰「歷史者合道德宗教法律政治文學美術風俗習慣等組織而成各種學術之基礎也」頁一王君之書於斯數者果兼備乎曰「本編爲帥範諸君說法故折衷於政治史文化史之間爲一種大普通歷史」頁二然日本朝鮮之制度猶多未述他種文化史何論焉其論東洋史研究上之補助學科列考古學言語學地理學古泉學等頁三六前三者姑不論古泉學則西人具有成書（如史密斯之錢錄 *Catalogue of Coins*）中土亦多記載王君未見引用之也

間亦自發論議鑿空夸大羌無故實且時陷違背常識之謬戾如曰

東洋史東洋史上之大國若匈奴若鮮卑若突厥其國本來無文字更從何處能覓古文書敘論三 六頁 東洋中古之國若遼若金若西

夏雖有文字亦無人能識之也。三八頁

匈奴傳雖云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然課校人畜。日上戊己。宜亦自有簡單符號。而中行說之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者。與漢字是否相同。更在不可知之數。鮮卑歷年久遠。發明符號。自在意中。魏書帝紀。屢載樹碑。亦非必用晉文。逮入主北方。隋志載其國語。固屬鮮卑語言。然今北碑文字。多異。太武又多造新字。世祖紀初光二年。初造新字千餘。雖不出漢文範圍。疑鮮卑另有文字。而此亦受其影響者。至突厥則非特有文字而已。闕特勤碑。苾伽可汗碑。且已發見。契丹字。今固無人能識。然女真字。中西學者已有研究。漸由音讀通其意義。西夏字。則羅福萇且有論著。「西夏國書略說」。又俄人伊鳳閣 A. I. Ivanov 有西夏國書說。以在王君書出版後發表。故置不。今概謂爲無人能識可乎。編者按如清華研究院教授陳寅恪君。即能識西夏女真等文字者。復次。朝鮮日本諸國史。王君書敘述較詳。雖間有缺失。

如中日隣交。黃遵憲日本國志論次甚善。此書爲中人研究倭史所必讀。然王君亦若不知。故神功即卑彌呼貢物。足利臣明。皆未

置言。上君襲日人之說。以卑彌呼爲九州酋長。王君叙論。謂「本編詳於國與國之關係。而於一國內部之狀況。從略焉。」二余觀其日本部分。殆適得

其反。又王君書載日本遣唐使與留學生派遣年代及姓名表。二百頁以日本國志校之。亦缺孝德白雉五年。齊明帝五年。聖武天

平四年。孝謙天平勝寶二年。廢帝天平寶字三年。及光仁寶龜八年。六次幾占遣唐使之半數。黃氏之書多摭採日史。固非完全無

缺。十君留學日本垂十載。專攻歷史。憶王君著東游雜感及介紹新元史譯文自言之。當有以補充之。今乃併黃氏之所已著錄者。亦未盡詳焉。

要大體無誤。中亞諸國論次大簡。此或非王君所重。亦姑無尤。至印度部分。王君殆完全隔膜。除錄自東

洋史要者外。雜譯日人著作。簡略凌亂。謬誤尤所在。皆是。余讀史。密斯印度史。嘆為精密完善。嘗欲博稽中亞載籍。翻譯補苴。今觀王君書之所論次。苟加譏評。不勝其繁。且苦不知從何下手。無已。姑就第二編三六頁至四三頁內之人地名譯音。取其同一而異譯者。表之如左。

(甲) 一名三譯者

(一) 橋薩羅 Kosala 末行 三六頁 科薩拉 列西名。以與上同。省下仿此。 克沙拉 十四一行

(二) 奔查拉 Panchala 四十頁十行。原書符號多誤。茲正。下同。 拼乞拉 二行 班查拉 十四二行

(乙) 一名二譯者

(一) 古魯 Kuru 九行 魯克 十四一行

(二) 馬哈巴拉他 mahābhārata 末行 謀哈巴巴 十四一行

(三) 雷馬耶拿 Rāmāyana 末行 魯母及買 十四一行

(四) 沙約姆物而 Swayam-Vara 二行 求約林物而 八行

(五) 亞黑斯歇沙 Yudhishtira 五二頁 羽約西提拉 十四二頁

(六) 拼林沙 Pāndava 四行 班達瓦 十四二行

(七) 拉林拿 Jumna 四行 吉姆拿 十三行

(八)威達哈 Vidaha 十四頁 威得哈 四三頁

(九)亞約特耶 Ayodhya 十四頁 亞約得耶 七三頁

右共十一條而悉達 Siddhārtha 十三頁 之、又、作、悉、達、多、一、三、九、頁 悉、多、名、四、一、頁、四、行、按、此、字、舊、譯、本、有、此、數、首

頭、檀、那、Suddhodana 三六頁 之、又、作、淨、飯、王、三、九、頁、一、行、按、淨、飯、係、首、頭、檀、那、之、義、譯、然、又、翻、譯、名、義、集、作、首、圖、馱、那、摩、耶、夫、人、Murya 三、七、頁、一、

行、之、又、作、意、本、三、九、頁、七、行、按、意、爲、摩、耶、之、義、譯、佛、耶、輸、陀、羅、Yosodhara 三、七、頁 之、又、作、華、色、女、按、三、九、頁、十、行、

耶、輸、陀、羅、之、容、貌、華、美、然、王、君、未、註、明。 尙、未、列、入、數、頁、之、內、同、名、異、譯、之、誤、多、至、若、斯、真、世、界、自、有、翻、譯、以、來、未、有、之、奇、聞、而

爲、稍、有、腦、筋、者、所、不、能、想、像、意、者、王、君、此、章、取、日、人、書、生、吞、活、剝、遇、有、專、名、不、究、原、字、但、憑、日、音、直、譯、名

義、之、通、順、與、否、前、後、之、連、貫、與、否、胥、置、度、外、而、謂、閱、者、自、能、得、其、意、義、於、其、文、字、之、外、也、然、若、不、列、西、文

閱、者、非、於、印、度、史、素、有、研、究、鮮、不、墮、入、五、里、霧、中、今、幸、每、名、之、下、皆、列、西、文、譯、名、使、稍、習、蟹、行、文、者、可、一

望、而、知、其、爲、同、名、異、譯、之、誤、此、則、差、強、人、意、者、已。

草、右、文、後、續、得、主、君、中、國、史、第、一、編、略、行、翻、閱、殊、爲、失、望、東、洋、史、雖、蕪、穢、缺、謬、然、各、史、四、夷、傳、尙、經、參、閱、若、中、國、史、則、雜、抄、坊、行、教

本、與、日、人、著、作、沿、訛、襲、誤、與、議、論、之、奇、離、淺、謬、持、較、東、洋、史、且、遠、在、其、下、矣、經、史、要、籍、如、周、禮、如、史、記、姑、舉、二、書、以、例、餘、書、中、雖、時、亦、叫

及、然、觀、其、下、文、非、無、關、係、卽、適、相、反、則、此、二、書、直、如、未、嘗、寓、目、他、又、何、說、書、肆、印、行、之、國、史、課、本、多、矣、簡、陋、缺、謬、十、占、其、九、然、以、錯

誤、而、論、恐、猶、以、此、書、爲、最、茲、惟、述、與、本、文、有、關、者、(一)東、洋、史、略、於、中、夏、之、故、篇、中、曾、加、推、論、今、得、證、明、(二)本、文、譏、王、君、不、知、僞

書然禹敷文德而苗降。東洋史中尙未標明。蓋何書覆閱後本擬刪去。今觀此書直稱大禹謨云云。故仍之。

鳳林附記

